

南传大藏经

论藏

弥兰王问经

目 次

第五品

郭哲彰 譯

第一業報比神通強耶之間	一
第二菩薩法性之間	二
第三投身之間	三
第四慈功德之間	四
第五善不善應報一異之間	五
第六阿摩羅女之間	六
第七漏盡者無怖畏耶之間	七

第八品	親交之間	一九
第九	世尊無病之間	二三
第十	令生未生道者之間	二五
第六品		一七
第一	行道之過之間	一七
第二	無障礙之間	一九
第三	在家者阿羅漢之間	三一
第四	羅瑪沙迦沙婆仙之間	三三
第五	六牙象光護之間	三五
第六	迦提加羅陶工之間	三七
第七	世尊爲王耶之間	三九
第八	二佛不出世之間	四二
第九	在家出家正行道之間	四五
第七品		四七
第一	還俗之間	四七
第二	阿羅漢之身受、心受之間	五四
第三	在家之時，對犯波羅夷有法現觀之障耶之間	五七
第四	無戒沙門與無戒在家之間	六〇
第五	水之命、靈之間	六二
第六	世有無之間	六六
第七	阿羅漢之念忘失之間	六七
第八	涅槃存在之間	六九
第九	業生非業生之間	七三
第八品		七四
第一	夜叉之死之間	七四
第二	學處不制之間	七五
第三	太陽之病之間	七六
第四	太陽熱之間	七七

第五	毘善達羅王之問	七七
第六	難行行作之間	八八
第七	善不善強弱之間	九三
第八	施餓鬼果之間	九八
第九	善不善大小之間	九九
第十	夢之間	一〇三
第九品		一〇七
第一	時非時死之間	一〇七
第二	於般涅槃者塔廟神變之間	一一六
第三	法現觀之間	一一七
第四	涅槃雜苦耶之間	一二一
第五	涅槃之間	一二五
第六	涅槃作證之間	一三一
第七	涅槃住立之間	一三四
第八	比量之間	一三六
第九	頭陀支之間	一七六
譬喻問		一九三
要目		一九三
第一	驢馬品	一九六
第二	葫蘆蔓品	二〇八
第三	轉輪王品	二一八
第四	象品	二三二
第五	獅子品	二四二
第六	蜘蛛品	二五二
第七品		二七〇
註		二六一
中文索引		

弥兰王问经

第五品

第一 業報比神通強耶之間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弟子比丘中具神通第一是大目犍連』^①。然，傳聞：『彼爲賊^②棒打，頭蓋破裂、骨碎、筋肉、血管、骨髓^③截斷，彼因其危禍而死』^④。尊者那先！若長老大目犍連達神通之至極，而『爲賊棒打致死』之言是邪。若爲賊棒打致死，而『達神通之至極』之言是邪。應爲人天界之歸依處者，不得依神通除自己之傷害耶？此兩刀性之窮問，向卿提出。此依卿宜解。」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弟子中比丘具神通第一是大目犍連』。
然，尊者大目犍連爲〔賊〕棒打致死。然，此乃彼宿業所繫縛。」

「尊者那先！具足神通之神通境與宿業之報應，二者俱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者，非依不可思議可去除耶？尊者！譬如欲得果實者以蘋果打落蘋果，以檸果打落檸果。尊者那先！如是，以不可思議者打除不可思議者。」

「大王！不可思議者中，一者勝強。大王！譬如〔此〕地上有諸王，生來相等，

生來相等之彼等中，一王打勝其他一切〔王〕而發命令。大王！不可思議者中，業報勝強，業報打勝一切而發命令。對於爲業所繫縛者，其餘之行作則不得機。大王！於此有人，或於行爲犯罪^⑤，父母、兄弟、姊妹、朋友、同事皆不保護彼。於此，王打勝〔彼等〕而發命令。其理由如何？彼犯罪故。大王！如是，是等不可思議中，業報勝強，業報打勝一切而發命令。對於爲業所繫縛者，其餘之行作不得機。大王！譬如地上森林發生大火時，千瓶之水亦不得鎮息，於此火打勝〔其等〕而發命令。其理由如何？火力強故。大王！如是，此等不可思議中，業報勝強，業報打勝一切而發命令。對於爲業所繫縛者，其餘之行作不得機。大王！故尊者大目犍連爲業所繫縛，以棒打時，不顯現其神通。」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272

第二 菩薩法性之間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於法性法門^①如是說：『諸菩薩之父母預先決定，菩提樹亦決定，上首弟子亦決定，子亦決定，侍者亦決定。』然，又卿等言：『在兜率天

群中時，菩薩作八大觀察，觀察時，觀察洲，觀察地方，觀察家，觀察母，觀察壽，觀察月，觀察踰城』。尊者那先！智不偏熟之時不覺，智之偏熟時，瞬時亦不要等待，偏熟^②之意乃無過誤。何故，菩薩言：『我生於如何之時』而觀察時耶？智之不偏熟時不覺，智之偏熟時，瞬時亦不要等待。何故，菩薩觀察『我生於如何之家』耶？尊者那先！若菩薩之父母預先決定，然，『觀察家』之言是邪。若作觀察家者，然，『菩薩之父母預先決定』之言是邪。此兩刀性之窮問，向卿提出，此依卿宜解。』

「大王！諸菩薩之父母預先決定。然，菩薩觀察家。如何觀察家耶？我父母是刹帝利耶？或婆羅門耶？如是觀察家。大王！八人可預先觀察未來者。何等爲八耶？大王！商人可預先觀察商品，象以鼻子可先觀察未來之路，馭者可先觀察未來之渡處，舵手可先觀察未來之岸而備船，醫師可先觀察壽命而近患者，渡橋者可先知橋堅不堅而渡，比丘可先思惟至正午^③之時而作食事，諸菩薩可先『或爲刹帝利耶？或爲婆羅門耶？』而觀察家。大王！此等之八人可先觀察未來。」

273

第三 投身之間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①！不可投身，若投身體者於如法處置』。然，又卿等言：『世尊教示法於諸弟子時，於如何之時，亦依種種方法而教示至斷生老病死之法，超越生老病死者以最上之讚辭而讚』。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諸比丘！不可投身，若投身體者於如法處置』，然者，『教示至斷生老病死法』之言是邪。若教示至斷生老病死之法，然者，『諸比丘！不可投身，若投身體者於如法處置』之言是邪。此兩刀論法之間，爲卿提出，此依卿而解。」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不可投身，若投身體者於如法處理』。然，又世尊教示法於諸弟子時，於如何之時，亦依種種方法而教示至斷生老病死之法。然，世尊或斥責或勸誘，有所以之理由。〕

〔尊者那先！世尊，或斥責或勸誘，所以之理由如何。〕

〔大王！具戒者、戒具足者如阿伽陀藥（解毒劑），消除有情煩惱之毒^②，如藥草鎮息有情煩惱之病，如水除去有情煩惱之塵垢，如摩尼寶附與有情之一切成就，如船渡有情四暴流於彼岸，如隊商主令有情渡生命之荒野，如風消滅有情三種之火，如大雨以充有情之意，如阿闍梨善教於有情。如良能之嚮導者告於有情安穩路。大王！具戒者有如是多功德、多種功德、無量功德、功德之積聚、功德之堆積而爲有情之增益者。大王！世尊言：『勿泯滅』而依哀愍有情而制學處，謂：『諸比丘！不可投身，若投身體者於如法處置』。大王！此是世尊斥責所以之理由。〕

〔大王！又能辯之長老拘瑪拉迦葉^③對巴耶斯王說明他界時如是言：『王！具戒、有德之沙門婆羅門久長世隨住於人間，爲甚多人之饒益，爲甚多人之幸福，爲世間之哀愍，爲人天之利益、饒益、幸福而行道』

〔其次，世尊依如何之理由而勸誘耶？〕

〔大王！生亦苦，老亦苦，病亦苦，死亦苦，愁亦苦，悲亦苦，憂亦苦，惱亦苦，與不可愛者會亦苦，與可愛者別亦苦，母死亦苦，父死亦苦，兄弟死亦苦，姊妹死亦苦，男兒死亦苦，女兒死亦苦，親族死亦苦，失去親族亦苦，失去健康亦苦，失去財富亦苦，失戒亦苦，失見亦苦，王之怖畏亦苦，賊之怖畏亦苦，怨敵之怖畏亦苦，餓饉之怖畏亦苦，火之怖畏亦苦，水之怖畏亦苦，波之怖畏亦苦，渴之怖畏亦苦，鰐之怖畏亦苦，鯀之怖畏亦苦，自毀之怖畏亦苦，他毀之怖畏亦苦，刀杖之怖

畏亦苦，惡趣之怖畏亦苦，會衆之怖畏亦苦，生計之怖畏亦苦，死之怖畏亦苦，鞭打亦苦，鞭打亦苦，半杖打亦苦，截手亦苦，斷足亦苦，截斷手足亦苦，截耳亦苦，截鼻亦苦，截耳鼻亦苦，打破頭蓋入熱鐵丸亦苦，剝皮而研磨頭蓋亦苦，於口中點火亦苦，纏卷油布而燃燒全身亦苦，纏卷油布而燃燒其手亦苦，剝下皮膚而拉亦苦，剝下皮膚而纏繞亦苦，纏縛手足於周圍焚火亦苦，剖下皮、肉腱亦苦，於錢形寸斷其身亦苦，傷其身而注入灰汁亦苦，以鐵棒刺通兩耳孔而迴轉亦苦，潰骨如薙蒲團亦苦，注入熱油亦苦，於狗所噉亦苦，活活串刺亦苦，以刀斷首亦苦。大王！入輪迴流之有情，受如是多種之苦。大王！譬如於雪山所降之雨，如石、礫、粗砂、樹根、樹枝之障礙^⑤、妨障之間通偏流入恆河。大王！入輪迴流之有情，受如是多種之苦。大王！輪轉是苦，不輪轉是樂。大王！世尊明不輪轉之功德與輪轉之怖畏，作證不輪轉，而勸誘超越生老病死而勸誘。大王！此是世尊勸誘所以之理由。「善哉，尊者那先！問而善解示，善說理由。彼然，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四 慈功德之間

277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慈心解脫習行、修習、多修、熟達、究竟、修行、精通、善企之時，期待十一種功德，何等是十一耶？乃安樂而眠^①、安樂而寤、不見惡夢、人人所愛、非人所愛、天神安護、火、毒、刀皆無作用、心速等持、顏色悅豫，臨終不昏昧，若不通達最上（阿羅漢果）則至梵天界^②』。然，又卿等言：『住慈之蘇圓那莎摩^③爲鹿群所圍繞，巡遊山腹之時，爲毘利耶加王^④以毒箭所射，昏倒其處』。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說：『諸比丘！慈心解脫習行：乃至：梵天界』，然者，『住慈之蘇圓那莎摩爲鹿群所圍繞，巡遊山腹之時，爲毘利耶加王以毒箭所射，昏倒其處』之言是邪。若蘇圓那莎摩爲鹿群所圍繞，巡遊山腹之時，爲毘利耶加王以毒箭所射，昏倒其處，然者，『諸比丘！慈心解脫習行：乃至：火、毒、刀皆無作用』之言是邪。此亦兩刀性之窮問，微妙、微細、甚深，雖是巧妙人亦汗流肢體。此向卿提出。解此大結縛，與未來勝者子之眼。」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慈心解脫習行：乃至：火、毒、刀皆無作用』。然，住慈之蘇圓那莎摩爲鹿群所圍繞，巡遊山腹之時，爲毘利耶加以毒箭所射，昏倒其處。大王！有其理由。如何其理由耶？大王！此等之功德非於人，在慈修習。

蘇圓那莎摩舉起水瓶之時，於其剎那放逸於慈修習。大王！人於成就慈之剎那，火、毒、刀對其人皆無作用，何人對彼欲〔與〕不利而近之，亦不發現彼，於彼不得機。大王！此等之功德非於人，在慈修習。依譬喻而知。

大王！譬如戰士戴不貫通之冑，欲赴交戰，放出之箭至彼或落下散亂，於彼不得機。大王！放出之箭〔至〕彼或落下散亂，是其功德非戰士，在不貫通之冑。大王！如是，此等之功德非於人，在慈修習。大王！人於成就慈之剎那，火、毒、刀對其人皆無作用，何人對彼欲〔與〕不利而近之，亦不發現彼，於彼不得機。大王！此等之功德非於人，在慈修習。

大王！又譬如有人，欲收天性忍術之根本於手中，其根本只要在彼手中，常人無法發現彼。大王！彼於常人之眼路不能發現，其功德非於人，在忍術之根本。大王！如是，此等之功德非於人，在慈修習。大王！人於成就慈之剎那，火、毒、刀對彼皆無作用，何人對彼欲〔與〕不利而近之，亦不發現彼，於彼不得機。大王！此等之功德非於人，在慈修習。

大王！又譬如人入堅牢大洞穴，則降大雨亦不淋溼，降大雨亦不淋溼彼，其功

德非於人，在大洞穴。大王！如是，此等之功德非於人，在慈修習，人於成就慈之剎那，火、毒、刀對彼皆無作用，何人對彼欲〔與〕不利而近之，亦不發現彼，對彼不得作不利。此等之功德非於人，在慈修習。

「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慈修防一切之禍。」

「大王！對於自黨，對敵方亦慈修習者，則持來一切之善功德。有大功德之慈修習具識有情，一切應頒與。」

第五 善不善應報一異之間

「尊者那先！善行者與不善行者其報是等等耶？或有相異耶？」

「大王！善與不善其報有相異。大王！善者有樂報，令至於天上，不善者有苦報，令至於地獄。」

「尊者那先！卿等言：『提婆達多是一向黑、一向黑法具足者。菩薩是一向白、一向白法具足者』。然，提婆達多非但生生世世名望徒黨與菩薩相等，却某情況是或傑出。提婆達多於波羅柰城爲梵與王之司祭時，菩薩卑賤〔他〕爲旃陀羅之持明咒

者。唱誦明呪令於非時生櫟果^①。此時菩薩確比婆達多生劣名望亦劣。復次，又提婆達多爲王，作地上之主，充滿一切欲望時，菩薩具足一切相之王乘用象王。王不能忍受其優雅行儀之魅惑欲與殺害，對象使如是言：『象使！汝之象未調練，試空中飛行！』^②此時菩薩確比提婆達多爲生劣卑賤之畜生。復次，又提婆達多爲人，以農耕爲業之時，菩薩即名『大地』之猿^③。此時實亦人與畜生之差別，此時菩薩實比提婆達多生劣。復次，又提婆達多爲人，爲強力、大力而有象名蘇努達拉獵夫時，菩薩即名六牙之象王。其時，彼獵夫殺其象王^④。此時提婆達多實較優勝。復次，又提婆達多爲人，爲無家之林行者時，菩薩爲鳥，爲誦呪之鷗鴟。其時彼林行者亦殺其鳥^⑤。此時提婆達多實亦生勝。復次，又提婆達多名迦拉普迦尸王時，菩薩爲說忍之苦行者。其時，彼王怒其苦行者，恰如切竹芽截斷手足^⑥。此時提婆達多實亦生『名望皆』勝^⑦。復次，又提婆達多爲人，爲樵夫之時，菩薩爲難提耶之猿王。爾時，彼樵夫俱殺其猿王與母弟^⑧。此時提婆達多實爲生勝。復次，又提婆達多爲人，名迦蘭毘耶之裸形者時，菩薩爲潘達羅迦之象王^⑨。此時提婆達多實爲生勝。復次，又提婆達多爲人，爲山腹之結髻行者時，菩薩爲塔闍迦之大豬^⑩。此

時提婆達多實爲生勝。復次，又提婆達多爲優婆利闍羅之制底國王，爲行人頭上高空中者時，菩薩爲迦毘羅之婆羅門^⑪。此時提婆達多實生與名望皆勝。復次，又提婆達多爲沙摩人時，菩薩爲魯魯之鹿王^⑫。此時提婆達多實爲生勝。復次，又提婆達多爲人，爲斯沙摩林行之獵夫時，菩薩爲象。彼獵夫七度切其象牙而去^⑬。此時提婆達多實爲生勝。復次，又提婆達多爲王者之性爲野干，彼悉令服從闍浮提之地方王時，菩薩爲維度羅之賢者^⑭。此時提婆達多實爲名望勝。復次，又提婆達多爲象，殺鶉之子時，菩薩亦爲象，即象群之主^⑮。此時兩者相等。復次，又提婆達多爲阿壇摩之夜叉時，菩薩亦爲斯壇摩之夜叉^⑯。此時兩者相等。復次，又提婆達多爲船頭，爲五百家之主時，菩薩亦爲船頭，爲五百家之主。此時兩者實亦相等。復次，又提婆達多爲薩迦之鹿王時，菩薩亦爲尼具羅達之鹿王^⑰。此時兩者亦相等。復次，又提婆達多爲薩迦之將軍時，菩薩爲尼具羅達王^⑱。此時兩者亦相等。復次，又提婆達多爲康達哈羅之司祭時，菩薩爲姜達王子^⑲。其時，此康達哈羅爲勝。復次，又提婆達多爲隊商主，爲五百車之主時，菩薩亦爲隊商主，爲五百車之主^⑳。此時兩者亦相等。復次，又提婆達多爲阿羅達之大將軍，執行大政之時，菩薩爲那

羅達之婆羅門。此時兩者亦相等。復次，又提婆達多爲梵與王時，菩薩爲其子名摩訶巴度摩王子^②。其時，彼王「投棄」²⁴己子爲賊，令投棄於懸崖。父不僅優勝於子，此時提婆達多實亦優勝。復次，又提婆達多爲摩訶巴達巴王時，菩薩爲彼子名壇摩巴羅王子。彼王截斷己子之手足與首^②。此時提婆達多實亦優勝。現在兩者皆生於釋迦族。菩薩爲佛陀、一切知者、世間導者。提婆達多於其天中天之教而出家，現神通，生起欲爲佛陀之非望。尊者那先！予之話一切如實耶？或爲異耶？」

「大王！卿示多種之例，其一切如實而非異。」

「尊者那先！若黑（惡人）與白（善人）皆是趣等者，然，善、不善、報亦等。」

「大王！善、不善非報皆等。大王！提婆達多非與一切人敵對^③，唯與菩薩敵對。²⁸³彼對菩薩敵對於種種於生報結果，大王！提婆達多亦爲主權者之時，對於諸地方加以保護，令造橋樑、集會堂、福堂，施與沙門婆羅門、貪窮乞人之所望。彼依其報生生世世獲得榮位。大王！誰言不行布施、調御、制御、布薩而得享榮位耶？大王！『提婆達多與菩薩一起流轉』卿如是言，「兩者之」際會亦不過百生，不過千生，不過百千生，過幾多之日夜，際會於某時或機會。大王！知此兩者之際會宛如世尊所

說示「隨受人身有如盲龜「浮木」之譬喻」^④。大王！菩薩非唯與提婆達多際會。

大王！長老舍利弗亦於多百千生之間爲菩薩之父、伯父、兄弟、子、姊妹、朋友。菩薩亦於多百千生之間，爲長老舍利之父、祖父、伯父、兄弟、子、姊妹、朋友。大王！有情聚所攝而入輪迴之流，流入輪迴之流，一切者亦與不可愛者際會，亦與可愛者際會。大王！譬如所流之水與清淨者、不淨者、美好者、污穢者相會。大王！有情聚所攝而入輪迴之流，流入輪迴之流，一切者亦與不可愛者際會，亦與可愛者際會。大王！提婆達多爲夜叉之時，自身非法而令他非法，使之五十七億六百萬年於大地獄受苦。大王！菩薩爲夜叉之時，自身正法而令他正法，使五十七億六百萬年於天上，充滿一切欲望而受樂。大王！提婆達多於今生，燒害不可燒害之佛陀，破和合僧，沒入於大地。如來正覺一切法，依於滅而般涅槃。」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六 阿摩羅女之間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

若有機會於隱密

又得應然之招者

一切婦人欲作惡

不得他爲不具者^①

然，言：『摩睺沙達之妻名爲阿摩羅之阿摩羅婦人留在村莊，夫動身出旅，隱密遠離而坐，思夫恰如主君，以千金招之亦不作惡^②』。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

若有機會於隱密

又得應然之招者

一切婦人欲作惡

不得他爲不具者

然，『摩睺沙達之妻名爲阿摩羅婦人留在村莊，夫動身出旅，隱密遠離而坐，思夫恰如主君，以千金招之亦不作惡』之言是邪。若摩睺沙達之妻名爲阿摩羅婦人留在村莊，夫動身出旅，隱密遠離而坐，思夫恰如主君，以千金招之亦不作惡，然者：

若有機會於隱密

又得應然之招者

一切婦人欲作惡

不得他爲不具者

之言是邪。此亦兩刀性之窮問，爲卿提出，此依卿而解。』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

若有機會於隱密

又得應然之招者

一切婦人欲作惡

不得他爲不具者

然，摩睺沙達之妻名阿摩羅婦人留在村莊，夫動身出旅，隱密遠離而坐，思夫恰如主君，以千金招之亦不作惡』。大王！若有機會而隱密，又得應然之招者，彼婦人得千金，欲與應然之人行惡事。然，大王！彼婦人熟慮時，機會與隱密皆不見應然之招者。於此世怖畏非難故，不見機會；於他世怖畏地獄故，不見機會；言惡者有痛苦之報，不見機會；不欲失去愛人故，不見機會；尊敬夫故，不見機會；恭敬

法故，不見機會；責難卑劣者故，不見機會；不欲行錯誤故，不見機會。如是依甚多理由而不見機會。又彼婦人熟慮時，不見隱密，不行惡事。若彼婦人得隱密於諸人，不得隱密於非人。若得隱密於非人，不得隱密於知他心之出家。若得隱密於知他心之出家，不得隱密於知他心之天神。若得隱密於知他心之天神，不得隱密於惡者之自己。若得隱密於惡者之自己，不得隱密於非法者。如是，依甚多理由而不得隱密，「彼之婦人」不行惡事。又彼婦人熟慮時，不得應然之招者，不行惡事。大王！摩睺沙達賢者具足二十八支。何等是二十八？大王！摩睺沙達有勇、有慚、有愧、有徒黨、友具足、有忍、有戒、語真實、淨具足、不忿怒、不過慢、不嫉妒、有精進、勤勉、攝受、頒與、作柔軟語、爲謙讓、不誑、不詔、極覺具足、有聲望、明具足、求從者之益，喜好一切人人、有財，有名望。大王！摩睺沙達賢者具足此等二十八支。彼婦人於他，如是，不得招者，不行惡事。」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七 漏盡者無怖畏耶之問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阿羅漢遠離怖畏、戰慄^①』。然，於王舍城^②達那巴羅迦象面向世尊^③而來，五百人之漏盡者（阿羅漢）捨棄最勝者（世尊）而向諸方離去，但除長老阿難一人。尊者那先！彼等五百人之阿羅漢因怖畏而離去耶？或『依自己之宿業而行』，欲令十力（世尊）倒下而去耶？或又欲見如來之無比、廣大、無等之神變而去耶？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阿羅漢遠離怖畏、戰慄』，然者，『於王舍城見達那巴羅迦象面向世尊而來，五百人之漏盡者捨最勝者而向諸方離去，但除長老阿難一人』之言是邪。若於王舍城見達那巴羅迦象面向世尊而來，五百人之漏盡者捨最勝者而向諸方離去，但除長老阿難一人，然者，『阿羅漢遠離怖畏、戰慄』之言是邪。此亦兩刀性之窮問，向卿提出，此依卿而解。」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阿羅漢遠離怖畏、戰慄』。然，於王舍城見達那巴羅迦象面向世尊而來，五百人之漏盡者捨最勝者而向諸方離去，但除長老阿難一人。然，此非怖畏，又非欲令世尊倒下。大王！阿羅漢所以怖畏戰慄^④之因，是斷絕阿羅漢。故阿羅漢遠離怖畏戰慄。大王！大地掘時，毀滅時，運載海、山、山頂時，爲怖畏耶？」

「否，尊者！」

「大王！依如何之理由耶？」

「尊者！大地所以怖畏戰慄之因者不存於大地。」

「大王！如是，阿羅漢所以怖畏戰慄之因者不存於阿羅漢。大王！山頂截斷時，毀滅時，倒下時，火燒時，爲怖畏耶？」

「否，尊者！」

「大王！依如何之理由耶？」

「尊者！大地所以怖畏戰慄之因者不存於大地。」

「大王！如是，阿羅漢所以怖畏戰慄之因者不存於阿羅漢。大王！如於百千世界，有情聚所攝之一切者以手爲槍，一人迫近阿羅漢，雖欲令戰慄，但阿羅漢之心，無任何變異。所以者何？阿羅漢遠離怖畏、戰慄之故。大王！然，彼等漏盡者，如次心思念生，言：『今日於最勝都城，最勝勝者牛王入於最勝都城之時，於街上達那巴羅迦象欲突進，侍者（阿難）無疑不捨天中天（世尊）。若我等亦不捨世尊，則阿難之德應不顯現，又象應不近如來。然，我等去。如是，大人聚應解脫煩惱之縛，²⁸⁹

又阿難之德應予顯現』。彼等阿羅漢見功德而向四方四惟離去。」

「善哉，尊者那先！阿羅漢不怖畏，亦不戰慄。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八 親交之間^①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

『親交生怖畏

由家而生塵

無家亦無屋

此是牟尼見^②』。

然，又言：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令多聞者住其處^③』

。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言：

『親交生怖畏

由家而生塵
無家亦無屋

此是牟尼見

然者，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以令聞者住其處』

之言是邪。若依如來言：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令多聞者住其處』

然者，

『親交生怖畏

由家而生塵

無家亦無屋

此是牟尼見』

²⁹⁰ 之言是邪。此亦兩刀性之間，向卿提出，此依卿而解。』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

『親交生怖畏

由家而生塵

無家亦無屋

此是牟尼見』

然，又言：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令多聞者住其處』

。大王！依世尊言『親交生怖畏：乃至：此是牟尼見』者，此是真實之語，無餘之語，無殘之語，無方便之語，順應於沙門，適應於沙門，相當於沙門，沙門之行境，沙門之行道，沙門之行履。大王！譬如林棲之鹿徘徊於林中，無住所無家，臥於所欲處。大王！比丘思惟：

『親交生怖畏

由家而生塵
無家亦無屋

此是牟尼見

然，大王！依世尊言：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令多聞者住其處』

此是世尊見二事而說示。何等爲二耶？精舍之施於一切諸佛所稱讚、讚可、讚歎、歎譽。作此精舍之施，可解脫生老死^④，此是精舍施之第一功德。復次，又精舍存時^⑤，比丘尼可得與聰明者親交，欲會見者易會見，無家時，難會見，此是精舍施之第二功德。世尊見此等二事而言：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令多聞者住其處』

。依此，諸佛子不可執著於家。』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九 世尊無病之間^①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於所求，常清淨手，持最後身，是無上之醫師，箭醫』。然，依世尊言：『諸比丘！我弟子比丘之無病者中第一是薄拘羅』。且知世尊身屢屢病起。尊者那先！若如來是無上之醫師，箭醫，然者，『諸比丘！我弟子比丘無病者中第一是薄拘羅』之言是邪。若長老薄拘羅是無病者中第一，然者，『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於所請，常清淨手，持最後身，無上之醫師，箭醫』之言是邪。此亦兩刀性之窮問，向卿提出，此依卿而解。』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於所求，常清淨手，持最後身，無上之醫師，箭醫』。然，又言：『諸比丘！我弟子比丘無病者中第一是薄拘羅』。大王！然，此外在之聖教、得達、教法，有關存於自身中者而言。大王！世尊之弟子有住立經行者，彼等依住立，依經行而過晝夜。大王！然而，世尊依住立，依經行，依坐，依臥而過晝夜。大王！一切彼等比丘之住立、經行者於其支分而勝。大王！世尊之弟子有一坐食者，彼等不顧生命亦不取二度食。大王！然，世尊二度

^②甚至於三度皆亦取食。大王！彼等比丘爲一坐食者於其支分而勝。大王！彼等〔諸弟子〕對其各別〔之支分〕所述者有甚多事態。大王！然，世尊於戒、於定、於慧、於解脫、於解脫智見、於十力、於四無所畏、於十八佛法、於六不共智^③而無上。隨著佛之全境域，關於此，言「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於所求，常清淨手，持最後身，無上之醫師，箭醫」。大王！人人之中，或人生善，或人財富，或人有明，或人有工巧，或人有勇，或人是賢者。大王！然，王打勝於彼等一切而彼等中之最上。大王！如是，世尊是彼等有情中第一，最尊，最優秀。然，尊者薄拘羅是無病者依「前生之」決意。大王！阿諾瑪達新世尊生起胃痛時，又毘婆尸世尊與六萬八千之比丘生起草花病時，彼自身是苦行者，依種種藥而除其病，彼等是無病。故言：「諸比丘！我弟子比丘無病者中第一是薄拘羅」。大王！世尊生起病時，不生起時，持頭陀支時，不持時，無等於世尊之有情。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而於最勝寄與相應部如是說：「諸比丘！或無足，或二足，或四足，或多足，或有色，或無色，或有想，或無想，或非想非非想者於一切有情之中，言應供正等覺者於彼等中之第一」。」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十 令生未生道者之間

294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令生未生之道^①』。然，又言：『諸比丘！我見過去之正覺者步古道、古路^②』。尊者那先！若如來令生未生之道，然者，『諸比丘！我見過去之正等覺者步古道、古路』之言是邪。若如來言：『諸比丘！我見過去之正等覺者步古道、古路』，然者，『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令生未生道』之言是邪。此亦兩刀性之窮問，向卿提出，此依卿而解。」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令生未生之道』。然，又言：『諸比丘！我見過去之正等覺者步古道、古路』。此兩者俱真實之語。大王！由於過去諸如來之隱沒而無教導時，道隱沒。彼如來將其道之壞、毀、妨、障、蔽、不通，以慧眼視正見^③。是故言：『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令生未生之道』。大王！由於轉輪王之隱沒，摩尼寶被伏藏山頂中，其他轉輪王有正行道時出現。大王！其摩尼寶

是其轉輪王之所造耶？」

「否，尊者！尊者！其摩尼寶是元本之物。然，依彼再現。」

295
「大王！如是，過去諸如來之步道，本來八支祥福道，無教導之時，世尊將〔其道之〕壞、毀、妨、障、蔽、不通者以慧眼令生、通正見。是故言：『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令生未生之道』。」

大王！又譬如母產下已存於胎中之子，稱爲能生者。大王！如來將已存道之壞、毀、妨、障、蔽、不通者以慧眼令生、通正見。是故言：『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令生未生之道』。

大王！又譬如或有人，或發現遺失物時，人言說其品出現。大王！如來將已存道之壞、毀、妨、障、蔽、不通者，以慧眼令生、通正見。是故言：『諸比丘！如來應供正等覺者令生未生之道』。

大王！又譬如有人，切林拓地，人言說其地爲彼之物。然，其地非彼所造，使用其地者稱爲土地所有者。大王！如來將已存道之壞、毀、妨、障、蔽、不通者，以慧眼令生、通正見。是故言：『如來應供正等覺者令生未生之道』。」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六品

第一 行道之過之間

「尊者那先！菩薩行難行^①之行作時，其比勤策、努力、煩惱之戰，死魔軍之摧破、節食、難行之行作者是何處皆無。然，菩薩如是亦不滿足少策勵，捨其〔策勵〕心而如是說：『然，予雖依此激烈難行之行作，超越人法，不獲得至上殊勝之聖智見，有至菩提之他道耶？』由此厭離〔難行之行作〕，依他道而達一切知性耶？再以其行道而教導、勸導諸弟子言：」

策勵發動者

專進佛陀教

擊滅死魔軍

如象摧蘆舍^②

尊者那先！何故如來教導、勸導自身厭離、不欲行之道於諸弟子耶？」

「大王！爾時與現在之菩薩，若能行者，則達一切知性之行道。大王！然，菩薩完全作極精進斷絕食物。依其斷食而現心之衰弱，依其衰弱而不能達一切知性。彼取各少量之段食，依其行道而不久達一切知性。大王！此是一切如來至獲得一切知智之行道。大王！譬如食物是一切有情之養，依止於食物，一切之有情享受幸福。大王！此是一切如來至獲得一切知智之行道。大王！如來於其時，所以不達一切知智所以之過乃非在策勵，非於努力，非於與煩惱之戰，其過乃在斷食，其行道是時常完具。大王！譬如有人，緊急行路，故彼或爲跛者，或爲半身不遂，不得步行於平地者。大王！其人是跛者所以之過在於地耶？」

「尊者！否。尊者！大地時常完具。」

「大王！如是，如來於其時，不達於一切知智所以之過非在策勵，非在努力，非在與煩惱之戰，其過在斷食。其行道時常完具。」

大王！又譬如有人，著污濁之衣，彼欲作洗濯，其過在人。大王！如是，如來於其時，不達於一切知智所以之過非在策勵，非在努力，非在與煩惱之戰，其過在

斷食，其行道時常完具。故如來以其行道教導、勸導諸弟子。大王！如是，其行道時常完具無失。」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二 無障礙之間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好無障礙，喜無障而住！』。如何其無障礙。」

「大王！預流果是無障礙，一來果是無障礙，不還果是無障礙，阿羅漢是無障礙。」

「尊者那先！若預流果是無障礙；乃至：阿羅漢果是無障礙，何故彼等比丘總說、質問契經、祇夜、記說、偈、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吠陀羅，依新普請、布施、供養而障礙耶？彼等非作勝者斥責之所作耶？」

「大王！凡彼等比丘之總說、質問契經、祇夜、記說、偈、自說、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吠陀羅，依新普請、布施、供養所障礙者爲達無障礙。大王！凡彼等自性清淨，作宿善於前生者，一心剎那爲無障礙。大王！然，凡彼等比丘之有大垢眼

者，依此等之加行而爲無障礙。大王！譬如某人植種子於田地，隨自己之力、力勢，收割穀類於無柵、牆。某人植種子於田地，入林砍伐木材與樹枝，造作牆、柵而收割穀類。此狀態，彼之求牆、柵是爲〔收割〕穀類故。大王！如是，凡彼等自性清淨，作宿善於前生者，一心剎那爲無障礙。如收割穀類於無牆、柵之人。又凡彼等比丘之有大垢眼者，依此等之加行而爲無障礙，如造作牆、柵而收割穀類之人。

大王！又譬如菴婆樹頂上有果顆，有神通力之人來摘取其木實。然，無神通力之人，截伐木材與蔓，結繫梯子，依其梯子，登其樹，摘取果實。此時，彼之求梯子是爲〔得〕果實故。大王！如是，凡彼等自性清淨，作宿善於前生，一心剎那爲無障礙，如有神通力之人摘取樹果。又凡彼等比丘之有大垢眼者，依此等之加行而諦現觀，如人之依靠梯子而摘取樹果。

又譬如，大王！某人行商，單身行於其主之處而收利。某人有財，依財力而增加組員，依組員而收利。此狀態，求組員是爲利。大王！如是，凡彼等自性清淨，作宿善於前生者，一心剎那，於六通而得自在。如單身成就其利之人。又凡彼等比丘之有垢眼者，依彼等之加行而作成就沙門位之目的，如依靠組員而成就之人。

大王①！於各別必要之時，總說亦多益，質問亦多益，普說亦多益，布施亦多益，供養亦多益。大王！譬如有人，侍奉於王，與侍臣、武官、軍人、守門者、兵士、與徒衆俱盡任務。彼等爲〔王〕而作之生時，有用於一切物。大王！如是，於各別必要之時，總說亦多益，質問亦多益，普請亦多益，布施亦多益，供養亦多益。大王！一切之物若生來清淨，則不需要教導者。大王！一切之物若非生來清淨，則必須聽聞。大王！長老舍利弗積無量阿僧祇劫間之善根，達慧之究竟，雖彼不聞亦不能達於漏盡。故大王！聞者多益。總說亦然，質問亦然。故總說、質問是爲無障礙而無爲。」

〔尊者那先！問之善解。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三 在家者阿羅漢之間

〔尊者那先！卿等言：「在家達阿羅漢果者有二趣而無他。即即日出家或般涅槃。彼不能越過其日」。尊者那先！若彼即日不得阿闍梨、和尚、衣鉢者，彼阿羅漢自己出家耶？或越過其日耶？或其他有神通力之阿羅漢來，令彼出家耶？或彼般涅槃。〕

槃耶？」

「大王！彼阿羅漢自己不出家。自己出家者即犯盜。又不越過其日。其他阿羅漢亦無來至，彼即日應般涅槃。」

〔尊者那先！然者，達阿羅漢果者失去生命之故。則阿羅漢果之寂靜性要捨離。〕
〔大王！在家者之特相不適當〔於阿羅漢〕，特相不適當時，爲相無力故，達阿羅果之在家者即日出家？或般涅槃。大王！其過非在阿羅漢果，其過於在家者之特相，即特相是無力。大王！譬如食物護一切有情之壽命，亦護持生命，胃弱、消化力微弱時，因不消化而奪命。大王！其過非在食物，其過在胃，即消化力弱。大王！如是，特相不適當時，特相無力故，達於阿羅漢果之在家者即日出家？或般涅槃。

大王！此過非在於阿羅漢果，此過於在家者之特相，即特相無力。

〔大王！又譬如置重石於小草葉上時，〔草葉〕無力故折倒。大王！如是達於阿羅漢果之在家者，其特相故，不能持阿羅漢果，即日出家？或般涅槃。〕

大王！又譬如無力、無能、生卑、無慧之人執持大政，剎那顛落、凋落、顛倒、不能維持主權。大王！如是，達於阿羅漢果之在家者，其特相故，不持維持阿羅漢

果，依此理由，即日出家？或般涅槃。」

〔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四 羅瑪沙迦沙婆仙之間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我於前生爲人時，不害有情」^①。然，又言：「爲羅瑪沙迦沙婆仙人時，殺戮幾百之有類，從事蘇摩大祭」^②。尊者那先！若世

尊言：「我於前生爲人時，不害有情」，然者，「羅瑪沙迦沙婆仙人殺戮幾百之有類，從事蘇摩大祭」之言是邪。若羅瑪沙迦沙婆仙人殺戮幾百之有類，從事蘇摩大祭，然者，「我於前生爲人時，不害有情」之言是邪。此亦兩刀性之窮問，向卿提出，此依卿而解。」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我於前生爲人時，不害有情」。又爲羅瑪沙迦沙婆仙人殺戮幾百之有類，從事蘇摩大祭」。然，此是貪欲而亂想，非有思。〕

〔尊者那先！此等八人是殺戮有類。何等爲八耶？貪者爲貪欲而殺戮有類，怒者爲瞋恚而殺戮有類，昏昧者爲愚癡而殺戮有類，慢者爲慢而殺戮有類，貪婪者爲貪

欲而殺戮有類，無財者爲生計而殺戮有類，愚癡者爲戲笑而殺戮有類，國王者爲禁令而殺戮有類。尊者那先！此等八人殺戮有類。尊者那先！菩薩由本心而作。」

「大王！菩薩非由本心而作。大王！若菩薩從事大祭，由本心而心傾者，

我如何以海爲周邊

以海帶所成之大地

欲受誹謗責難耶？」

薩伊哈如是了知③。

不說此偈。大王！如是言菩薩見王女姜達韋提，則亂想、散心、愛染。亂想、焦燥之彼，以其錯亂、奔放、動亂之心，令滴入大屠獸之首血，以行蘇摩大祭。大王！譬如狂亂散心者進入炎上之火中，又捉住激怒之毒蛇，又近狂奔大象，又跳入不見岸之海，又踏入污澤與污沼，又登上棘路，又掉落懸崖，又食不淨之食，又裸體步行，又作其他各種之非行。大王！如是而言菩薩見王女姜達韋提，則亂想、散心、愛染④、亂想、焦燥之彼，以其錯亂、奔放、動亂之心，令滴入大屠獸之首血，以行蘇摩大祭。大王！依散心所作之罪，於現法，不爲大罪，即使於未來之報，亦不

然。大王！此處若某狂人犯殺人罪，卿科如何之刑耶？」

「尊者那先！對於狂人有何種之刑。予令毆打彼而釋放。此爲對彼之刑。」

「大王！如是，對狂人之犯罪者無刑。故對狂人所爲無咎，應赦免。大王！如是，羅瑪沙迦沙婆仙人是否見王女姜達瓦提，亂想、散心、愛染，亂想、焦燥之彼，以其錯亂、奔放、動亂之心，令滴入大屠獸之首血，以行蘇摩大祭。然，本心歸於正念之時，再行出家，現五通，生於梵天界。」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五 六牙象光護之間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象王六牙

欲殺彼而搜索時

見諸仙幢（相）袈裟

以求彼感苦痛斯思惟

善人不汚阿羅漢幢』①

然，又言：「爲學童光護之時，稱應供正等覺者之迦葉世尊爲光頭，稱似而非沙門，以卑劣粗惡之語言而呵責、罵詈」^②。尊者那先！若菩薩生爲畜生時，恭敬袈裟，稱似而非沙門，以卑劣、粗惡之語言而呵責、罵詈」之言是邪。若學童光護稱應供正等覺者迦葉世尊爲光頭，稱似而非沙門，以卑劣、粗惡之語言而呵責、罵詈」之言是邪。若生爲畜生之菩薩感受劇烈痛苦，恭敬獵師所纏之袈裟，彼是人，住立^③智偏熟、偏熟覺時，應供正等覺、十力、世間^④之最高阿闍梨、上上者，有一尋之身光，見最勝最上牛王之迦葉世尊著有光彩迦尸絹之袈裟，如何不恭敬耶？此亦兩刀性之窮問，向卿提出。此依卿而解。」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象王六牙

欲殺彼而搜索時

見諸仙幢〔相〕袈裟

彼感苦痛斯思惟

善人不汚阿羅漢幢』

然，學童光護稱應供正等覺者迦葉世尊爲光頭，稱似而非沙門，以卑劣粗惡之語言而呵責、罵詈。然，此爲生故，爲家故。大王！學童光護無信仰，再生於無淨信之家，彼之父母、姊妹兄弟、婢僕奴、眷屬之人等以梵天爲天，爲梵天之崇敬者，彼等言：『婆羅門爲最上、最勝』而誹謗責難、嫌厭其餘之出家者。學童光護聞彼等之言，促陶工迦提加羅欲見師（佛），如是言：『能見光頭、似而非沙門者何』。大王！如甘露若近毒則苦，毒若近甘露則甘。又如冷水若近火則熱，惡人若近善友則善人，善人若近惡友則惡人。大王！學童光護無信仰，再生於無淨信之家，彼生家^⑤爲盲目，呵責、罵詈如來。大王！如炎炎大火聚有光，若接水則失去光熱，如冷熱之尼群提果爲黑。大王！學童光護雖有慧，有信，亦有智之大光明，但再生於無信仰無淨信之家，彼生家爲盲目，呵責、罵詈如來。然，親近而知佛德耶？恰如爲奴，於勝者之教出家，現通與等至，不生於梵天界。」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陶工迦提加羅之家（雨期）全三個月之間，雖無蓋，亦不漏雨』」^①。然，又言：『迦葉如來之房漏雨』」^②。尊者那先！何故，如是積善根如來之房漏雨耶？人可望如來彼之神力。尊者那先！若陶工迦提加羅之家，雖無蓋，亦不漏雨，然者，『如來之房漏雨』之言是邪。若如來之房漏雨，然者，『陶工迦提加羅之家，雖無蓋，亦不漏雨』之言是邪。此亦兩刀性之窮問，向卿提出，此依卿而解。」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陶工迦提加羅之家於（雨期之）全三個月間，雖無蓋，亦不漏雨』。然，又言：『迦葉如來之房漏雨』。大王！陶工迦提加羅有戒，爲善人，積善根，扶養盲目之老父母。有人，於彼不在中，不請求許准而取去彼家（草葺之）茅，葺修世尊之房。彼依取去其茅而獲不動、不搖、確立、宏大、無等之喜，逐漸生無此之喜悅。『嗚呼！世之最上者世尊實信任我』。依此於彼生現法之報。〕

大王！如來依彼處之變異而不動。大王！如須彌山王即吹幾百千之風，亦不動不搖；最勝極勝之海、大洋即依幾千萬兆之大河，亦不溢出，不變異。大王！如來依彼處之變異而不動。大王！又如來之房漏雨，爲哀愍大人聚之故。大王！諸如來

見此等二事由，不用自己所化之資具。即（一）『師是此最高應施者』，若布施資具於世尊，則人天由惡趣解脫。（二）『示現神變而希求生計』，他物者無批議。見此等二事由，諸如來不用自己化作之資具。大王！若帝釋令其房不漏雨，或梵天或自然不令其房漏雨，其所作有罪，有過，有失。『此等「之如來」爲化作而迷操世間』。故應避其所作。大王！諸如來不乞求事物，因不乞求事物而無難。」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七 世尊是王耶之間

〔尊者那先！又依如來如是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於所求』」^①然，又言：『施羅！我是王』」^②。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於所求』，然者，『施羅！我是王』之言是邪。若依如來言：『施羅！我是王』，然者，『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於所求』之言是邪。刹帝利或婆羅門（各爲一），一生無二種姓。此亦兩刀性之窮問，向卿提出。依卿而解。」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應於所求』。又言『施羅！

我是王」。對此，如來是婆羅門且所以爲王之理由存。尊者那先！如來是婆羅門且所以爲王之理由者如何？大王！於如來除、捨、離、離去、斷、盡、滅、寂、止息一切惡不善法。故如來亦稱婆羅門，名超越猶豫、狐疑、疑惑路而爲婆羅門。世尊亦超越猶豫、狐疑、疑惑路，是故稱如來爲婆羅門。遠離一切有、趣、生，超脫垢塵，無侶名爲婆羅門。世尊亦達離一切有、趣、生，超脫垢塵，無侶。是故如來稱爲婆羅門。是最高、勝妙、最勝、極勝而天住多名爲婆羅門。世尊亦最高、勝妙、最勝、極勝而天住多，又是故如來稱爲婆羅門。是持讀誦、教授、施受、調御、自制、制御、古昔之勝者、習行之教訓、傳習、傳承名婆羅門。世尊亦持讀誦、教授、施受、調御、自制、制御、古昔之勝者、習行之教訓、傳習、傳承，又是故如來稱爲婆羅門。作大樂住之靜慮名婆羅門。世尊亦作大樂住之靜慮，又是故如來稱爲婆羅門。知生一切諸有趣之輪轉名婆羅門。世尊亦知生一切諸有趣之輪轉，又是故如來稱爲婆羅門。大王！言婆羅門世尊之此名非依母所作，非依父所作，非依兄弟所作，非依姊妹所作，非依朋友同僚所作，非依親族血族所作，非依沙門婆羅門所作，非依天神所作。言婆羅門諸佛世尊之此名於菩提樹下，摧破魔軍，斥却過去現在未來之

310

惡不善法，解脫之後，獲得一切知智俱獲〔一切知智〕是否現、生施設。又是故如來稱爲婆羅門。」

「尊者那先！何故如來稱爲王耶？」

「大王！執政治、教世名爲王。大王！世尊亦以法治十千世界，教化含天、魔、梵天之世界，含沙門婆羅之人人。是故如來稱爲王。大王！打勝一切之人人，令親族衆歡喜，令敵衆憂愁，有大名望與光榮，有強壯堅固之身材，舉白色無垢之白傘名爲王。大王！世尊亦令邪行之魔軍憂，令正行之人天喜，於十千世界有大名望與光榮，有強壯堅固忍辱之身材，以百勝智之骨骼而莊嚴，舉白色無垢最高最勝解脫之白傘，又是故如來稱爲王。親近、到來之衆人所敬禮名爲王。大王！世尊亦於親近、到來之衆人天所敬禮。又是故如來稱爲王。練達，與嘉納、所望，令滿足其欲名爲王。大王！世尊亦於身口意之練達，與嘉納、所望無上之一切苦偏脫，令滿足無缺之勝欲。又是故如來稱爲王。譴責背命，科罰金，處死刑名爲王。大王！於世尊之最勝教亦背命無恥者爲非行被輕蔑、輕侮、呵責，由勝者之最勝教所除去。又是故如來稱爲王。以古昔之正義、諸王之傳習爲教、明正不正，以正義治理，於人

人所希望、愛好、熱望，依正義之德而確立王家之統名爲王。大王！世尊亦以古昔自存者之傳習爲教，明法非法，以法教世，人天所希望、愛好、熱望，依法之德而弘揚其教。又是故如來稱爲王。大王！如來所以爲婆羅門且爲王之理由有如是多種。

極賢之比丘列舉於一劫之間亦不可得。何以喋喋不休耶？應認受略說。」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八 二佛不出世之間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無此處，不應有，於一世界，二應供正等覺者出世於非前非後，無有是處』^①。尊者那先！一切如來示三十菩提分法，說四聖諦，令學三學，教不放逸以行道。尊者那先！若一切如來之示是一，說一，學一，教一，何故二如來不出世於一剎那耶？唯一佛之出世，亦生光明於此世，若有第二佛，則依二佛之光明而越生光明於此世。又教誠，是二如來，則容易教誠，教導容易教。予應爲無疑耶？請語其理由。」

「大王！此十千世界運載一佛，運載唯一如來之功德。若第二佛出世，此十千世

界無法運載，應震動、動搖、傾、下傾、橫傾、散亂、壞、崩、破滅。大王！如有一个人乘渡船，一人乘時，浮於水面^②；時於壽、容色、年齡、體重、大小一切肢體之前者相等之第二人來，彼乘其船。大王！其船二人皆運載耶？」

「否，尊者！震動、動搖、傾、下傾、橫傾、散亂、壞、崩、破滅，沈於水中。」

「大王！如是，此之十千世界運載一佛，運載唯一如來之功德。若第二佛出世，此十千世界無法運載，應震動、動搖、傾、下傾、橫傾、散亂、壞、崩、破滅。

大王！又如有人，如實希望食物，食充至咽喉，彼滿腹、滿足、飽滿、膨滿、倦怠，身如棒不彎曲，若更食此多之食物。大王！其人爲安全耶？」

「否，尊者！若同時食，彼當死。」

「大王！如是，此十千世界運載一佛，運載唯一如來之功德。若第二佛出世，此十千世界無法運載，應震動、動搖、傾、下傾、橫傾、散亂、壞、崩、破滅。」

「尊者那先！大地因過重法之重擔而震動耶？」

「大王！此處有滿載至緣之寶石二車，由一車取寶石入於他車，其車運載二車之

「否，尊者！其轂粉碎，其輻條亦毀，其輶亦潰，其車軸亦毀。」

「大王！車由於過重寶石之重擔而毀耶？」

「然，尊者！」

「大王！如是，大地因過重法之重擔而震動。大王！又此明佛力。二正等覺者之所以不出世於一剎那，更聽其他適當之理由。」

大王！若二正等覺者出世於一剎那，於其衆生諍論，汝等之佛，我等之佛，「各固執而」爲二派。大王！如二人有力大臣眷屬生諍論，汝等之大臣，我等之大臣，「各固執而」爲二派。大王！若二正等覺者出世於一剎那，其眷屬生諍論，汝等之佛，我等之佛，「各固執而」爲二派。大王！此是二正等覺者所以不出世於一剎那之一理由。

大王！二正等覺者不出世於一剎那之所以，聽彼以上其他之理由。大王！若二正等覺者出世於一剎那，言「佛是最尊」之言是邪。「佛是最上」之言是邪。「佛是最勝」之言是邪。「佛是最優秀」之言是邪。「佛是最上」之言是邪。「佛是最勝」之言是邪。「佛是無雙」之言是邪。「佛是無等」之言是邪。「佛是無等等」之言是邪。「佛是無類」之言是邪。

「佛是無對」之言是邪。「佛是無雙」之言是邪。大王！二正等覺者之所以不出世於一剎那者，此理由亦是卿正所認受。大王！又唯一佛之出世，此是諸佛世尊之自性、本性。何故耶？一切知之佛德大。

大王！於此世，其他之大者其唯一。大王！地是大，彼是唯一。海是大，彼是唯一。須彌山王是大，彼是唯一。帝釋是大，彼是唯一。魔是大，彼是唯一。如來應供正等覺者是大，彼於此世是唯一。此等於出現之處，其他者則無餘地。大王！故如來應供正等覺者唯一佛出世。」

「尊者那先！問者以譬喻、理由而善說。無知者若聞之亦生歡喜。況於如予有大慧者乎？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九 在家出家正行道之間

316

「尊者那先！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稱讚在家者出家者兩者之正行道。諸比丘！在家者與出家者皆是正行道者依正行道爲主而成就圓滿正理、善法①』。尊者那先！若在家者之白衣，享受愛欲，與妻子雜居，受用迦尸梅檀香，著華鬘、香、

塗香，受畜金銀，戴黃金多彩之冠而爲正行道者成就圓滿正理、善法；又出家者著黃色之袈裟，近於他人之施食，正圓滿四戒蘊，受百五十學處而行，圓滿成就十三頭陀分無餘而爲正行道者成就圓滿正理、善法。尊者！在家者與出家者有如何之相異耶？若行業是無果，出家是無利，護學處者無效，持頭陀分者是妄。何以要行苦，非依樂只能得樂耶？」

「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稱讚在家者出家者兩者之正行道。諸比丘！在家者與出家者皆爲正行道者依正行道爲主而成就圓滿正理、善法』。大王！其然。正行道者爲最勝。大王！如爲出家者，言：『我是出家』而不爲正行道者，彼遠沙門位，遠婆羅門位。況且更是在家白衣者。譬如在家者亦正行道者，成就圓滿正理、善法。大王！然，出家者是沙門位之主、長。大王！出家者多功德、種種功德、無量功德。出家之功德者不可計量。大王！如願成一切欲望，以摩尼寶之價，言：『摩尼寶之價唯這些』，以財是不得量。大王！出家多功德、種種功德、無量功德，出家之功德不可計量。又大王！言『大海之波唯这些』，大海之波不可計量。大王！出家者多功德、種種功德、無量功德，不可計量出家之功德。大王！出家者應

爲之事一切速成就而無長夜。大王！如無節、平、善磨、真直而無垢之箭善放、正飛。大王！出家者應爲之事一切速成就而無長夜。」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七品

第一 還俗之間

「尊者那先！此如來之教是宏大、堅實、最勝、最秀、極勝、無比、清淨、無垢、純白、無瑕。令在家者立速出家者不宜，教導在家者令入一果，不再轉歸者之時，可令出家。所以者何，此等之邪人若立速於其清淨之教出家，轉變還俗，彼等還〔俗〕之故，此衆多之世人如是思惟：『沙門瞿曇之教實是空洞而彼等退轉』。此是其理由。」

「大王！如有充滿清淨無垢之冷水池，塗垢泥、污穢之人，行其池，不浴而穢還。大王！世人對此污穢之人與池，該責難何者耶？」

「尊者！世人應責難污穢之人，言：『彼行於池，不浴而穢還。不欲浴之彼如何池自令浴耶？池有何過耶？』。」

〔大王！如是，如來滿最勝解脫之水，造最勝正法之池，言：『汚穢於煩惱垢，有思之智者，於此浴可除一切之煩惱』。若某人，行其最勝正法之池，不浴而煩惱如常，若轉變還俗，世人應責難彼人，言：『彼於勝者之教而出家，於是不得安立而還俗。不行道之彼如何勝者之教令自淨耶？勝者之教有何過耶？』。〕³¹⁹

〔大王！如有重病之人，知病因，見不妄、確實、有效處置之醫師，不受治療，如常有病而還者，世人對此病人與醫師，該責難何者耶？」。

〔尊者，世人應責難病人，言：『彼知病因，見不妄、確實、有效處置之醫師，不受治療，如常有病而還。不受治療之彼如何醫師自己令治療耶？醫師有何過耶？』。〕

〔大王！如來，於如來教之藥籠中，鎮治一切煩惱之病，入癒一切不死之靈藥。言：『惱於煩惱之病，有思之智者飲此不死之靈藥，鎮息一切煩惱之病』。若某人，不飲其不死靈藥，如常有煩惱，轉變還俗，世人應責難彼人，言：『彼於勝者之教

出家，因此不得安立而還俗，不行道之彼如何勝者之教令自淨耶？勝者之教有何過耶？」。

〔大王！又如有空腹之人，行往盛大福食配分之處，不食其食，如常空腹而還，世人對此空腹者與福食，該責難何者耶？」

〔尊者！世人應責難空腹者，言：『彼爲飢餓所迫得福食，不食如常空腹而還。對不食之彼口如何食物令自入耶？食物有何過耶？』〕

〔大王！如是，於如來教籠之中、入最極勝、善美、祥福、殊妙、不死、最甘美、身至念之食，言：『內疲於煩惱，征服意之渴愛，有思之智者食此食，於欲有、色有、無色有，可放捨一切之渴愛』。若某人，不食其食，如常執著渴愛而還，還俗，世人應責難彼人，言：『彼於勝者之教而出家，因此不得安立而還俗，不行道之彼如何勝者之教令自淨耶？勝者之教有何過耶？』。〕

〔大王！若如來教導在家者而令入一果，唯令出家，其出家不爲煩惱之捨離，不爲清淨，出家爲無用。大王！如有人，依數百人之作業而掘池，對衆人如是告言：『諸賢！污穢之人勿入予之此池，除去塵垢而清淨、無垢、清潔者入此池』。大王！

除去塵垢而清淨、無垢、清潔者需要其池耶？」

「否，尊者！彼等至其池目的之所作，於他處作已，彼等何要其池！」

「大王！如是，若如來教導在家者令入一果，唯令出家，彼等之應作者於其處作已，彼等何需出家。」

321
大王！又如爲眞性仙人之後裔，憶持所聞祕典之句，不思索，知病因，不妄、

確實、有效處置之醫師，收集治癒一切病之良藥，對衆人告言：『諸賢！有病之人勿來予之處，無病無疾人來予之處』。大王！彼等無病、無疾、健全、快活之人需要其醫師耶？」

「否，尊者！彼等至其醫師之處，目的之所作，於他處作已，彼等何需其醫師。」「大王！如是，若如來教導令在家者入一果，唯令出家，彼等之應作者於其處作已，彼等何需出家。」

大王！又如鍋準備煮數百盤之食物，對衆人告言：『諸賢！空腹之人勿來此食配分之處，充分食、滿腹、飽滿、飽食、飽足、滿足之人來此實施』。大王！彼等食已，滿腹、飽滿、飽食、飽足、滿足之人需要其食物耶？」

「否，尊者！彼等來其食配分之處，目的之所作，於他處作已，彼等何需其食。」

「大王！如是，若如來教導在家者令入一果，唯令出家，彼等之應作者於其處作已，彼等何需出家。」

大王！然，還俗者顯示勝者之教五種無比之德。何等爲五？即顯示「勝者教之地大，顯示清淨無垢之事，顯示不得與惡人共住，顯示難通達，顯示應護衆多之律儀者。」

如何而顯示「勝者教之」地大耶？大王！譬如有人，無財、卑賤而不殊勝，無覺慧掌握大政亦不久，由聲望顛落、失脚、衰退、不能保持主權。何故耶？以主權之大故。大王！如是，不殊勝，不作福，無覺慧之人，即於勝者之教出家，彼等亦不能保持其極勝最上之出家，不久而由勝者之教顛落、失脚、衰退、還俗，不能保持勝者之教。何故耶？以勝者教之地大故。如是，顯示「勝者教之」地大也。

如何而顯示「勝者教之」清淨無垢耶？大王！如蓮葉上之水離散、落、顛、失、不凝著。何故耶？以蓮葉清淨無垢之故。大王！如是，証、欺、詐、曲、惡見者即於勝者之教出家，不久亦由清淨無垢、無棘、淨白、最勝、極勝之教而散、落、顛，

不安立，不凝著而還俗。何故耶？以勝者教之地大故。如是，顯示〔勝者教之〕清淨無垢者。

323

如何而顯示〔勝者教之〕不得與惡人共住耶？大王！如大海不與屍體共住，若大海有屍體，則迅速被推上岸，或推上陸地。何故耶？以大海是大有類棲之處故。大王！如是，惡者、無行作、拋棄精進、腐敗、雜染之邪人，即於勝者之教出家，不久亦由勝者之教、阿羅漢之無垢、漏盡大有類之棲處退去而不得共住，還俗。何故耶？以勝者之教不得與惡人共住。

如何而顯示〔勝者教之〕難通達耶？大王！不巧、不熟練、無技、無智之射手不能射穿毛端，落空、逸向之。何故耶？以毛端之柔軟、微細而難射穿故。大王！如是，無慧、愚鈍、啞羊、愚昧、遲鈍者，即於勝者之教出家，亦不能通達極勝、微細之四諦，由勝者之教外離、偏向，不久而還俗。何故耶？以四諦之極勝、柔軟、微細而難通達故。如是顯示〔勝者教之〕難通達也。

如何而顯示〔勝者教之〕應護衆多之律儀耶？大王！如有人，行大戰鬥之地，四方四維爲敵軍偏處包圍，見手持刀者迫來，怖畏、退、退卻、遁走。何故耶？以應守^①多種之戰線故。大王！如是，惡者^②、無防護、無慚、無行作、不忍、動、顫動、陋劣之愚人，即於勝者之教出家，亦不能護多種之學處，退、退卻、遁走，不久而還俗。何故耶？以勝者之教應護多種律儀故。如是顯示〔勝者教之〕應護多種之律儀者。

大王！於陸生〔之花〕中最上之素馨叢中，有蟲害之花，其芽枯萎中途掉落，然其等之落時，素馨叢無所輕賤。因此，確立花之正以香令複郁四方四維。大王！如是，即於勝者之教出家，還俗者於勝者之教，爲蟲所害，無素馨花之色香，其戒無色相，至不能增大。然，彼等因還俗，勝者之教無所輕賤。於此，確立之諸比丘，將天界與此世界以最勝戒香令複郁。

大王！又無疾而赤色之稻中，名迦侖婆加種類之稻成長耶？中途而衰滅。然，依其衰滅而赤稻無所輕賤。於此，確立稻是王所食。大王！如是，即於勝者之教出家，而還俗者，恰如赤稻中之迦侖婆加，於勝者之教不增大，不增進，中途還俗。然，因彼等還俗，勝者之教無所輕賤。於此，確立諸比丘相應至於阿羅漢果。

寶無所輕賤。摩尼寶之清淨箇所，令人欣笑、大王！如是，即於勝者之教出家而還俗者，於勝者之教為粗惡之顛落者。然，因彼等之還俗，勝者之教無所輕賤。於此，確立諸比丘令人天欣笑。

大王！又良質之赤栴檀一部分腐蝕、無香。然，依此，赤栴檀無所輕賤。無腐、芳香有普遍複郁。大王！如是，即於勝者之教出家而還俗者，如真正赤栴檀中之腐敗部，於勝者之教應除去。然，彼等因還俗，勝者之教無所輕賤。於此，確立諸比丘是天界與此世界最勝戒之栴檀香而薰。

「善哉，尊者那先！以各種適當、各種適切之事例證明於勝者之教無所過，明其最勝者。還俗者却能明勝者教之最勝。」

第二 阿羅漢之身受、心受之間

「尊者那先！卿等言：『阿羅漢感一受為身受，不感心受』」^①。尊者那先！阿羅漢彼心對於依止所現轉之身不為主宰者，不為主，不為自在耶？」

「然，大王！」

「尊者那先！自己之心對於〔依止而〕現轉之身不為主宰者，不為主，不為自在者是為不正。尊者！連鳥住巢期間，其處為主宰者，為主，為自在。」

「大王！此等十種之隨身法生生世世隨身流轉，隨轉。何等為十？是冷、煖、饑、渴、尿、昏、沈、睡眠、老、病、死。大王！此等十種之隨身法生生世世隨身流轉，隨轉。於其處，阿羅漢不為主宰者，不為主，不為自在。」

「尊者那先！以何故，阿羅漢對身不發命令，不為主宰耶？言予其理由。」

「大王！如依止於地之有情一切依止於地而步行、住、行儀。大王！然，對地而發命令耶？主宰耶？」

「否，尊者！」

「大王！如是，阿羅漢之心依止於身而活動，阿羅漢對身而不發命令，亦不主宰。」

「尊者那先！以何故凡夫身受心受皆感耶？」

「大王！以己不修凡夫身受心受皆感。大王！如空腹而顫抖之牛，即為軟弱、微弱之小草與蔓草所縛，其牛忿怒之時，與縛繩共突進。大王！如是，心不修習者受（苦痛）生或心激，心激則身屈、扭轉、輾轉、又其心不修習者戰慄、叫喚、放恐

怖之叫。大王！此爲凡夫所以亦感心受，不感心受之理由。

其次，阿羅漢所以一受即感身受，不感心受之理由者如何。

大王！阿羅漢之心修習，善修習，調御，善調御，傾聽，遵守。彼觸及苦受之時，堅捉『無常』，結心於定柱，結定柱之彼心不顫動，不動搖，確立，不散亂。然，由於受之異變擴大，彼之身屈，扭轉，輾轉。大王！此爲阿羅漢所以一受即感身受，不感心受之理由。』

「尊者那先！身動之時，心不動者此世爲希有。說其理由。」

「大王！譬如幹、枝、葉繁茂之極大樹爲風力所打之時，枝動。然，其幹亦動耶？」

「否，尊者！」

「大王！如是，阿羅漢觸及苦受之時，堅捉『無常』，結心於定柱，結定柱之彼心不顫動，不動搖，確立，不散亂。然，由於受之異變擴大，彼之身屈，扭轉，輾轉。然，彼之心不顫動，不動搖，恰如極大樹之幹。」

「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如是，予未曾見當時〔光耀之〕法燈。」

第三 在家之時，於犯波羅夷有法現觀之障耶之間

「尊者那先！此處有在家者犯波羅夷者，彼後日出家不識『我在家之時，犯波羅夷』，又其他之人不告訴彼『汝在家之時，犯波羅夷』，而彼如實行道，彼有法現觀耶？」

「否，大王！」

「尊者！何以故耶？」

「法現觀之因於彼一切已斷，故無有法現觀。」

「尊者那先！卿等言：『識者有惡作（後悔），若有惡作則有蓋，心蓋則無法現觀』。然，彼不識，不起惡作，寂靜心而住時，何故無法現觀耶？此問由一難至一難。熟慮而後解。」

「大王！善耕良泥之肥田，秋善植之種子成長耶？」

「然，尊者！」

「大王！然，其種子成長於堅硬之岩石地耶？」

「否，尊者！」

「大王！何故其種子成長於泥土，何故不成長於堅硬之岩石耶？」

「尊者！其種子成長之因是無硬岩。無因故種子不成長。」

「大王！如是，彼所以有法現觀之因於彼已斷。無因之故無法現觀。」

「大王！又如杖、土塊、棒、鎚確立於地。大王！然，其等之杖、土塊、棒、鎚確立於空中耶？」

「否，尊者！」

「大王！然者，其等之杖、土塊、棒、鎚所以不確立於空中之理由者如何。何故不確立於空中耶？」

「尊者！其等之杖、土塊、棒、鎚無確立之因於虛空。無因故不確立。」

「大王！如是，依其過，彼法現觀之因已斷。因芟除者，無因故無法現觀。」

「大王！又如火燃燒於地上，然大王！其火燃燒於水中耶？」

「否，尊者！」

「大王！然者，其火所以燃燒於地上之理由者如何。何故不燃燒於水中耶？」

「尊者！火燃燒之因不在水中。無因故不燃。」

「大王！如是，依其過，彼法現觀之因已斷。因芟除者，無因故無法現觀。」

「尊者！又考慮此事，言：『不識者無惡作（後悔），而有蓋』，對此予心不能理解。以事例令予理解。」

「大王！譬如即不識而食，哈羅哈羅猛毒亦奪命耶？」

「然，尊者！」

「大王！如是，如即不識而作，罪亦爲法現觀之障。大王！譬如即不識（毒蛇），燒耶？」

「大王！如是，如即不識而作，罪亦爲法現觀之障。大王！迦陵讖王沙摩那庫蘭尼耶若具足七寶，乘象王爲訪問良家而行時，即不識（彼），亦非不能行於菩提道場若爲毒蛇所咬，則奪命耶？」

「然，尊者！」

「大王！如是，如即不識而作，罪亦爲法現觀之障。大王！迦陵讖王沙摩那庫蘭尼耶若具足七寶，乘象王爲訪問良家而行時，即不識（彼），亦非不能行於菩提道場

之上耶？大王！此譬如即不識而作，罪亦所以爲現觀之障理由。」

「尊者那先！不能駁勝者所說之理由，此是其義。予如是認受。」

第四 無戒沙門與無戒在家之間

「尊者那先！無戒之在家與無戒之沙門有何之相異，有何之差異耶？此等兩者之趣是等等，兩者之報是等等耶？或又有差異耶？」

³³¹ 「大王！有此等之十德，無戒之沙門比無戒之在家勝，依十事而施更清淨。何等無戒之沙門比無戒之在家勝十德。大王！無戒之沙門尊敬佛，尊敬法，尊敬僧，尊敬同梵行者，精進於總說、質問，是多聞。大王！譬如即破戒，無戒之沙門衆交之時，注意於外見，恐批評問難之故，護持身業、語業，彼之心向對精勤，與比丘交住。大王！無戒之沙門即作惡事，亦秘密而作。大王！如有夫之婦人隱藏秘密作惡事。大王！無戒之沙門即作惡事亦祕密而作。大王！此等無戒之沙門比無戒之在家勝十德。」

何等依十事施更清淨。由於著無罪之鎧而令施清淨。由於與仙人交，持剃頭之

相而令施清淨。由於入僧之集會而令施清淨。由於婦依佛法僧而令施清淨。由於住精勤之住屋而令施清淨。由於求勝者教之財而令施清淨。由於說示極勝之法而令施清淨。由於以法爲洲、爲趣、爲依據而令施清淨。由於佛爲最高是一向正直之見而令施清淨。由於持布薩而令施清淨。大王！依此等之十事而施更清淨。

大王！如即非行，無戒之沙門亦令施者之施清淨。大王！如即爲濁，水亦除泥、濁、塵埃。大王！如即非行，無戒之沙門亦令施者之施清淨。大王！又如即煮沸，湯亦消除炎炎之大火聚。大王！如即非行，無戒之沙門亦令施者之施清淨。大王！又如即食物無味，亦除空腹、衰弱。大王！如即非行，無戒之沙門亦令施者之施清淨。大王！於最勝寄與、中部之施分別之答，依天中天而如是說：

若具戒心淨信

相信業果之大

正得施諸無戒

施依施者清淨①

「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卿以譬喻及理由令予明所問之一

切，令聽聞甘之甘露〔法〕。尊者譬如廚師或廚師之徒弟得許多之肉，以各種之助味調理，供於王。尊者那先！卿以譬喻及理由令予明所問之一切，令聽聞甘之甘露〔法〕。」

第五 水之命、靈之問

「尊者那先！此水於火中變熱之時，產生咻咻種種聲音。尊者那先！水是生物耶？生起遊戲之聲音耶？或對他物生苦痛之音耶？」

「大王！水非生物，水無命、無靈。大王！然，由於火熱力大，水生咻咻種種之聲音。」

「尊者那先！此處有一部外學言：『水是生物』，以冷水退卻而熱水，令變異而食。彼等批評責難、輕蔑卿等言：『諸釋子沙門害一根之生物』。除、離、除去彼等之批評責難、輕蔑。」

「大王！水非生物。大王！水無命、無靈。大王！然，由於火熱力大，水生咻咻種種之聲音。大王！譬如在窪、池、小河、沼、湖、洞、穴、泉、低地、蓮池之水，

由於風與太陽之熱力大而晒乾、涸渴。然，其狀態，水產生咻咻種種之聲音耶？」

「否，尊者！」

「大王！若水是生物，其狀態亦生聲音。大王！依此理由而知『水無命、無靈。由於火熱力大，水生咻咻種種之聲音。』

「大王！又水無命、無靈。由於火熱力大，水生咻咻種種之聲音。」更聽聞其以上之理由。大王！水與米混合，入容器而蓋，未置於爐灶之時，其時水生聲音耶？」

「否，尊者！不動，靜止。」

「大王！然，入容器之水，燃燒其火而置爐灶上，其時水不動，靜止耶？」

「否，尊者，動、震動、動搖、旋回、起波、行上、下、四方四維、上昇、漲、爲泡之華蔓。」

「大王！何故，自然之水不動，靜止耶？何故，點火之水動、震動、動搖、旋轉、生波、行於上、下、四方四維，爲泡之華蔓耶？」

「尊者！自然之水不動，然點火之水由於火熱力大，生咻咻種種之聲音。」

「大王！依此理由，亦知『水無命、無靈。由於火熱力大，水生聲音』。」

大王！又『水無命、無靈。由於火熱力大，水生聲音』，更聽聞其以上之理由。

大王！水入於各家水桶，而蓋耶？」

「然，尊者！」

「大王！其水動、震動、動搖、旋轉、生波、行於上、下、四方四維、上昇、漲、爲泡之華鬘耶？」

「否，尊者！入水桶，其自然之水不動。」

「大王！卿曾聽聞耶？言：『大海之水動、動搖、振動、旋轉、生波、行於上下、四方四維、上昇、漲、爲泡之華鬘、奔騰，打上岸，生種種之聲音』。」

「然，尊者！予曾聽聞過，曾看見過。大海之水百肘或二百肘皆向空中奔騰。」

「大王！何故，入水桶之水不動，不生聲音耶？何故，大海之水動、生聲音耶？」

「尊者！由於風力大，大海之水動，生聲音。入水桶，何物亦不能打之水不動，不生聲音。」

「大王！譬如由於風力大，大海之水動，生聲音。由於火熱力大，水生聲音。」

大王！人人善以乾牛皮張大鼓皮耶？」

「然，尊者！」

「大王！大鼓有命耶？有靈耶？」

「無，尊者！」

「大王！然者，何故大鼓生聲音耶？」

「尊者！由於女子或男子適當之力。」

「大王！譬如由於女子或男子適當之力，大鼓由於火熱力之大，水由火熱力大水生聲音。大王！即依此理由，水亦無命，無靈。由於火熱力大，水生聲音。」

大王！又可應問於卿，如是此問爲善抉擇。大王！即以任何之容器，水加熱之時，生聲音耶？或以某種之容器，水加熱時，生聲音耶？」

「尊者！即以任何之容器，水加熱時，非生聲音，以某種之容器，水加熱時，生聲音。」

「大王！然者，卿之說應捨，卿歸於我之境域。水無命、無靈。大王！若以任何之容器，水加熱之時，生聲音者，所言：『水是生物』是正。大王！「生聲音者，不生聲音者」水非是一類。若水爲生物，則體軀肥滿巨象之發情，以鼻吸水，注入於口，

入胃之時，其水於象之齒間，壓迫之時。又堆積重物，滿載數百千之物，百肘之大船航行於大海，船壓迫其水之時生聲音。又身長數百由旬巨大之魚、帝魔、帝魔伽羅、帝魔羅頻伽羅潛入大海正中央，以大海爲家而棲，吞入大潮流，吐出，水於其齒間，或於胃中壓迫之時生聲音。大王！然，如是壓迫於巨大之能壓者，水無生聲音故，亦言：「水無命、無靈」，如是請憶持。」

「善哉，尊者那先！所論之間以適切之分別而理解。尊者那先！譬如極高價之寶珠，入於巧妙、善巧、習熟寶石師之手，得高評、賞讚、歎稱；真珠寶入於真珠師之手；寶衣入於衣服師之手；赤旃檀香入於香師之手，得高評、賞讚、歎稱。尊者那先！如是，所論之間以適切之分別而理解。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六 世有無之間

「尊者那先！世有諸佛，有諸辟支佛，有如來之諸聲聞，有諸轉輪聖王，有諸地方王，有諸人天，有諸富者，有諸貧者，有諸幸福者，有諸不幸者，有現男子之女相，有現女子之男相，有善行、惡行之業，有受善惡業報之諸有情，世有卵生、胎

生、濕生、化生之諸有情，有無足、兩足、四足、多足之諸有情，世有夜叉、羅刹、鳩槃荼、阿修羅、陀那婆、犍闍婆、餓鬼、食人鬼，有緊那羅、摩睺羅伽、龍、金翅鳥、魔術師、持明咒者，有象、馬、牡牛、水牛、駱駝、驢馬、山羊、羊、鹿、豚、獅子、虎、彪、熊、狼、蠶狗、犬、野干，有多種之鳥，有金、銀、真珠、摩尼、螺貝、寶石、珊瑚、赤珠、瑪瑙、琉璃、金剛、水晶、鐵、銅鑛、銀鑛^①、青銅鑛，亞麻、絹、木棉、麻、大麻、褐，有米、粳、麥、稷、稗、荳、小麥、綠荳、胡麻、豌豆，有根香、幹香、薄皮香、皮香、葉香、花香、果香、一切香，有草、蔓草、灌木、樹、藥草、森、川、山、海、魚、龜，世有一切之物。尊者！若世有無之物對予語。」

「大王！此等之三者於世無。何等爲三？盡管有思有、無思有，無老死於世無，諸行之常性是無，於第一義靈^②不可得。大王！此等之三者於世無。」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尊者那先！阿羅漢有念忘失耶？」

「大王！阿羅漢離念忘失。阿羅漢無念忘失。」

「復阿羅漢有作犯耶？」

「然，大王！」

「於如何之事耶？」

「大王！於思房^①之建立、媒介^②、非時之時^③，不思於所招待^④，非殘〔食〕於思爲殘〔食〕^⑤。」

「尊者那先！卿等言：『作犯者依二因而犯。依不恭敬或依不知而作』。尊者！阿羅漢作犯，是於阿羅漢有不恭敬耶？」

「否，大王！」

「尊者那先！若阿羅漢作犯，而無對阿羅漢不恭敬，然者，阿羅漢有念忘失耶？」

「大王！阿羅漢無念忘失。然，阿羅漢作犯。」

「尊者！然者，以此理由令予理解。其理由者如何。」

「大王！有此等之二煩惱，世間罪與制定罪。何等是世間罪？是十不善業道。言

³³⁹此爲世間罪。何者是制定罪？於在家者不爲罪，沙門者於世有不適、不宜。於此，世尊爲諸弟子制定終生不可犯之學處。大王！非時食於世間不爲罪，於勝者之教是有罪。大王！害植物於世間不爲罪，於勝者之教是有罪。水中笑戲於世間不爲罪，於勝者之教是有罪。大王！如以上於勝者之教是有罪。言此爲制定罪。世間罪之煩惱漏盡者（阿羅漢）不可能犯，制定罪之煩惱於不知而犯。大王！於一部分之阿羅漢，知一切爲非境，於彼無知一切之力。大王！男女之名與姓，阿羅漢皆不知，地上之路亦不知。大王！一部分之阿羅漢知解脫，六通之阿羅漢知自己之境。大王！唯一切知之如來知一切。」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八 涅槃存在之間

「尊者那先！世有業所生者，世有因所生者，世有時節所生者。世有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者，則語予。」

「大王！於世，此等二者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何等爲二？大王！虛空是

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大王！涅槃是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大王！此等二者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

「尊者那先！勿汚勝者之言，不知勿回答其問。」

「大王！我言何耶？卿對我如是言耶？」尊者那先！勿汚勝者之言，不知勿回答其問。」

「尊者那先！『虛空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唯言如是爲宜。然，尊者那先！世尊以幾百之方法對諸弟子說至涅槃作證之道。然，卿如是言：『涅槃非因生』。」
 「大王！世尊以幾百之方法對諸弟子說至涅槃作證之道是真。然，不說涅槃生起之因。」

「尊者那先！予於此自闇，更入黑闇；由林，更入深林；由稠林，更入密稠林。即『至涅槃作證之因是有，然而其法（涅槃）生起之因是無』。尊者那先！若有涅槃作證之因，則涅槃生起之因亦可期待。尊者那先！譬如於子有父，依其理，於父亦期待父。譬如於門弟有師，依其理，於師亦期待師。譬如於幼芽有種子，依其理，於種子亦期待種子。尊者那先！與彼同，若有涅槃作證之因，依其理，亦期待涅槃生起之因。譬如樹木與蔓草有頂，依其理，中亦有，根亦有。大王！若有涅槃作證之因，依其理，亦期待涅槃生起之因。」

「大王！涅槃非生起者，故涅槃生起之因不能說。」

「尊者那先！示其理由，以理由令予理解。即予知『涅槃作證之因是有，涅槃生起之因是無』。」

「大王！然者，恭敬而傾耳，善聽聞，我當說其事由。大王！人依生來之力，得由此處到山王雪山耶？」

「然，尊者！」

「大王！又，其人依生來之力，得以山王雪山持來此處耶？」

「否，尊者！」

「大王！如是，得說至涅槃作證之道，不得示涅槃生起之因。大王！人依生來之力，以船渡大海，得行於彼岸耶？」

「然，尊者！」

「大王！其人依生來之力，得以大海之彼岸持來此處耶？」

「否，尊者！」

「大王！如是，得說至涅槃作證之道，不得示涅槃生起之因。何故耶？以法（涅槃）是無爲故。」

「尊者那先！涅槃是無爲耶？」

342

「然，大王！涅槃是無爲。依何物亦不能造。大王！不可說涅槃已生、未生、當生、過去、未來、現在、是眼所識、耳所識、鼻所識、舌所識、身所識。」

「尊者那先！若涅槃非已生、非未生、非當生、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眼所識、非耳所識、非鼻所識、非舌所識、非身所識者。尊者那先！然者，卿示涅槃之不存在。涅槃是不存在。」

「大王！涅槃是存在。涅槃是意所識。依清淨^①、寂靜、殊妙、端直、無蓋、不染污之意而行正道之聖弟子見涅槃。」

「尊者！其涅槃是何樣之物耶？以比喻可明白之。其存在依比喻可明耶？以理由令予理解。」

「大王！名風之物存在耶？」

「然，尊者！」

「大王！示風之容狀是微、大、長、短耶？」

「尊者那先！風不能示，風以手不能捕捉，又無法觸摩。然，其風存在。」

「大王！若風不能示，然者，風不存在。」

「尊者那先！予知，風是存在。此是予所確信。然，予不能示風。」

「大王！與彼同，涅槃是存在。然，不能示涅槃之容狀。」

「善哉，尊者那先！以善示比喻，善明理由，彼然，予如是認受，『涅槃是存在』。」

第九 業生非業生之間

343

「尊者那先！其中，何者是業生，何者是因生，何者是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

「大王！有情之有思一切是業生。火、一切種子生者是因生。地、山、水、風，此等一切是時節生。虛空、涅槃，此二者乃非業生，非因生，非時節生。大王！不可言：『涅槃是業生，或因生，或時節生，或已生，或未生，或當生，或過去，或

未來，或現在，或眼所識，或耳所識，或鼻所識，或舌爲識，或身所識。大王！涅槃是意所識，彼正行道之聖弟子依清淨智而見。」

「尊者那先！最勝極勝之衆主近於卿，問者快決擇，無惑，決定，猶豫已斷。」

第八品

344

第一夜叉之死之間

「尊者那先！名夜叉者存於世耶？」

「然，大王！名夜叉者存於世。」

「尊者！其等夜叉由其死去耶？」

「然，大王！其等夜叉由其死去。」

「尊者那先！何故，不見其等死夜叉之屍體，亦不聞屍體之臭氣耶？」

「大王！能見死夜叉之屍體，亦能聞彼等死屍之臭氣。大王！死夜叉之屍體或於昆蟲之姿態而見，或於蛆之姿態而見，或於蟻之姿態而見，或於蟋蟀之姿態而見，

或於蛇之姿態而見，或於蠍之姿態而見，或於蜈蚣之姿態而見，或於鳥之姿態而見，或於哭之姿態而見。」

「尊者那先！除如卿有覺慧之人以外，誰問此而解。」

第二學處不制之間

「尊者那先！一切古昔、醫師之師等人人，例如那羅陀、達曼達利、安祺羅薩、迦維羅、勘達拉古沙摩、阿度羅、普婆迦旃延，此等之諸師，一舉悉知病因、原因、症狀、進行、醫術、津貼、治不治，言：『如是之身體生如是之病』，一舉作綜合經脈。彼等皆不是一切知者。然，何故一切知者之如來依佛智而知未來之行作，斷定於如是事件，當制如是之學處，不制全部之學處耶？事件已起，不名聲公開，罪過擴展，人人激昂之時，其時乃對諸弟子制學處耶？」

「大王！如來已知『如是之時，如是之人等，當制百五十有餘之學處』事。然，如來謂：『若我一舉制百五十有餘之學處，則衆多之世人當生戰慄。』於此（佛教）應遵守者很多，嗚呼！於沙門瞿曇之教出家者實甚難，欲出家者而不出家。彼等不過

信我言，不信者至惡生。事件生起之時，依說法而令識知，於罪過公開時，制學處。

「希有哉，諸佛，尊者那先！未曾有哉，諸佛，尊者那先！如來之一切知智是宏大。尊者那先！彼然。此義依如來而善表示。若聞『此（佛教）應遵守者甚多，有情當生戰慄。於勝者之教出家者當無一人。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三 太陽之病之間

「尊者那先！此太陽之熱常劇烈耶？或某時期之熱減弱耶？」

「大王！熱常劇烈，無減弱。」

「尊者那先！若太陽熱常劇烈，何故有時熱劇烈，有時熱減弱耶？」

「大王！太陽有此等之四病，其病任何之一所惱害，太陽熱減弱。何等爲四？大王！雲是太陽之病。此所惱害者，太陽熱減弱。大王！霧是太陽之病。此所惱害，太陽熱減弱。大王！雨是太陽之病。此所惱害，太陽熱減弱。大王！羅睺（蝕）是太陽之病。此所惱害，太陽熱減弱。大王！此等之四是太陽之病。此任何之一所惱害，太陽熱減弱。」

第四 太陽熱之間

「尊者那先！何故，太陽冬熱甚劇，夏則不然耶？」

347 「大王！於夏塵埃等，塵埃爲風所煽而行於空中，於虛空雲亦甚密，且大風烈吹。此等一切相混結合而翳蔽太陽之光。故於夏太陽熱減弱。大王！然，於冬下方之地，靜寂。上方現大雲，塵埃靜止，埃極靜行於空中。虛空雲去，風吹極微弱。此等靜寂之時，太陽之光皎皎，太陽脫離翳障之時，熱甚大。大王！此所以於冬之太陽熱烈，於夏不然之理由。」

「尊者那先！脫離一切障礙之太陽其熱烈，具足雲等之太陽〔其熱〕不烈。」

第五 毘善達羅王^①之間

「尊者那先！一切之菩薩布施妻子耶？或唯毘善達羅王布施妻子耶？」

「大王！一切之菩薩亦布施妻子。非唯毘善達羅王布施妻子。」

「尊者那先！若一切菩薩亦布施妻子，彼等得妻子同意而布施耶？」

「大王！妻同意。然，子等稚昧故慟哭。若解其義，彼等亦隨喜而不悲歎。」

「尊者那先！菩薩將自己所生之愛子等布施於婆羅門爲奴隸，是作難行。又自己所生之愛子等，稚昧而年幼，以蔓草束縛，見以蔓草強行拉至彼婆羅門而沈著冷靜，是第二更難作之難行。又彼童兒依自己之力掙脫束縛，畏懼歸來，再以蔓草束縛而布施，是第三更難作之難行。又童兒等悲歎：『父！此夜又帶去，欲食我等』，不忍撫『勿恐懼』，是第四更難作之難行。又闍利王子慟哭而伏於脚下乞求：『父！帶回勘哈傑那王女，我獨與夜叉俱行，夜叉當食我』，不予應諾，是第五更難作之難行。又闍利王子言：『父！卿心如石耶？見我等之苦痛，不阻止我等被夜叉帶向無人之大森林』，悲歎之時，不起悲憐，是第六更難作之難行。又童兒等被帶走，不見之時，畏懼、恐怖，彼之心藏不裂百千，是第七更難作之難行。望福者何以令他人苦痛！非自身應作布施耶？」

「大王！菩薩之名聲，由於作難行而飛揚於含天與人之十千世界，諸天於天界而稱揚，阿修羅於阿修羅界而稱揚，金翅鳥於金翅鳥界而稱揚，諸龍於龍界而稱揚，夜叉於夜叉界而稱揚。彼之名稱順次相傳至今，及於我等之時代。我等惡評、毀損其布施爲善施耶？爲惡施耶？而坐。大王！此之名聲顯示聰明、有識、有知、賢明諸菩薩之十德。何等爲十？即無慳貪、無著、施捨、捨斷、不退轉、佛法之微妙、宏大、難覺、難得、無等。大王！此之名聲顯示聰明、有識、有知、賢明諸菩薩之十德。」

「尊者那先！若作布施而令他人苦痛，其施有樂報，令升至天〔界〕耶？」

「然，大王！有何異議！」

「尊者那先！請示其理由。」

「大王！此處有沙門或婆羅門之持戒善法，彼跛或躉，又罹患疾病耶？望福者令彼乘坐乘俱，令至所欲。大王！依其因緣，其人樂生耶？其至天之業耶？」

「然，尊者！有何異議！尊者！其人或得象乘，或得馬乘、或得車乘，於陸得陸乘，於小得小乘，於天上得天乘，於人中得人乘。生生世世生於隨應，其隨順〔乘〕生，隨應於彼之諸樂生，由善趣行至善趣，依其業等流而乘至神通乘，可到所願涅槃。」

槃之都。」

「大王！然者，令他人苦痛而布施有樂報，令至於天。蓋其人令牽牛苦痛而受如是之樂。大王！又令他人苦痛而布施有樂報，所以令至於天，更聽聞其以上之理由。」

大王！或有王，令由地方抽取正稅，發令而作布施。大王！其王由其因緣享樂耶？其施令至於天耶？」

「然，大王！有何異議。尊者！其王由其因緣得更高數百千之功德，王中之極王，天中之極天，梵天中之極梵天，沙門中之極沙門，婆羅門中之極婆羅門，阿羅漢中之極阿羅漢。」

「大王！然者，令他人苦痛而布施有樂報，令至於天。蓋其王依稅令民窘困，依其布施享有如是更高名聲之樂。」

「尊者那先！毘善達羅王所作之布施是極施。蓋彼以自己之妻與他人爲妻，以自己所生之子與婆羅門爲奴隸。尊者那先！極施是世之賢者所非難、所呵責。尊者那先！譬如車軸由極荷而毀，船由於極荷而沈，食物由於極食而不消化，穀物由於極雨而損，食物由於極施而盡，由於極熱而燒盡，由於極貪而狂，由於極瞋而爲罪人，如何之果亦不可期待。」

351 「大王！極施是世之賢者所讚賞、讚歎、歎稱。何人作任何種類之施。若作極施則得名聲於世。大王！譬如力士^②由於有極力而打倒其他之力士，地由於極大而運載男、女、獸、鳥、山、木、一切有情之羣，海由於極大而不滿，須彌山由於極重而不動，虛空由於極廣而無邊，太陽由於極光而破闇，獅子由於極質而不怖畏，摩尼寶由於極德而得衆望，王由於極德而治國，火由於極熱而燃燒一切，金剛由於極堅而貫穿摩尼、真珠、水晶，比丘由於極戒而伏男、女、夜叉、天部於足下，佛由於極殊勝而無比。大王！如是，極施爲世之賢者所讚賞、讚歎、歎稱。何人作任何種類之施，若極施則得名聲於世。毘善達羅王所作之極施是十千世界所讚賞、讚歎、歎稱、尊敬、賞揚。毘善達羅王由此極施，今作佛而生，於含天此世界而最上。」

「大王！應供養之人到來時，不可與之處，可放置之布施存於世耶？」

「尊者那先！此等之十施於世爲非施。作此等之施至於惡生。何等爲十？尊者那先！即女施、牛施、酒施、繪施、刀施、毒施、鎖施、雞豚施、欺秤欺量施。尊者那先！此等十施於世爲非施。作此等之施至於惡生。」

「大王！我非問非施。大王！我問卿此言：『大王！應供養人到來之時，不可施之處，放置布施存於世耶？』」

「尊者那先！應供養之人到來時，不可施之處，放置之布施不存於世。心起淨信之時，或向供養之人布施其食，或布施衣服，或布施臥處，或布施住屋，或布施褥墊、被單，或布施婢僕，或布施田、用地，或布施一足動物、四足動物，或布施百、千、百千〔金〕，或布施大政，或亦布施生命。」

「大王！若有生命亦布施者，何故痛難施主毘善達羅善施妻子耶？大王！或爲負債，或爲生計，父抵當其子，又有得賣之世習耶？」

「然，尊者！或爲負債，或爲生計所苦，父抵當其子，又得賣者。」

「大王！若或爲負債，或爲生計，父抵當其子，又得賣者。大王！毘善達羅王不得一切知智而惱、苦，爲得其法財而抵當妻子，得賣。大王！如是，毘善達羅王布

353

施他者所布施，作他者之所作。大王！卿何故以其施痛難施主毘善達羅耶？」

「尊者那先！予非呵責施主毘善達羅之布施。然，呵責布施子^③與妻。乞者乞妻子時，爾時宣布施自己。」

「大王！乞妻子而布施自己者此爲不善人之行作。〔乞何物〕亦宣布施其所乞者。此爲善人之所爲。大王！譬如命某人飲食，給彼食物者。大王！爲彼作可作者耶？」

「否，尊者！彼之命與彼其物者是可作者。」

「大王！如是毘善達羅王布施妻子。大王！若婆羅門乞求毘善達羅之身。大王！彼不護自己，不愛著^④自己，而布施喜捨。大王！若有某人^⑤親近施主毘善達羅王而乞求：『爲我之奴隸』，彼不守護自己，不愛著自己，而布施喜捨。而彼布施而不苦惱。大王！毘善達羅王之身體爲許多人所共有。大王！譬如所煮肉片爲許多人所共有。大王！其毘善達羅王之身體爲許多人所共有。大王！又有果實之樹爲各種鳥群所共有。大王！如是，毘善達羅王之身體爲許多人所共有。何故耶？言：『我行道，至正等覺』。大王！譬如有無財之人，欲財，求財而行山羊^⑥之道、棒杖之道、蔓藤之道，經商於水陸，以身以語以意追求其財，爲財之獲得而努力。大王！如是，

354

無有佛財之施主毘善達羅王爲獲得一切知性之寶，於乞者喜捨財穀、如婢、乘車、一切之所有物、自己之妻子以及自己，唯求正等覺。

大王！又譬如如大臣，希望「權力」增大^⑦，期望自身之執政，以家一切之財穀、金銀、寶石全部與他人，爲獲得主權^⑧而努力。大王！如是，施主毘善達羅布施一切內外之財，生命亦布施於他人，唯求正等覺。

大王！又施主毘善達羅謂：「將此婆羅門所乞之物布施於彼。如是，我爲彼作可作者」，如是彼布施妻子於彼（婆羅門）。大王！施主毘善達羅非嫌厭故布施妻子。非欲不見而布施妻子於婆羅門。非『我過多』而布施妻子。非『不能養育彼等』而布施妻子。非不滿足『我不愛』欲強行拉走故布施。愛一切知性之寶故。爲一切知智故，毘善達羅王如是無比、廣大、無上、可愛、可意等於生命之妻子最勝施布於婆羅門。大王！又如是依世尊說：

我非憎兩兒

非憎瑪薈妃

我愛諸知性

故愛我布施^⑨

大王！爾時，毘善達羅王布施妻子之後，入葉庵而臥，彼爲強烈愛著而苦，涕泣之時，生劇烈之愁。心基熱，鼻塞由口呼吸。淚變血滴，由眼溢出。大王！如是，毘善達羅王痛苦布施妻子於婆羅門言：『布施之路不滅於我。』

大王！又毘善達羅王依二事而布施二兒於婆羅門爲奴隸。何等爲二？（一）布施之路不能斷我。（二）祖父依林之樹根與果實，令我苦痛之子等（由苦）解脫。大王！毘善達羅王子知『何人亦不能使役我子等爲奴隸，故祖父買回其子等，如是來我之處』。大王！依此等之二事，布施二子於婆羅門。

大王！又毘善達羅王了知『此婆羅門是老、老年、老齡而衰弱、憑杖，壽盡，少福。此人不能使役此子等爲奴隸』。大王！人依生來之力而有如是大神通，有如是大威力，把此日月於籠，又入箱而無光，得作皿使用耶？』

「否，尊者。」

大王！如是，於此世比類日月，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子等爲奴隸。

大王！又任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子等爲奴隸之所以，聽以上之理由。大王！譬

如轉輪王之摩尼寶是清淨、良質、八稜而善巧加工，長四肘，周如車轂，光耀偏照百由旬^⑩。少福一般人，何人亦以布片包紮而入盒子，不得爲刀之砥石而使用。大

王！如是，於此世比類於轉輪王之摩尼寶，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子等爲奴隸。

大王！又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子等爲奴隸之所以，聽以上之理由。大王！譬如發情而「流汁」三處，純白而確立七處〔地〕，高八肘而長體軀寬各九肘之長，悅豫美麗之布薩象王，任何人皆不能乘，又任何人亦不能籠或槽被。如犢，入牛舍而不能飼養。大王！如是，於此世比類最勝象王，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子等爲奴隸。

大王！又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子等爲奴隸之所以，聽以上之理由。大王！譬如大海長大、宏廣、深遠、不可測而難盡涯底，無此岸彼岸^⑪，運載鹹水。何人亦閉塞一切處，不能爲一渡津而使用。大王！如是，於此世比類大海，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子爲奴隸。

大王！又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等爲奴隸之所以，聽以上之理由。大王！譬如難陀、優波難陀龍七卷山王須彌而臥，何人亦不能捕彼入籠箱或作戲。大王！如

358 是，比類難陀、優波難陀龍，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之子等爲奴隸。

大王！又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子等爲奴隸之所以。聽以上之理由。大王！譬如山王雪山聳於空中，以豎立五百由旬、三千由旬之廣闊，以八萬四千峰而莊嚴，爲五百大河之源，大生物群之棲處，持各種類之香，百天之藥草所莊嚴，如雲聳立於空中。大王！如是，於此世比類山王雪山，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子等爲奴隸之所以。

大王！又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子等爲奴隸之所以，聽以上之理由。大王！

譬如於夜闇之中，燃於山頂之大火聚於遙遠之方亦可確認。任何亦不能使役彼子等爲奴隸。王恰如燃於山頂之大火聚，於遙遠之方亦可確認。大王！如是，毘善達羅

大王！又任何人不能使役毘善達羅子等爲奴隸之所以，聽以上之理由。大王！譬如雪山龍華開華之時，軟風吹時，十乃至十二由旬之間華香複郁。大王！如是，毘善達羅王亦由天、阿修羅、犍闍婆、夜叉、羅刹、摩睺羅伽、緊那羅、帝釋之世界至上方阿迦尼多天止六千由旬之間，名聲遠播，其最勝戒香爲複郁。故任何人亦不能使役彼子等爲奴隸。

大王！父毘善達羅王如是教闍理王子言：「愛子！汝之祖父欲買汝與財於婆羅門，與千金貨而買。若欲買勘哈傑那者，以百人之僕、百人之婢、百頭之象、百頭之馬、百頭之牛^⑫、百金貨等一切與百個而買。愛子！若汝之祖父以汝等由婆羅門之手，依命令依暴力無償而奪，汝等勿從祖父之言，爲婆羅門之隨從者」。如是，遣教子等。是故，闍理王子行問祖父之時，如是語：

祖父^⑬！以千〔金〕之價

父以我布施於婆羅門

又以女兒勘哈傑那

作爲百象〔之價〕^⑯。

尊者那先！問者善解。見網善破，善摧毀諸異論，自家之教理善明了，文善明白，義者善分別。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六 難行行作之間

「尊者那先！一切諸菩薩作難行之行作耶？或又唯瞿曇菩薩作難行之行作耶？」

「大王！於一切諸菩薩，非有難行之行作，唯瞿曇菩薩作難行之行作。」

「尊者那先！若然，言菩薩與菩薩有差別是不正確。」

「大王！於四事，菩薩與菩薩有差別。何等爲四？乃家之差別、世之差別、壽之差別、〔身〕量之差別。大王！於此等之四事，菩薩與菩薩有差別。大王！然，一切諸佛於色、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四無所畏、十如來力、十四佛智、十八佛法、六不共智及一切之佛法無差別，一切諸佛於佛法爲等等。」

「尊者那先！若一切諸佛於佛法是等等，依如何之理由而唯瞿曇菩薩作難行之行作耶？」

「大王！智不偏熟，覺不偏熟之時，瞿曇菩薩踰城出家未偏熟之智令偏熟之時，作難行之行作。」

「尊者那先！依如何之理由，智不偏熟，覺不偏熟之時，大踰城出家耶？令智偏熟已之時，非應踰城耶？」

「大王！菩薩見侍女之室雜亂而追悔，追悔之彼生不樂，見不樂心之生，一天子魔身立於虛空發此言：『此爲應除不樂心之時』，又言：『主！主！卿勿悄沈。由令

至第七日有千輜，有輶，有轂，具足一切莊嚴天之輪寶，呈現於卿。寶之於地中者，於海中^①者，或於空中者，皆自近於卿。於二千小洲所附屬之四大洲，卿唯一口出命令。卿之子超千人，有勇，有勇者之容姿，摧破敵軍。於子等所繞，具足七寶，教導四洲」。時^②，聞彼之言而意恐怖。譬如取一日之間燃燒之鐵棒放入兩耳。大王！彼言入菩薩之耳。如是，已失意之彼依其天神言而愈恐怖、畏懼、悚懼。大王！又譬如燃大火聚加入其他之薪，則愈燃燒。大王！如是，已失意之彼依其天神言而愈恐怖、畏懼、悚懼。大王！又譬如大地已濕潤，緣草生，水浸潤，爲泥土，若更降大雨，愈爲泥濘。大王！如是，已失意菩薩依其天神言而愈恐怖、畏懼、悚懼。

「尊者那先！若於第七日於菩薩現天之輪寶，天之輪寶呈現時，菩薩退轉耶？」

「大王！於第七日天之輪寶應不呈現。彼之天神是貪欲作妄語。大王！又若於第七日天之寶輪雖現，菩薩亦不退轉。何故耶？大王！堅決把捉『無常』、堅決把捉『苦』，堅決把捉『無我』之菩薩達取之滅盡。大王！譬如水由無熱惱大湖入恆河，由恆河入大海，由大海入深崖^③之入口。大王！入深崖入口其水逆流入大海，由大海入恆河，由恆河再入無熱惱大湖耶？」

「否，尊者！」

「大王！如是，四阿僧祇劫百千劫之間，菩薩今生累積其善，達此最後生。覺者徧熟，六年爲一切知者、世之最高人而成佛。大王！菩薩爲輪寶而退轉耶？」

「否，尊者！」

「大王！^④假令大地或一切種之諸山號叫，假令一切之大河涸渴，炎燒，菩薩不達正等覺而不退轉。大王！假令運載無量鹹之水大海恰如牛足跡之水涸渴，菩薩不達正等覺而不退轉。大王！假令最勝山王須彌百或千裂，菩薩不達正等覺而不退轉。大王！假令虛空恰如葢而捲，菩薩不達正等覺而不退轉。大王！假令日月與星辰俱如土塊，隕落地上，菩薩不達正等覺而不退轉。何故耶？菩薩能斷縛一切。」

「尊者那先！此世有幾何之縛耶？」

「大王！此世有此等十縛。於其縛所縛之有情不出離，假令出離亦退轉。何等爲十？大王！母是此世之縛，父是此世之縛，妻是此世之縛，子是此世之縛，親戚是此世之縛，朋友是此世之縛，財是此世之縛，利養名聞是世之縛，主權是此世之縛，五種欲是此世之縛。大王！此等十者是此世之縛。於此縛所縛之有情出離亦退轉。」

菩薩截斷、捨斷、斷除其等十縛。大王！故菩薩不退轉。」

「尊者那先！若菩薩依天神之言而生不樂心時，智未偏熟，覺未偏熟，而踰城出家，彼爲何作難行之行作耶？以一切爲食，非待智偏熟耶？」

「大王！此等十人於此世是所輕視、輕賤、輕侮、輕蔑、呵責、嫌厭、不尊敬。何等爲十？大王！寡婦於此世是所輕視、輕賤、輕侮、輕蔑、呵責、嫌厭、不尊敬。大王！羸弱之人、無朋友親戚之人、大食之人、住卑劣家之人、有惡友之人、無財之人、無正行之人、不勞動之人、不努力之人於此世是所輕視、輕賤、輕侮、輕蔑、呵責、嫌厭、不尊敬。大王！此等十人於此世是所輕視、輕賤、輕侮、輕蔑、呵責、嫌厭、不尊敬。大王！菩薩隨念此等十事時，生如是之想：『我不行、不努力而不於人天所呵責。我以行爲主，以行爲重，以行爲規，以行爲習，以行爲軛，以行爲嫌厭、不尊敬。』大王！菩薩令智偏熟而作難行之行作。」

〔尊者那先！菩薩作難行之行作，如是言：『我以此強烈難行之行作，未逮得超人法至上殊勝之聖智見，有至菩提之他道耶？』。爾時，菩薩關於道有念妄失耶？〕

「大王！此等二十五是弱心之法，依彼弱心正入三昧而不到諸漏之滅盡。何等爲

二十五？大王！忿是弱心之法，依彼之弱心正入三昧而不到諸漏之滅盡。恨、覆、惱、嫉、慳、詔、誑、強情、激情、慢、過慢、憍、放逸、昏沈睡眠、喜、懈怠、親近惡友、色、聲、香、味、觸、飢渴、不樂是弱心之法，依彼之弱心正入三昧而不到諸漏之滅盡。大王！此等之二十五是弱心之法。依彼之弱心正入三昧而不到諸漏之滅盡。大王！飢渴浸徹於菩薩之身體，浸徹身體之心，心正入三昧而不到諸漏之滅盡。大王！四阿僧祇劫百千劫之間，菩薩於各各之生，尋求四聖諦之現觀。何現觀之生，於最後生，關於道念之忘失。大王！然，菩薩唯『有至菩提之他道耶？』之想生。大王！菩薩曾生一個月之時，作父釋迦之業務時，於涼闌浮樹之蔭，於吉祥之臥牀，結跏趺坐，離諸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達自離生喜與樂之初禪而住；乃至；達第四禪而住。」

「善哉，尊者那先！善與不善，何者大而何者強耶？」

第七 善不善強弱之問

「尊者那先！善與不善，何者大而何者強耶？」

「大王！善者大而強，不善者不然」。

「尊者那先！予不認受：『善者有而強，不善者不然。』」

367 尊者那先！此處有殺生者、不與取者、欲邪行者、妄語者、村里劫奪者、追剝、邪曲者、詐欺者，彼等總依其惡而截手^①、截足、截手足、截耳、截鼻、截耳鼻、破頭蓋而入熱鐵丸、剝皮而磨頭蓋、口中點火、卷油布而燒全身、卷油布而燒其手、剝牽皮膚、剝纏皮膚、縛繫手足梵火於周圍、剖皮肉腱、寸斷錢形其身、傷身並注入灰汁，以鐵棒刺通兩耳孔而迴轉、潰骨如藁薄團、注入熱油、爲狗所噉、如實生串刺、以刀斷首。或者夜作惡事，其夜受報；或者夜作惡事，翌日受報；或者晝作惡事，其日受報；或者晝作惡事，其夜受報，或者過二三日受報。尊者那先！或一人、或二人、或三人、或四人、或五人、或十人、或百人、或百千人，添附屬物而行布施，有現法之財寶，又得名聲，又受幸福者耶？或依戒而「有現法之財寶，又得名聲，又受幸福者耶？」又依行布薩而「有現法之財寶，又得名聲，又受幸福者耶？」。

「大王！有四人，作布施、受持戒、行布薩而於現法，以其身體於三十三天之都

得名聲。」

「是誰耶？尊者！」

白：「大王！是曼達他王、泥彌王、薩提那王、俱提羅藥師。^②」

「尊者那先！其距數千生而蔽覆，我等兩人皆不能見。若可得者，對於現生世尊之存命時而語。」

「大王！於現生爲奴僕之芬那加^③，施食於長老舍利弗，即日爲財官。彼今知是豪商芬那加。喬婆羅摩多妃以賣自身之髮所得之八迦哈那施食於長老大迦栴延與外七人，即日爲優提那王之第一妃。優婆夷斯比耶^④爲生病之比丘，調味自身之脾肉而施，翌日傷癒合，皮生無疾。摩理迦妃^⑤對世尊施前夜之酸粥，即日爲拘薩羅王之第一妃。作華鬘之蘇蔓那供養世尊八蘇蔓那花束，即日得富翁。婆羅門衛迦莎達加供養外依於世尊，即日成爲宰相。大王！此等總受現受之財寶與名聲。」

「尊者那先！探求漸發現唯六人耶？」

白：「然，尊者！」

「尊者那先！然者，不善者大而強，善者不然。尊者那先！時，我見十八人亦依

惡業之報而爲刺所串，見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五十人、百人、千人、百千人亦依惡業之報而爲刺所串。尊者那先！難陀家有將軍之子名跋陀沙羅。彼與梅陀羅崛多王交戰開始。尊者那先！於其戰役有八十無首之屍體，傳言：首累積充滿之時，有一無首屍體直立。此等總依惡業之報而招致破滅。尊者那先！依此理由，予亦言：『不善者大而強，善者不然』。尊者那先！於佛教，卿曾聞拘薩羅王作無比之施耶？』

「然，大王！」

「尊者那先！拘薩羅王作無比之施，由其因緣獲得現法之財寶或名聲或幸福耶？」

「否，大王！」

「尊者那先！若拘薩羅王作如是無上之施，由其因緣不能獲得現法之財寶、名聲、幸福。尊者那先！然者，不善大而強，善者不然。」

「大王！不善爲小速於變異，善爲大經長時而變異。大王！又依譬喻而究竟明白。大王！譬如西部地方有一種穀物名爲拘姆達班提迦，不到一月運至家中。然，米經五月、六月而變異（熟）。大王！此處拘姆達班提迦（穀）與米有如何之差異，有如何之相異耶？」

「尊者那先！拘姆達班提迦（穀）是小，米是大。尊者那先！米適合於王，是王之食。拘姆達班提迦是如僕所用之食。」

「大王！如是，不善小而速變異，善大經長時而變異。」

「尊者那先！世速熟者大而強。故不善者秀而強，善者不然。尊者那先！譬如士兵衝進極大之戰鬥，夾敵於脇，曳速近隊長，其士兵世稱有能力之勇者。又箭醫速拔取其箭，除疾，其箭醫稱爲名人。又算數者極快算速顯示，其算數者稱爲名人。力士速投對手，仰臥而倒，其力士稱爲有能力之勇者。尊者那先！如是，善、不善皆速熟者，於世大而強。」

「大王！兩業皆是未來所受。然，不善業依有罪而剎那現法所受。大王！古之刹帝利確立此法令，言：『殺生物者應受刀杖。不與取者、與他人之妻私通者、作妄語者、劫奪村里者、作追剝者、作邪曲詐欺者應受刀杖、受傷害，應截斷，應破毀，應被殺』。彼等喚出作者查探而笞、傷害、截斷、破毀、殺。大王！然，誰確立此法令耶？『作布施者、或守戒者、或行布薩者應與財或名聲』。恰如傷害、縛繫作惡事之賊，查探而與財或名聲耶？」

「否，尊者！」

371

「大王！若查探施者與財或名聲，善亦爲現法所受。大王！『與財或名聲』，無探尋施者故，善是不爲現法所受。大王！依此理由，不善者是現法所受，施者於未來受大而強之〔樂〕受。」

「善哉，尊者那先！除如卿有覺慧之人，此問不能善解。尊者那先！世俗〔之間〕依出世間〔之義〕而知。」

第八 施餓鬼果之間

〔尊者那先！此等之施者作布施而迴施於先亡者言：『此達於彼等』，彼等〔死者〕以彼因緣而得報耶？」

「大王！或者得，或者不得。」

〔尊者！何人得，何人不得耶？」

「大王！生於地獄者不得，至於天者不得，至於畜生者不得，四餓鬼之中，三餓鬼不得，即食吐物餓鬼、飢渴餓鬼、燒渴餓鬼。他施活命餓鬼得〔報〕，唯雖與彼等

憶念時而得。」

〔然者，尊者那先！若迴施者不得〔報〕，施者之布施流失，無果。」

〔大王！布施非無果，非無報。施者受其果。」

〔尊者！然者，以事例令予得解。」

〔大王！此處有人，調魚、肉、木酒、嚼食、噉食而行於親族之家，若彼等親族不受納其物，其贈物流失，又消失耶？」

〔否，尊者那先！彼是所有物之人。」

〔大王！如是，施者受其果。大王！又譬如有人於室內之人，前方無出口時，由何處而出耶？」

〔尊者！由所入之處而出。」

〔大王！如是，施者受其果。」

〔尊者那先！然。彼然，予如是認受。施者受其果。予不難其理。」

第九 善不善大小之間

「尊者那先！若作此等施之布施達於先亡者，彼等受其報，然作殺生，慘忍而手塗血作慘虐之行而迴施先亡者言：『此我行之報達先亡者』，其報達先亡者耶？」

「否，大王！」

「尊者那先！然者，有如何之因，如何之原因，善是達〔先亡者〕，不善是不達耶？」

「大王！此非問之間題。大王！有答者，勿問不可問。『何故虛空無依止之物耶？何故恒河不流向上流耶？何故此等人間與鳥爲二足而獸爲四足耶？』，卿以此問我耶？」

「尊者那先！予非欲令困惑而問此，爲除疑惑而問。予問卿：『世有左撇子與失明者多人，如何彼等不得〔治療之〕機耶？』。」

「大王！亦不行爲①，〔其行爲〕不能不同意分別人與惡業。大王！譬如人由於搬運水而由遠方運水。大王！然，由於搬運堅固之大岩石而得如所期望而搬運耶？」

「否，大王！」

「大王！如是，得分別善者，不得分別不善者。大王！又譬如由油而得燃燈火。

大王！由水而得燃燈火耶？」

「否，尊者！」

「大王！如是，得分別善者，不得分別不善者。大王！又譬如農夫由澤引水而令熟穀物。大王！然而，由大海引水而得令熟穀物耶？」

「否，大王！」

「大王！如是，得分別善者，不得分別不善者。」

「尊者那先！何故得分別善者，不得分別不善者耶？以理令予理解。予非失明，亦非無光，聞而可知。」

「大王！不善者小，善者多。不善者小故依著作者，善者多故擴展天界與此界之世界。」

「請以譬喻。」

「大王！譬如小之一水滴落於地。大王！其水滴亦擴展十由旬或十二由旬耶？」

「否，尊者！其水滴依於落下之場所。」

「尊者！以水滴水小故。」

「大王！如是，不善者小，小故依著於作者，不得分別。大王！又譬如極大雨充滿而降滿於窪、沼、澤、洞、穴、湖、蓮池、低地、平地之一切^②。大王！其極大雨橫偏擴展於下方耶？」

「然，尊者！其極大雨充滿窪、沼、澤、洞、罅隙、湖、蓮池，亦擴展十由旬或十二由旬。」

「大王！何故耶？」

「尊者！以雨大故。」

「大王！如是，善者多，多故皆得分別人天。」

「尊者那先！何故不善者小而善者多耶？」

「大王！譬如作布施，或受持戒，或行布薩者乃欣喜、極悅喜、喜悅、極喜悅、歡喜、意喜、感激。彼不斷生喜，能意喜，善逐次增大。大王！譬如多水盈滿之泉，由一方入水，由一方流出，流出之時亦不斷生，無盡。大王！如是，善逐次增大。³⁷⁵大王！若有人百年傾心於作善，傾心時善每逐次增大。彼其善得與隨所欲之人有所終滅。大王！此即所以不善爲小之理由。」

明白。大王！然，作不善者後日追悔，追悔之心則滯著、萎縮、退還、悲傷^③、苦痛、消盡、消滅、不增大，於其處終滅。大王！譬如於有涸渴河高低、屈折、彎曲之砂洲，由上方而來少量之水，消毒、消滅、不增大，於其處終滅。大王！作不善者追悔，追悔者心滯著、萎縮、退還、悲傷、苦痛、消盡、消滅、不增大，於其處終滅。大王！此即所以不善爲小之理由。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尊者那先！^④善破外學之邪說，善破〔外學〕說之縛，滅諸異論，勝者之子獲得名聲。」

第十 夢之間

「尊者那先！男女於此世作夢。夢見善、惡、曾見、未見、曾作、未作、安穩、怖畏、遠、近、多種、數千種者。名此夢者何耶？又見此夢者誰耶？」

「大王！夢是兆相近於心路。大王！此等六者作夢。何等爲六？風疾之人作夢，膽汁疾之人作夢，痰疾之人作夢，依天神之引誘作夢，由常習作夢，由前兆作夢。大王！此中，唯由前兆作夢是真而其他是邪。」

「尊者那先！由前兆作夢，彼心自行求其兆相耶？其兆相入於心耶？或他人來告彼耶？」

「大王！彼心非自行求其兆相，又非其他任何人來告彼，其兆相入於心。大王！譬如鏡非自行何處求映像，又非其他之物帶來映像告於鏡，映像由任何處來入於鏡。大王！如是，彼心非自行求其兆相，又非他物來告彼，兆相由任何處來入於心。」

「尊者那先！作夢，其心知『或安穩，或怖畏』，應有如是如是之報』耶？」

「大王！作夢，其心非知『或安穩，或怖畏』，應有如是如是之報』。兆相現時，話於他者，由此彼等〔他者〕談說其意義。」

「尊者那先！請表示其理由。」

「大王！譬如身生斑疹、膿腫、輪癬，或帶來利得，或不利得，或名聲，或不名聲，或毀譽，或讚歎，或樂，或苦。大王！其斑疹、膿腫、輪癬者知『我等生此事』而生耶？」

「否，尊者！斑疹見生於任何之時，卜者豫言『有如是如是之報』。」

「大王！如是，作夢其心非知『或安穩，或怖畏』，應有如是如是之報』。兆相現

時，話於他者，由此彼等〔他者〕談說其意義。」

「尊者那先！作夢者眼而見耶？或寤而見耶？」

「尊者那先！作夢者非眼而見，或非寤而見，睡眠來入，有分^①未到之時，其間作夢。大王！深入睡眠時，心至有分，至有分之心不現轉，不現轉之心不知樂苦，不辨知者無夢，心現轉之時作夢。大王！譬如於暗黑、闇處，不能見映像於光耀清淨之鏡。大王！入睡眠，心至有分之時，身體存，心不現轉，心不現轉之時，不作夢。大王！恰如鏡子，如是可見身體，恰如闇處，如是睡眠可見，恰如光明其心如是可見。」

「大王！又譬如太陽被霧所包圍時，光不能見，太陽光線存在而不能現，太陽之光線不能現時，光明不存在。大王！如是，入睡眠者之心至於有分，至於有分，心不現轉，不現轉時不作夢。大王！恰如太陽，如是可見身體；恰如被霧所包圍，睡眠可見；恰如太陽之光線，如是心可見。」

「大王！於身體二者存在而心不現轉。(一)入睡眠，於至有分身體雖存在而心不現轉。(二)於入滅盡定身體雖存在而心不現轉。大王！於寤者心動而開放、顯露、

不縛。兆相不近於如是之心路。大王！譬如欲秘密者開放、顯露而無有用，避不作秘密之人。大王！如是，天之事態不近寤者之〔心〕路，故於寤時不作夢。大王！又譬如破比丘之活命，不正行而有惡友，無戒、懈怠、無精進之人不入善苦提分法。大王！如是，寤者天之事態不入，故寤時不作夢。」

〔尊者那先！睡眠有初中後之三^②耶？」

〔大王！然。睡眠有初中後之三。」

〔以何爲初，以何爲中，以何爲後。」

「大王！身體被縛、偏縛、無力、魯鈍、不活潑，是睡眠之初。大王！襲於微睡，間間之寤，是睡眠之中。至於有分，是睡眠之後。大王！至中，襲於微睡者作夢。大王！譬如又有情，慎深、等待、確立、覺不動而遠離騷音，空閑^③而潛入遠離森林中，思惟微妙事，彼不入睡眠，彼於其處等持，心一境，覺知微妙事。如是^④，避睡眠爲中性，覺知微妙事。大王！如是，非寤^⑤，非深入睡眠，入中間^⑥，襲於微睡者作夢。大王！恰如騷音，如是寤可見；恰如遠離森林，如是見襲於微睡者；恰如彼捨騷音〔又〕避睡眠爲中性，覺知微妙事。如是，非寤，非深入睡眠，襲於

379

微睡者作夢。」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九品

380

第一 時非時死之間

〔尊者那先！凡死者皆時至而死耶？或非時亦死耶？」

〔大王！亦有時至之死，亦有非時之死。」

〔尊者那先！如何者時至而死耶？如何者非時而死耶？」

〔大王！卿曾見果實未熟或已熟由菴婆樹或闍浮樹或其他之果樹掉落耶？」

〔然，尊者！」

〔大王！凡由果實樹掉落者皆時至而落耶？又非時而落耶？」

〔尊者那先！凡果實之熟，實落皆時至而落。然，餘他之果實中，或有蟲蝕而落，或有棒打而落，或有風中而落，或有中腐而落。此等皆非時而落。」

「大王！如是，凡爲老所打而死者是時至而死。餘他是宿業所迫死而死，或旅行所迫而死，或活動所迫而死。」

〔尊者那先！宿業所迫而死，旅行所迫而死，活動所迫而死，又老所阻礙而死，此等皆時至而死，入母胎而死，其彼之時，彼是時至而死。於產室而死，其彼之時，彼是時至而死。五個月六個月而死、十個月十二個月而死、百年而死，其彼之時，彼是時至而死。尊者那先！然者，無非時之死。凡死者皆是時至而死。〕

〔大王！此等七者壽命雖其以上存在，但於非時死。何等爲七？大王！飢餓者不得食物時，肉臟損害，壽命雖其以上存在但於非時死。大王！乾渴者不得飲物時，心臟乾涸，壽命雖其以上存在但於非時死。大王！爲蛇所咬者毒所害時，若不得醫師，壽命雖其以上存在但於非時死。大王！飲毒者肢體之燃燒時，若不得阿伽陀藥，壽命雖其以上存在但於非時死。大王！入火中者燃燒時，若不得息火者，壽命雖其以上存但於非時死。大王！入水中而不得支持物時，壽命雖其以上存在但於非時死。刀打而負傷者不得醫師時，壽命雖其以上存在但於非時死。大王！此等七者壽命雖其以上存在於非時而死。大王！關於此，我非一概^①而言。大王！有情之死依八種

〔之因〕。何等爲八？依風等起病、膽汁等起病、痰等起病、〔風、膽汁、痰之〕集合病、時節變化、不等姿勢、傷害、業報^②而有有情之死。大王！此中，唯依業報而死是時至之死，其他非時之死。

因飢餓口渴

蛇咬傷中毒

因於火水刀

人於非時死。

因風膽汁痰

〔三者〕集時節

因不等姿勢

傷害及業報

人於非時死。

大王！有情依前生所作種種不善業報而死。大王！於前生令他人飢餓而死者，多百千年間爲飢逼惱、餓、憔悴，心臟涸萎、乾、涸渴、燒盡，內臟燒，不管少年、

中年、老年，爲飢而死。此亦彼時至之死。於前生令他人渴而死者，多百千年之間爲燒渴餓鬼，渴、乾、瘦，心臟干渴，雖少年、中年、老年亦爲乾渴而死，此亦彼時至之死。於前生令他人爲蛇所咬傷而死者，多百千年間，由黑蛇之口入大蛇之口，由黑蛇之口入黑蛇之口，彼等雖少年、中年、老年亦爲蛇所喰、咬傷而死，此亦彼時至之死。於前生令與毒於他人而死者，多百千年間，被燃燒之肢體、由毀壞而身體起屍臭，雖少年、中年、老年亦爲毒而死，此亦彼時至之死。於前生令他人死於火者，多百千年間，由炭火山入炭火之山，由閻魔境入閻魔境，肢體被燃燒，雖少年、中年、老年亦爲火而死，此亦彼時至之死。於前生令他人於水而死者，多百年間，肢體破毀、折勝、壞毀、無力、心畏懼，雖少年、中年、老年亦於水中而死，此亦彼時至之死。於前生令他人於刀而死者，多百千年間，被截斷、破毀、碎、打碎，被刀端所斬，雖少年、中年、老年亦於刀而死，此亦彼時至之死。」

「尊者那先！卿所言是非時之死，請表示其理由。」

「大王！譬如附於草、薪、枝、葉之極大火聚，材燃而盡，若薪材滅盡而滅。其火稱無災無禍時至而滅。大王！如是，多百千年之間生，年老壽盡無災無禍而死者，

稱時至而死。大王！然而，又譬如有附於草、薪、枝、葉之大火聚，草、薪、枝、葉之未燃盡時，若降極大之雨而滅。大王！稱其大火聚爲時至而滅耶？」

「否，尊者！」

「大王！何故後之火聚與前之火聚爲不同結果耶？」

「尊者！其火聚由於偶來之雨而有所障礙，非時而滅。」

「大王！如是，非時而死者，由於偶來病而障礙，即或由風等起病、或膽汁等起病、或痰等起病、或〔三者之〕集合病、或時節變化所生病、或不等姿勢所生病、或傷害、或飢餓、或乾渴、或蛇咬傷、或嚥毒、或火、或水、或刀之障礙，非時而死。大王！此所以有非時死之理由。」

「大王！又譬如極大之雲現於空，若降雨滿於低地與平地，言其雨無災無禍而降。大王！如是，長時間生，年老壽盡無災無禍而死者稱時至而死。大王！然，又譬如雲現空中之後，中途由大風而消散。大王！稱其雲時至而滅耶？」

「否，尊者！」

「大王！何故後雲與前雲爲不同結果耶？」

「尊者！其雲由偶來之風而障礙，若不時至則消散而去。」

385
「大王！如是，非時而死者由偶發之病而障礙，即依風等起病：乃至：或刀而障礙，非時而死。大王！此所以有非時而死之理由。」

「大王！又譬如強烈之毒蛇，憤怒而咬人，其毒令無災無禍而至死。稱其毒無災無禍而達終極。大王！如是，長時間生，年老壽盡無災無禍而死，稱無災無禍而達命之終極，時至而死。大王！然，譬如對於強烈之毒蛇所咬傷者，中途蛇使與阿伽陀藥（解毒劑）而令無毒。大王！稱其毒時至而消散離去耶？」

「否，尊者！」

「大王！何故後毒與前毒爲不同結果耶？」

「尊者！毒由於偶來之藥而障礙，不達終極而消去。」

「大王！如是，非時死者由偶來之病而障礙，即或由風等起病：乃至：刀而障礙，非時而死。大王！此所以有非時死之理由。」

「大王！又譬如射手放箭，若其箭行至〔箭〕路之終極，稱其箭無災無禍而行至〔箭〕路之終極。大王！如是，長時間生，年老壽盡無災無禍而死者稱無災無禍時

386
至而死。大王！然，又譬如射手放箭，其刹那誰捉住其箭。大王！稱其箭行至〔箭〕路之終極耶？」

「否，尊者！」

「大王！何故後箭與前箭爲不同結果耶？」

「尊者！由偶來捉住箭之進行而斷。」

「大王！如是，非時之死者由偶來之病而障礙，即或由風等起病：乃至：刀而障礙，非時而死。大王！此所以有非時死之理由。」

「大王！誰打銅製之容器，由於彼打而生音，可行至〔音〕路之終極。稱其音無災無禍可行至〔音〕路之終極。大王！如是，多千日之間生，年老壽盡無災無禍而死者稱無災無禍時至而死。大王！然，又譬如誰打銅製之容器，由於彼打而生音，生音未至遠方時，若誰觸，音與觸同時止。大王！稱其音可行至〔音〕路之終極耶？」

「否，尊者！」

「大王！何故後音與前音爲不同結果耶？」

「尊者！其音由於偶來之觸而止。」

「大王！如是，非時死者由偶來之病而障礙，即或由風等起病：乃至：刀而障礙，非時而死。大王！此所以有非時死之理由。」

大王！又譬如於田善生長穀物之種子由適度之降雨而豐富、長滿多實。若至結實時，言其穀物無災無禍而圓滿時。大王！如是，多千日之間生，年老壽盡無災無禍而死稱無災無禍時至而死。大王！然，又譬如於田善生長穀物之種子爲水非時而枯萎。大王！言其穀物圓滿時耶？」

「否，尊者！」

「大王！何故後穀物與前穀物爲不同結果耶？」

「尊者！其穀物因偶來之炎熱而障礙、枯萎。」

「大王！如是，非時而死者由偶來之病而障礙，即或由或風等起病：乃至：刀而障礙，非時而死。大王！此所以有非時死之理由。」

大王！卿曾聽說蟲生於結實之幼穀，令根失耶？」

「尊者！予曾聽，曾見。」

「大王！其穀粒時至而失耶？又非時而失耶？」

「世尊者尊！非時。若蟲不食其穀粒，可至收獲時。」

「大王！穀物由偶來之災害而失，不受災害之穀粒至收獲時耶？」

「然，尊者！」

「大王！如是，非時而死者由偶來之病而障礙，即或由或風等起病：乃至：刀而障礙，非時而死。大王！此所以有非時死之理由。」

大王！穀粒結實，因結實之重而彎曲時，降一種所謂雹之雨而失去，令無實，卿曾聽說耶？」

「尊者！予曾聽，曾見。」

「大王！其穀粒時至而失耶？又非時而失耶？」

「尊者！非時。尊者！若不降雹於其穀粒，可至收穫時。」

「大王！穀粒由偶來之災害而失，不受災害之穀粒至收穫時耶？」

「然，尊者！」

「大王！如是，非時之死由偶來之病所障礙，即依風等起、或膽汁等起病、或痰等起病、或〔三者之〕集合病、或時節變化所生病、或不等姿勢所生病、或傷害、

或飢、或渴、或被蛇咬、或嚙毒、或火、或水、或刀所障礙，非時而死。若無偶來之病所障礙者，乃時至而死。大王！此是所以有非時死之理由。」

「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理由明示，譬喻明示，非時之死亦能明矣。有非時之死，乃有所明白、明瞭、明了。尊者那先！無心、散心之人亦依任何一種譬喻而『有非時之死』之結論。況於有思之人乎？予依最初之譬喻而理解『有非時之死』。然而，幾度亦欲聽解明而不認受。」

第一 於般涅槃者塔廟神變之間

「尊者那先！於一切般涅槃者之塔廟①神變②耶？或唯一部份〔之般涅槃者塔廟〕有〔神變〕耶？」

「大王！一部份〔般涅槃者之塔廟〕有〔神變〕，一部份〔般涅槃者之塔廟〕無〔神變〕。」

「尊者！於如何〔般涅槃者之塔廟〕有〔神變〕，於如何〔般涅槃者之塔廟〕無〔神變〕耶？」

「大王！依三人隨一之決意，於般涅槃者之塔廟有神變。何等爲三耶？大王！此處有阿羅漢哀愍人天而住立，決意『於如是之塔廟有神變』。如是，依阿羅漢之決意而於般涅槃者之塔廟有神變。復次，大王！有大威神③之天神哀愍諸人，於般涅槃者之塔廟，示現神變而言：『正法依此神變而常有所了解。又有淨信之諸人增大善』。

390
如是，依天神之決意，於般涅槃者之塔廟有神變。大王！復次，有或女人或男子之信，有淨信，賢明、聰明、明知而具足覺者如理作意，決意於香、華鬘、衣隨一而供捧於塔廟而爲『能如是』。依彼決意，於般涅槃者之塔廟有神變。如是，依諸人之決意，於般涅槃者之塔廟有神變。大王！依此等三人隨一之決意，於般涅槃者之塔廟有神變。大王！若無彼等之決意，雖漏盡、六通、心自在者之塔廟亦無神變。大王！譬如於無神變之時，見所行之偏淨，則可斷、決、信：『此佛子是正真涅槃者』。」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三 法現觀之間

「尊者那先！正行道者皆有法現觀耶？或某者無〔法現觀〕耶？」

「大王！某者有，某者無。」

「尊者！如何有，如何無耶？」

391

「大王！畜生假若能行道亦無法現觀，生於餓鬼境者、邪見者、詭詐者、殺母者、殺父者、殺阿羅漢者、破和合僧者、出（佛身）血者、與賊共住者、偏走外學者、污蔑比丘尼者、犯十三重罪之隨一而未釋免者、黃門、二根者假如能行道亦無法觀。又未滿七歲之幼童假如能行道亦無法現觀。大王！此等之十六人假如能行道亦無法現觀。」

「尊者那先！彼等十五人之違盾者不論或有法現觀，或無，但未滿七歲之幼童依如何理由，假如能行道亦無法現觀耶？對此先質問。幼童非是無貪、無瞋、無癡、無慢、無邪見、無不樂、無欲尋耶？煩惱無雜之幼童專心、逮達，應一度而通達四諦。」

〔大王！此即我言：『未滿七歲之幼童假如能行道亦無法現觀』所以之理由。大王！若未滿七歲者貪所貪、瞋所瞋、昏昧於所癡、惱於所惱、了別其見、了別樂與不樂、思惟善不善者，於彼應有法現觀。然，大王！未滿七歲心乃無力、微力、小、王須彌是重、重量、宏、大。大王！以人生來之力勢、力、力用能舉起其山王須彌耶？」

「否，尊者！」

「大王！依如何之理由耶？」

「尊者！人微力而須彌山大故。」

〔大王！如是，未滿七歲之心乃無力、微力、小、少、微少、魯鈍、不明而無爲涅槃界是重、重量、宏、大，未滿七歲不能以其微力、小、魯鈍、不明之心而達通重、重量、宏、大之無爲涅槃界。依此理由，未滿七歲假如能行道亦無法現觀。〕

〔大王！又譬如此大地是長、廣、宏、宏擴、伸長、擴張、宏、大。大王！得以小水滴濕大地爲泥土耶？」

「否，尊者！」

〔大王！依如何之理由耶？」

「尊者！水滴小而大地大故。」

「大王！如是，未滿七歲之心乃無力、微力、小、少、微少、魯鈍、不明而無爲涅槃界是長、廣、宏大、宏擴、伸長、擴張、宏、大，未滿七歲以其微力、小、魯鈍、不明之心不能通達大之無爲涅槃界。依此理由，未滿七歲假如能行道亦無法現觀。」

大王！又譬如無力、微力、小、少、微少之弱火。大王！唯以如是之弱火，摧破含天此世界之黑闇，得現光明耶？」

「否，尊者！」

「大王！依如何之理由耶？」

「尊者！火弱而世界大故。」

「大王！如是，未滿七歲之心無力、微力、小、少、微少、魯鈍、不明而由大無明之闇蔽。故難現智之光明。依此理由，未滿七歲假如能行道亦無法現觀。」

大王！又譬如病、瘦、身體矮小之薩羅加蟲發情而〔流苦汁〕於三處，雖見長九時、寬二時、胴周十肘、高八肘之大象，欲近而吞食。大王！其薩羅加蟲得吞其

象耶？」

「否，尊者！」

「大王！依如何之理由耶？」

「尊者！薩羅加蟲之體小而象大故。」

「大王！如是，未滿七歲之心乃無力、微力、小、少、微少、魯鈍、不明而無爲涅槃界大，以其微力、小、魯鈍，不明之心不能通達大無爲涅槃界。依此理由，未滿七歲假如能行道亦無法現觀。」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四 涅槃雜苦耶之問

「尊者那先！涅槃一向是樂耶？或雜苦耶？」

「大王！涅槃一向是樂而不雜苦。」

「尊者那先！『涅槃一向是樂』予不信此言。尊者那先！予對此如是解：『涅槃是雜苦』。其理由如何？尊者那先！求一切涅槃者，身心皆有艱難、辛苦，住立、經

行、坐、臥、食皆抑止，阻止睡眠，令苦六處，捨棄財穀與可愛之親族朋友。然，世之幸福者、幸福完具者一切依五種欲令六處喜悅、快樂。即如何由可意多種淨相之色令眼喜悅、快樂。如何由可意、歌謠、音樂多種淨相之聲令耳喜悅、快樂。如何由可意、華、果、葉、皮、根、髓多種淨相之香令鼻喜悅、快樂。如何由可意、所嚼、所噉、所嚥、所飲、所味多種淨相之味令舌喜悅、快樂。如何由可意、柔軟、微妙、柔和、軟柔多種淨相之觸令身喜悅、快樂。如何由可意、美、不美、淨、不淨多種之尋與作意令意喜悅、快樂。卿捨離、放捨、斷、截斷、止、阻止其眼、耳、鼻、舌、身、意之樂。是故，亦令身苦，亦令心苦。身苦之時，感受身之苦受，心苦痛之時，感受心之苦受。連普行者摩犍提亦非難世尊，非言：『沙門瞿曇是有類之殺害者』^①耶？此所以我言：『涅槃是雜苦』之理由。』

「大王！涅槃是不雜苦，涅槃一向是樂。大王！卿所言：『涅槃是苦』，其苦非是涅槃，其涅槃作證之前分，其對涅槃之希求。大王！涅槃一向是樂，不雜苦。對此話其理由。大王！諸王有政權之樂耶？」

「然，尊者！諸王有政權之樂。」

「大王！其政權之樂是雜苦耶？」

「否，尊者！」

「大王！然者，何故彼等王邊境騷擾之時，爲壓制其邊境住者，隨大臣、司令官、武官、士兵而出征，爲蚊虻風熱所惱，馳驅平地、險路，作大戰鬥，瀕臨生命之危殆耶？」

「尊者那先！其非政權之樂。其爲求政權樂之前分。尊者那先！王艱難而追求政權之樂後，享受政權之樂。尊者那先！如是，政權之樂不雜苦，政權之樂與苦有別。」

「大王！如是，涅槃一向是樂，不雜苦。然，追求涅槃者身心皆苦，住立、經行、坐、臥、食皆抑止，阻止睡眠，令苦六處，捨棄身命，艱難追求涅槃之後，享受一向樂之涅槃。恰如征服敵人之王享受政權之樂。大王！如是，涅槃一向是樂，不雜苦，涅槃與苦有別。」

「大王！『涅槃一向是樂，不雜苦，苦與涅槃有別』，諦聽其他以上之理由。大王！」

「然，尊者！工巧師有工巧之樂耶？」

「然，尊者！工巧師有工巧之樂。」

「大王！其工巧之樂雜苦耶？」

「否，尊者！」

「大王！然者，何故彼等對其師問訊，起迎，運水，掃除其室，舉起揚枝、嗽水，受殘食，按摩、洗浴、洗足捨自己之心，隨他（師）之心，苦臥，取異常之食，以苦身耶？」

「尊者那先！非其工巧之樂。其乃追求工巧之前分。尊者那先！艱難而工巧師追求工巧之後，享受工巧之樂。尊者那先！如是，工巧之樂是不雜苦。工巧之樂與苦有別。」

「大王！如是，涅槃一向是樂，不雜苦。然，追求涅槃者身心皆苦，住立、經行、坐、臥、食皆抑止，阻止睡眠，令苦六處，捨棄身命，艱難追求涅槃之後，享受一向樂之涅槃。恰如工巧師於工巧之樂。大王！如是，涅槃一向是樂，不雜苦，涅槃與苦有別。」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五 涅槃之間

「尊者那先！卿言：『涅槃，涅槃』，其涅槃之形相、位相、時量、分量依譬喻、理由、因、理而得顯示耶？」

「大王！涅槃是無可比類、涅槃之形相、位相、分量、時量、分量依譬喻、理由、因、理而不得顯示。」

「尊者那先！存在法涅槃之形相、位相、分量、時量依譬喻、理由、因、理而不得顯示，予不能認受，以理由令理解。」

「大王！然，以理由令卿理解。大王！名爲大海者存在耶？」

「然，尊者！其大海存在。」

「大王！若誰對卿作如是問，『大王！大海之水有幾何耶？又大海所棲息之生物有幾何耶？』如是之間。大王！卿對彼如何回答耶？」

「尊者！若誰對予作如是之間，『大王！大海之水有幾何耶？又大海所棲息之生物有幾何耶？』尊者！予欲對彼如是言：『汝！汝對予問不可問之事，此問任何人亦不問，此問宜應放置。大海創世紀者亦未能分別，大海之水或所棲息於彼處之生

物不能計算』。尊者！予對彼作如是之答。』

「大王！何故對存在法之大海如是之答耶？計數『大海之水唯有此些，大海所棲息之生物唯有此些』而對彼不能顯示彼計數耶？」

「尊者！其不可能，此問非境。」

「大王！恰如存在法之大海水或棲息其處之生物不能計算。大王！存在法涅槃之形相、位相、時量、分量、時量不能依譬喻、理由、因、理顯示。大王！具足神通，達心自在者計算大海之水與棲息其處之生物，彼雖具足神通，達心自在者，涅槃之形相、位相、時量、分量，亦不能依譬喻、理由、因、理顯示。」

「大王！『存在法涅槃之形相、位相、分量、時量不能依譬喻、理由、因、理而顯示』之所以諦聽其他以上之理由。大王！於諸天中有名無色身之天耶？」

「然，尊者！予聞『於諸天中有名無色身之天』。」

「大王！然者，其等無色身天之形相、位相、時量、分量者依譬喻、理由、因、理能顯示耶？」

「否，尊者！」

「大王！然者，無色身天不存在耶？」

「尊者！無色身天是存在。然，其形相、位相、時量、分量依譬喻、理由、因、理而不能顯示。」

「大王！恰如存在法無色身天之形相、位相、時量、分量依譬喻、理由、因、理而不能顯示。大王！存在法涅槃之形相、位相、時量、分量依譬喻、理由、因、理而不能顯示。」

「尊者那先！涅槃一向是樂，其形相、位相、時量、分量依譬喻、理由、因、理而不能顯示。然，尊者！涅槃之德包含其他之物耶？有何例示耶？」

「大王！雖對於無形相，但對德是得以示例示之。」

「尊者那先！願速語予對涅槃之德能明解一部分。願消除予心之熱惱，以清冷甘美言之微風鎮伏。」

「大王！蓮華之一德含於涅槃。水之二德、阿伽陀藥之三德、大海之四德、食之五德、虛空之十德、摩尼寶之三德、赤栴檀之三德、醍醐之三德、山頂之五德乃含於涅槃。」

「尊者那先！卿言：『蓮華之一德含於涅槃』，如何蓮華之一德含於涅槃耶？」

「大王！恰如蓮華①不染著於水。大王！如是，涅槃不染於一切之煩惱。大王！此蓮華之一德含於涅槃。」

「尊者那先！卿言：『水之二德含於涅槃』，如何水之二德含於涅槃耶？」

「大王！恰如水是清冷而消熱惱。大王！涅槃是清冷而消一切煩惱之熱惱。大

王！此水之第一德含於涅槃。大王！復次，水能鎮伏於疲、渴、涸渴、熱苦人畜衆之渴。大王！涅槃能鎮伏欲愛、有愛、無有愛之渴。大王！此水之第二德含於涅槃。」

「尊者那先！卿言：『阿伽陀藥（解毒劑）之三德含於涅槃』，如何阿伽陀藥之三德含於涅槃耶？」

「大王！恰如阿伽陀藥是於毒所苦有情之歸依處。大王！涅槃於煩惱所苦有情之歸依處。大王！此阿伽陀藥之第一德含於涅槃。大王！復次，阿伽陀藥如滅病，大王！涅槃是滅一切苦。大王！此阿伽陀藥之第二德含於涅槃。大王！復次，阿伽陀藥如甘露；大王！涅槃是不死（甘露）。大王！此阿伽陀藥之第三德含於涅槃。大王！阿伽陀藥之此等三德含於涅槃。」

「尊者那先！卿言：『大海之四德含於涅槃』，如何大海四德含於涅槃耶？」

「大王！恰如大海清淨無一切之死屍。大王！涅槃清淨而無一切之煩惱屍。大王！此大海之第一德含於涅槃。大王！復次，大海大而無此岸彼岸，如容受一切河流亦不滿。大王！涅槃是大而無此岸彼岸，容持一切有情亦不滿。大王！此大海之第二德含於涅槃。大王！復次，大海如大有類之住處。大王！涅槃是無垢、漏盡、得力、自在大有類阿羅漢之住處。大王！此大海之第三德含於涅槃。大王！復次，大海如能開無限種種宏大、清淨、無垢明解脫之華。大王！涅槃能開無限種種宏大、清淨、無垢明解脫之華。大王！此大海之第四德含於涅槃。大王！大海之此等四德含於涅槃。」

「尊者那先！如何食之五德含於涅槃耶？」

「大王！恰如食是（一）維持一切有情之壽命，（二）增大其力，（三）令生容色，（四）寂滅憂惱，（五）除去飢餓、衰弱。大王！涅槃作證之時，無一切有情之老死，故（一）維持壽命，（二）增大神通力，（三）令生戒之容色，（四）寂滅一切煩惱之憂惱，（五）除一切苦之飢餓、衰弱。大王！食之此等五德含於涅槃。」

「尊者那先！如何虛空之十德含於涅槃耶？」

「大王！恰如虛空是不生、不老、不去、不來、難勝、賊不奪、不依、鳥行、無蓋、無邊。大王！涅槃是不生、不老、不去、不來、難勝、賊不奪、不依、聖者行、無蓋、無邊。大王！虛空之此等十德含於涅槃。」

「尊者那先！如何摩尼寶之三德含於涅槃耶？」

「大王！恰如摩尼寶（一）適於一切欲望，（二）令欣然微笑，（三）放光輝。大王！涅槃（一）適於一切欲望，（二）令欣然微笑，（三）放光輝。大王！摩尼寶之此等三德含於涅槃。」

「尊者那先！如何赤梅檀之三德含於涅槃耶？」

「大王！恰如赤梅檀（一）難得，（二）有無等之好香，（三）是一切人所讚賞。大王！涅槃（一）難得，（二）有無等之好香，（三）是聖者所讚賞。大王！赤梅檀之此等三德含於涅槃。」

「尊者那先！如何醍醐之三德含於涅槃耶？」

「大王！恰如醍醐（一）色圓滿，（二）味圓滿，（三）香圓滿。大王！涅槃（一）德色圓滿，（二）不死（甘露）圓滿，（三）戒香圓滿。大王！醍醐之此等三德含於

涅槃。」

「尊者那先！如何山頂之五德含於涅槃耶？」

「大王！恰如山頂（一）聳立，（二）不動，（三）難攀，（四）一切之種子不能生長，（五）無愛憎。大王！涅槃（一）聳立，（二）不動，（三）難攀，（四）一切煩惱不能生長，（五）無愛憎。大王！山頂之此等五德包含於涅槃。」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六 涅槃作證之間

「尊者那先！卿等言：『涅槃①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已生、非未生、非當生』。尊者那先！正行道以作證涅槃是作證已生耶？或作證令生耶？」

「大王！正行道以作證涅槃非作證已生，非作證令生。然，大王！其正行道所作證其涅槃界是存。」

「尊者那先！勿密祕解明此問，請公開解明。起志欲，起勤勇，卿所學者一切公開陳述於此處。世人對此陷於迷惑，猶豫、疑惑。折斷此內心之過（疑惑）箭。」

「大王！寂靜、安樂、殊妙之此涅槃界是存，正行道依勝者之教而思惟諸行，依慧而作證其涅槃。大王！譬如弟子依阿闍梨之教而以慧作證學術。大王！正行道依慧而作證涅槃。涅槃如何可見耶？見爲無災、無禍、無畏、安穩、寂靜、樂、快、勝、淨、冷。大王！譬如有人堆積多薪燃燒火炎爲火所逼惱^②時，努力依此而脫離，入無火之處，彼於其處而得最勝之樂。大王！正行道燃燒三種火炎爲火所逼惱時，依如理作意，依此脫離，入遠離三種火熱之處，彼於其處作證最勝樂之涅槃。大王！三種火恰如見火，正行道恰如見火中之人，涅槃恰如見無火之處。

大王！又譬如有人入蛇、雞、人之屍體或糞、芥之穴，其髮縛而中入屍體，努力依此脫離，入無屍體之處，彼於其處而得最勝之樂。大王！正行道依如理作意作證無煩惱之屍體最勝樂之涅槃。大王！五種欲恰如見屍體，涅槃恰如見無屍體之處。

大王！又譬如有人，恐懼、戰慄、動盪、心變異、惱亂、努力依此脫離，入、堅、牢、不動之無畏處，彼於其處得最勝樂。大王！正行道依如理作意遠離怖畏、戰慄，作證最勝樂之涅槃。大王！緣生老病死不絕起怖畏恰如見怖畏，正行道恰如見怖畏之人，涅槃恰如見無怖畏處。

406
大王！又譬如有人陷於污穢之泥濘、泥土、泥地，努力遠離其泥濘、泥土，至清淨無垢之地，於其處得最勝之樂。大王！正行道依如理作意離煩惱之垢、泥，作證最上樂之涅槃。大王！利養^③、恭敬、名聞恰如見泥濘，正行道如見入泥濘之人，涅槃恰如見清淨無垢之地。

407
然者，正行道如何作證涅槃耶？大王！彼正行道思惟諸行之轉起，思惟轉起時，於其處見生、見老、見病、見死，於其處無見任何之快樂。於初中後，彼於其處不見任何可執著之物。大王！譬如有人一日之間於所熱、燃、熱、燒、炎燒之鐵丸，於本、中、先端亦不見可握取之部分。大王！思惟諸行之轉起，思惟轉起之時，於其處見生、見老、見病、見死，於其處不見任何之快樂，於初中後亦不見任何可執著之物。彼不見可執著物之時，心現不樂，熱來入身，彼無救護所、無歸依處、無歸依處者厭惡諸有。大王！譬如有人入燃燒火炎之大火聚，彼於其處無救護所、無歸依處、無歸依處者厭惡其火。大王！彼不見可執著物之時，心現不樂，熱來入身，彼無救護處、無歸依處，無歸依處者厭惡諸有。彼於〔諸行之〕轉起，見怖畏之時，如次心生：『彼〔諸行之〕轉起是燃燒、炎燒，是多苦、多惱。若誰得不轉起，其

爲寂靜、殊妙，即一切諸行之寂止，一切依之捨離、愛盡、離貪、滅、涅槃」。如是，彼之心者欣、喜、喜悅、滿足不轉起而爲『我得出離』。大王！譬如有人，迷於道而進入異地，若發現至『目的地』之路，於其處欣、喜、喜悅、滿足而『我得路』。大王！於『諸行之』轉起而見怖畏之時，心欣、喜、喜悅、滿足不轉起而『我得出離』。彼增益、尋求、修習、多修至不轉起之道。彼以目的確立念，以彼目的確立精進，以彼目的而確立喜，彼之心不絕作意之時，超越轉起而入不轉起。大王！達不轉起，正行道稱作證涅槃。」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七 涅槃住立之間

408

「尊者那先！涅槃所藏置之地於東方耶？或於南方耶？或於西方耶？或於北方耶？或於上方耶？或於下方耶？或於旁邊耶？」

「大王！涅槃所藏置之地亦不在東方、亦不在南方、亦不在西方、亦不在北方、亦不在下方、亦不在旁邊。」

「尊者那先！若無涅槃所藏置之處，然者涅槃不存在。又作證其涅槃者之作證亦是邪。對此說其理由。尊者那先！譬如地有田所生穀類，有花生香，有花生灌木，有果生樹，有礦山生寶石，即任何人皆以各人所欲之物，帶來其處。尊者那先！若涅槃存在，其涅槃所生之處亦可有所期待。尊者那先！涅槃所生之處不存在，故予言：『涅槃不存在』。又作證涅槃之作證亦是邪。」

「大王！涅槃所藏置處不存在，然涅槃是存在。正行道者依如理作意而作證涅槃。大王！譬如火存在，火所藏置處不存在，磨擦二木之時，生火。大王！涅槃存在，涅槃所藏置處不存在，正行道依如理作意而作證涅槃。」

「大王！又譬如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摩尼寶、女寶、居士寶、將軍寶，然其等諸寶所藏置處不存在，利帝利之正行道者依行道力，其等之諸寶到來。大王！涅槃是存在，其所藏置處不存在，正行道者依如理作意而作證涅槃。」

「尊者那先！若涅槃無所藏置處，正行道者住立於其處，所作證涅槃有其住立處耶？①」

「然，大王！正行道者住立於其處，所作證涅槃者有住立處。」

409

「尊者那先！何等是正行道者住立於其處，所作證涅槃者爲住立處耶？」

「大王！戒是住立處，住立於戒，如理作意之時，於塞國、臾那國，於支那國、韃靼國，於亞歷山，於尼坤芭國，於迦尸國、拘薩羅國，於迦濕彌羅國，於犍陀羅國，於山頂，於梵天界，於何處亦住立，正行道者作證涅槃，大王！譬如有眼之人於塞國與臾那國，於支那國與韃靼國，於亞歷山，於尼坤芭國，於迦尸國與拘薩羅國，於迦濕彌羅國，於犍陀羅國，於山頂，於梵天界，於何處亦住立。大王！住立於戒，如理作意之時，於塞國與臾那國：乃至：於何處亦住立，東方之存在。大王！住立於戒，如理作意之時，於塞國與臾那國：乃至：於何處亦住立，正行道者作證涅槃。

「大王！又譬如於塞國與臾那國：乃至：於何處亦住立，東方之存在。大王！住立於戒，如理作意之時，於塞國與臾那國：乃至：於何處亦住立，正行道者作證涅槃。」

「善哉，尊者那先！依卿而說示涅槃，說示涅槃之作證，述說戒德，說示正行道，法幢建立，法眼確立，善專心者之正加行不空。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八 比量^①之間

時，彌蘭王接近尊者那先之處，近而問訊尊者那先，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彌蘭王欲知，欲聞，欲持，欲見智之光明，欲破無智，欲生智之光明，欲滅無明之闇，欲超輪迴^②，欲斷渴愛之流，欲達不死，欲觸及涅槃，勉勵優勝之志願、精進、堅固、勇猛、念、正知，對尊者那先如是而問。

「尊者那先！卿見佛耶？」^③

「否，大王！」

「卿之阿闍梨見佛耶？」

「否，大王！」

「尊者那先！言：『卿亦不見佛，卿之阿闍梨亦不見（佛）耶？然者，尊者那先！佛不存在。佛於此處者不能知。』

「大王！卿刹帝利系之祖先，古昔之刹帝利存在耶？」

「然，尊者！有何疑惑耶？予刹帝利系之祖先，古昔之刹帝利存在。」

「大王！卿曾見古昔之刹帝利耶？」

「否，尊者！」

「大王！教卿之司祭、將軍、司法官、大臣曾見古昔之刹帝利耶？」

「否，尊者！」

「大王！然者，卿亦不見古昔之刹帝利，卿之師亦不見古昔之刹帝利存於何處耶？於此處古昔之刹帝利不能知。」

「尊者那先！古昔之刹帝利所用之用品，即有白傘、冠、屐、拂子、寶劍、高價之臥床，依此予等知而信古昔刹帝利之存在。」

「大王！如是，我等亦知而信彼世尊。我等所以知而信『彼世尊存在』之理由。何等是其理由？大王！知者、見者、應供、正等覺者之彼世尊所用之用品，即有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依此，含天之此世界知信『彼世尊之存在』。大王！依此理由，依此因，依此理趣，依此比量而可知『彼世尊之存在』。」

412

度衆之多人

依盡而寂滅

依比量當知

「彼世尊之存在」

「尊者那先！請比喻之。」

「大王！譬如築城者欲構築城市，最初悉視察平坦、無凸、無凹、無礫石、無危害、無瑕瑾美麗之地域，不平坦作爲平坦，除去棒與棘，於其處構築城市。美化區劃，測定部分，挖掘塹壕、堡壘，有堅固之城門、望塔、疊壁，有四衢、十字路口、交叉路，十字路多清淨而平坦之王通用路，城內之商店整然，具備有圍林、公園、池、蓮池、水井，有多種神殿之莊嚴，無一切之禍難。其城市於一切箇處興盛時，彼可往其他地方。其城市後日繁榮，殷賑，食物豐富而安穩、繁華，祥福而無災、無禍，種種之人雜踏。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乘象兵、乘馬兵、車兵、步兵、持弓者、持劍者、旗手、傳令、食配給者、魁偉之王子、勇敢而有大力之勇士、武裝之兵士、奴隸之子、兵士之子、力士團、料理人、調味人、理髮人、令浴者、鍛治者、華鬘工、金工、銀工、鉛工、錫工、青銅工、鐵工、珠工、織工^④、陶工、製鹽者、皮工、車工、象牙工、繩工、櫛工、紡績工、籃工、弓工、弦工、箭工、畫工、染工、洗衣人、織師、裁縫師、銀行家、衣服商、香商、薪商、木材商、傭

夫、菜商、果實商、樹根商、米商、糖果商、魚商、肉商、酒商、演員、舞踊者、輕業師、手品師、咒術師、力士、火葬夫、花掃除夫、竹工、獵夫、娼婦、女演員、小汲女、塞人、臾那人、支那人、韃靼人、鬱禪尼人、婆留迦車人、迦尸人、拘薩羅人、邊境人、摩竭陀人、沙雞多人、須賴吒人、婆提耶人、庫頓薄羅人、摩頭羅人、亞歷山人、迦濕彌羅人、健陀羅人——由各種地方而來，此等人人爲止住而來此城市，新巧區分，見無失、無過之美麗城市，比量而知『構築此城之築城者實巧妙哉！』大王！如是，無等、無等等、無等比、無似同、無比、無數、不可量、不可計、無量德、德圓滿者、無邊堅固、無邊威光、無邊精進、無邊力、佛力圓滿者而勝魔軍，破見網，盡滅無明、令生明，持法炬，逮達一切知性，於交戰不敗、能勝，彼世尊是構築法城。

大王！世尊之法城，以戒爲堡壘，以慚爲塹壕，以智爲城門，以精進爲望塔，以信爲柱，以念爲守門者，以慧爲樓閣，以經爲四衢，以阿毘達磨爲十字路，以律爲法廷，以四念處爲街路。大王！其四念處之街路，開如次之商店。即花店、香店、果實店、阿伽陀藥店、藥店、甘露店、寶石店、百貨店。」

「尊者那先！何等是佛世尊之花店。」

大王！知者、見者、應供、正等覺者，所緣分別依彼世尊而說。即無常想、無我想、不淨想、過患想、斷想、離貪想、滅想、一切世間不樂想、一切諸行無常想、出入息念、膨脹想、青瘀想、膿爛想、斷壞想、食殘想、散亂想、斬斫離散想、血塗想、蟲聚想、骸骨想、慈想、悲想、喜想、捨想、死想、身至念。大王！此等之所緣分別依世尊而說。此中，欲由老死而解脫者把取此等中之隨一所緣，依其所緣而由貪解脫，由瞋解脫，由癡解脫，由見解脫，渡輪迴、止渴愛之流，斷猶豫，捨離一切煩惱，入無垢、無塵清淨、淨白、不生、不老、不死、樂、清淨、無畏最上都——即涅槃之都，於阿羅漢果而令心解脫。大王！此名世尊之花店。

持業之代金

而行於商店

以買所緣物

於解脫解脫。」

「宜，尊者那先！尊者那先！何等是佛世尊之香店？」

「大王！知者、見者、應供、正等覺者，戒分別依彼世尊而說。塗戒香佛子舍天界，此世界依戒香而薰，使複郁，四方四維，順風逆風皆薰芳，頻薰擴展而存。何等是戒分別？即〔三〕歸戒、五戒、八支戒、十支戒、五誦所攝之波羅提木又律儀戒。大王！此名世尊之香店。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而如是所說：

花香⑤不逆風而行

梅檀香與多揭羅香

末利迦花香亦〔然〕

然善士香逆風行

善士薰芳一切方

梅檀或者多揭羅

蓮花又或夏生華

戒〔律儀〕香爲無上

多揭羅與梅檀香

416

其香是爲甚微小
然持戒香爲最上

薰芳一切天之間。」

「宜，尊者那先！尊者那先！何等是佛世尊之果實店？」

「大王！依世尊說諸果。即預流果、一來果、一還果、阿羅漢果、空果等至、無相果等至、無願果等至、不動果等至、捨果等至。此中，望果者付業之貨款，買所望之果，若預流果，若一來果，若不還果，若阿羅漢果，若空果等至，若無相果等至，若無願果等至，若不動果等至，若捨果等至。大王！譬如某人欲有結常時實之檸果樹。彼買手不來之間無落實。買手之來時，取貨款如是告言：『汝！掛賬此檸果樹之常時實，取汝所欲之果，或未熟，或過熟，或半熟，或已熟』。彼〔買手〕依自己所付貨款，若欲未熟則取未熟；若欲過熟則取過熟；若欲半熟則取半熟；若欲已熟，則取已熟。大王！欲果者付業者之貨款，取所望之果，若預流果；乃至；若捨果等至。大王！此名是世尊之果實店。」

人付業貨款

417

彌蘭王問經

一四三

取不死之果

買不死之果

彼等爲幸福。」

「宣，尊者那先！何等是佛世尊之阿伽陀藥（解毒劑）？」

「大王！阿伽陀藥依世尊之所說。彼世尊依阿伽陀藥，含天之此世界解脫煩惱毒。何等是阿伽陀藥。大王！此四諦依世尊所說。即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至苦滅之道聖諦。此中，求完全智而聞四諦法者，解脫生，解脫老，解脫死，解脫愁悲苦憂惱。大王！此名世尊阿伽陀藥店。苦惱藥果，苦空藥果，苦無藥果，苦無常藥果，於此世間須除毒。

任何之阿伽陀藥

果。眼賜藥果，一來果，一數果，肉蘋果，空果，乃至滅

不等法阿伽陀藥

比丘飲阿伽陀藥。」

「宣，尊者那先！尊者那先！何等是佛世尊之藥店？」

418

「大王！藥依世尊之所說，彼世尊依其藥而治癒人天。何等是其藥？即四念處、

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聖八支道。世尊依此等之藥排泄邪見，排泄邪思，排泄邪語，排泄邪業，排泄邪命，排泄邪定，令吐出其貪^⑥，令吐出其瞋、令吐出其慢，令吐出其見，令吐出其疑，令吐出掉舉，令吐出惛沈睡眠，令吐出無慚無愧，令吐出一切煩惱。大王！此名世尊之藥店。於此世間而存在於此世間而存在。

任何種種衆多藥

亦無相等此法藥

一切比丘以飲之

〔若是常〕飲此法藥

當成不老亦不死

且修習及且觀察

依於盡滅而寂滅。」

419

〔宜，尊者那先！尊者那先！何等是佛世尊之甘露店？」

〔大王！甘露（不死）依世尊之所說，彼世尊依甘露而灌頂含天界之此世界。灌

頂甘露之人天由生老病死愁悲苦憂惱解脫。何等是其甘露？謂身至念。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諸比丘！食身至念者是食甘露』。大王！此名世尊之甘露店。

〔佛〕見諸病人

即開甘露店

以買之此業

比丘取甘露。』

「宣，尊者那先！尊者那先！何等是佛世尊之寶石店？」

「大王！諸寶石依世尊之所說，以寶石莊飾佛子偏照、光明、光耀、照耀含天界之此世界，上下橫顯光明。何等是其寶石？即戒寶、定寶、慧寶、解脫寶、解脫智見寶、無礙解寶、覺支寶。大王！何等是世尊之戒寶？即波羅提木叉律儀戒、根律儀戒、活命偏淨戒、資具依止戒、小戒、中戒、大戒、道戒、果戒。大王！以戒寶而莊飾人含天、魔、梵天之世界，含沙門婆羅門人人之所希求、冀望。大王！以戒寶莊飾比丘其四方、四維、上、下、橫皆偏照。下達無間地獄，上至存於有頂天之間，超、勝於一切寶石，隱蔽而存在。大王！如是，寶石陳列於世尊之寶石店。大

王！此名世尊寶石店。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

戒勝⑦聞勝耶？

曾爲我所惑

戒乃勝於聞

斯〔今〕不我惑

如是之諸戒

在佛之商店

以買之此業

汝等飾寶石

大王！何等是定寶？即有尋有伺定、無尋唯伺定、無尋無伺定、空定、無相定、無願定。大王！莊飾定寶之比丘根據欲尋、恚尋、害尋、慢、掉舉、見、疑、煩惱，各種邪尋一切接於定耶？即散、放散、散失、不存立、不固著。大王！譬如荷葉之水即散、放散、散失、不存立、不固著，其所以是蓮清淨故。大王！如是，莊飾定寶之比丘根據欲尋、恚尋、害尋、慢、掉舉、見、疑、煩惱，各種之邪尋一切接於

定耶？即散、放散、散失、不存立，不固著，其所以是以定清淨故。大王！此名定寶。大王！如是，定寶陳列於世尊寶石店。

定寶之華髮

無鬢毛邪尋乃不生
又心不敢亂
汝等此莊飾

大王！何等是世尊之慧寶？大王！聖弟子依慧如實知此是善，如實知此是不善，如實知此是有罪，如實知此是無罪，如實知此是可習行，如實知此是不可習行，如實知此是劣，如實知此是勝，如實知此是黑，如實知此是白，如實知此是黑白有對，如實知此是苦，如實知此是苦集，如實知此是苦滅，如實知此是苦滅之道。大王！此名世尊之慧寶。

慧寶之華鬘

久無有轉起

速觸於不死

彼不悅諸有

大王！何等是世尊之解脫寶。名阿羅漢果是解脫寶。大王！名達阿羅漢果之比丘是莊飾解脫寶。大王！譬如莊飾珠聚、摩尼、黃金、珊瑚之瓔珞、塗沈香、多揭羅香、達子香、赤栴檀香於肢體，莊飾那伽華、芬那伽華、沙羅華、沙羅羅華、瞻波華、瑜底迦華、阿提目伽華、波多羅華、優鉢羅華、夏生華、末利迦華之人依華鬘、香、寶石之瓔珞，勝而偏照、極照、光照、光耀、光輝、照、輝、勝、如隱蔽。大王！達阿羅漢果之漏盡者莊飾解脫寶，依解脫，任何解脫比丘亦勝而偏照、極照、光照、光耀、光輝、照、輝、勝、隱蔽。所以者何？大王！此莊飾爲一切莊飾中之最上，即解脫莊飾。大王！此名世尊之解脫寶。

結摩尼華鬘主君

爲在家者所羨視

大王！何等是世尊解脫智見寶。大王！名觀察智是世尊解脫智見寶。聖弟子依結解脫寶華鬘者

皆爲人天所羨視

其智觀察道、果、涅槃與所斷煩惱、殘餘煩惱。

諸聖者以因

覺辨所辨性

爲得其知故

勝者子精進

424 大王！何等是世尊之無礙解寶？大王！是四無礙解。即義無礙解、法無礙、詞無礙解、辯無礙解。大王！以此等四無礙解寶莊嚴比丘，若刹帝利會衆、若婆羅門會衆、若居士會衆、若沙門會衆、近於任何之會衆，無畏^⑧而近，不惑亂，不恐怖，不顫動，不該怖，不身毛豎立而近會衆。大王！譬如武裝交戰之勇士著五武器，無怖畏赴交戰，「若敵在遠處，以箭倒之，若在眼前，以投槍打之，若在眼前以鎗打，若近以圓劍截成二，迫身以短刀而成粉微塵」。大王！如是，以四無礙解寶莊嚴比丘無怖畏而接近會衆，「若問我義無礙解，對彼以義語義，以理由語理由，以因語因，以理語理，令無惑，遠離猶豫，依解答令滿足。若問我法無礙解者，對彼以法語法，以不死語不死，以無爲語無爲，以涅槃語涅槃，以空語空，以無相語無相，以無願

425 語無願，以不動語不動，令無惑，遠離猶豫，依解答令滿足。若問我詞無礙解者，

對彼以詞語詞，以語言語，以隨語語隨語，以字語字，以連聲語連聲，以子音語子音，以抑揚語抑揚，以音節語音節，以母音語母音，以概念語概念，以慣用語言慣用語，令無惑，遠離猶豫，依解答令滿足。若問我辯無礙解者，對彼以辯語辯，以譬喻語譬喻，以特相語特相，以味語味，令無惑，遠離猶豫，依解答令滿足。大王！此名世尊之無礙解寶。

以買無礙解

以智所觸者

不懼不臆想

極照人天界

大王！何等是世尊之覺支寶。大王！此等七覺支。即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捨覺支。大王！以此等七覺支寶莊嚴比丘勝於一切闍、光耀、光耀含天之此世界，放光明。大王！此名世尊之覺支寶。

結覺支寶華鬘者

人天世界乃奉侍
以業之買此〔諸人〕

汝等唯寶石莊飾

〔尊者那先！何等是世尊之百貨店耶？〕

〔大王！九分佛語、舍利遺物塔及僧寶。大王！百貨店依世尊而生成就陳列、財成就陳列、壽成就陳列、無病成就陳列、色成就陳列、慧成就陳列、人成就陳列、天成就陳列、涅槃成就陳列，欲以種種成就者，於其處付業之貨款，買種種所望之成就，或者依買戒受持，或者依買行布薩。即依少額之貨款，亦得種種之成就。大王！譬如於商人之店即依少額之貨款亦可買取種種之胡麻^⑨、豆、綠荳。大王！於世尊之百貨店，即依少額之業貨款，亦得成就。大王！此名世尊之百貨店。〕

壽健康容色

天界與貴族

無爲不死者

勝者百貨店

不論多或少

依業款買取

依信貨款買

比丘爲富裕

〔大王！於世尊之法都如是人人住。有說法師^⑩、持律師、經師、阿毘達磨師、本生誦者、長部誦者、中部誦者、相應部誦者、增支部誦者、小部誦者、戒具足者、定具足者、慧具足者、覺支修習樂者、正觀者、己利專修者、阿練若住者、樹下住者、露天住者、藁堆住者、塚間住者、隨處住者、常坐者、〔四〕向者、〔四〕果住者、有學者、果具者、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三明者、六通者、通具者、慧通達者、〔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最勝〔四〕靜慮、〔八〕解脫、色無色寂靜樂〔九次第〕住等至、空、無相、無願、不動、捨果等至之善巧者。此等阿羅漢於法都群集、蟻集、雲集、恰如竹林葦林。茲有頌：

離癡無漏者

離受無取者

無漏此等住法都

阿練若⑪頭陀

靜慮粗衣者

離欣樂賢者

此等住法都。

常坐（隨處）住

住立經行者

著糞掃衣者

此等住法都。

皮衣爲第四

三依寂靜者

樂一食智者

此等住法都。

頭陀分行者

簡易生活者

利不利知足

此等住法都。

樂靜慮賢者

寂心入定者

無所有希者

此等住法都。

（四）向（四）果住

有學果具者

希求最上利

此等住法都。

無垢之預流

一不阿羅漢
此等住法都。

〔四〕念處善巧
樂習〔七〕覺支

正觀持法者
此等住法都。

〔四〕神足善巧
欣樂修習定

四正勤專修
此等住法都。

此通通達者
欣樂父祖境

空中步行者
此等住法都。

伏眼節語者

〔根〕門善防護

最上調御者

此等住法都。

三明六通者

神通通達者

此慧通達者

此等住法都。

大王！一切比丘，持無量最勝智者，無著者，持無比之德^⑫與名者，持祥福者，持力者，持勢速者，持神通者，持光明者，持智者，持解脫者，轉法輪者，通達慧者。大王！如是，比丘於世尊之法都名法將軍。大王！又一切比丘，具神變者，得無礙解者，達無所畏者，步行空中者，難近者，難打勝者，不支而行者，負荷海與地，搖大地者，磨觸日月者，善巧變化之決意、志願者，通達神通者，大王！如是，

比丘於世尊之法都名司祭。大王！又一切比丘，行頭陀者，少欲者，知足者，厭（於

行乞」不適當之表示者，次第行乞者，恰如蜜蜂，薰香而入遠離處，不戀著身與命，達阿羅漢果，以頭陀支之德爲最高者。大王！如是，比丘於世尊之法都名司法官。大王！又一切比丘，清淨、無垢、無穢者，〔有情〕死生〔智〕善巧者，達天眼之究竟者、大王！如是，比丘名於世尊法都之點燈者。大王！又一切比丘，多聞者，通阿含者，持法者，持律者，持論母者，善巧區分語之有聲、無聲、長短、重輕者，持九分教者。大王！如是，比丘名於世尊法都之守護者。大王！又一切比丘，知律，通律，善巧解讀因緣者，知罪無罪、重輕、可治不可治、無罪、告白、析伏、懺悔、解罪、放免、赦免者，達律之究竟者。大王！如是，比丘名於世尊法都之色見者。大王！又一切比丘，結最勝解脫俱斯摩華之華鬘者，達最勝、極勝、最高價之地位者，好、望多人者。大王！如是，比丘於世尊之法都名花商人。大王！又一切比丘，通達四諦現觀者，見諦者，識教者，於四沙門果度疑者，得果樂者，於他行道者頒其等之果者。大王！如是，比丘名於世尊法都之果實商人。大王！又一切比丘，塗最勝戒香者，持種種多功德者，除煩惱惡臭者。大王！如是，比丘名於世尊法都之香商人。大王！又一切比丘，欲法者，愛語者，於勝論勝律大極喜者，即在阿練若、

431

在樹下、在空閑處皆飲最勝法味者，於身口意侵最勝法味者，有優秀辯才者，於法求法而行道者，於此處彼處往少欲論、知足論、遠離論、不會合論、勤精住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智見論之所論處，飲種種論味者。大王！如是，比丘名於世尊法都之渴者、大酒者。大王！又一切比丘，於初更、中更、後更而勵警寤者，依坐、立、經行而過晝夜者，爲除煩惱而勵修習者，求己利者。大王！如是，比丘名於世尊法都之都警護者。大王！又一切比丘，於義、於文、於理趣、於理由、於因、於說話而教、隨教、說、隨說九分佛語者。大王！如是，比丘名於世尊法都之法商人。大王！又一切比丘，豐富於法寶之財，阿含、教說所聞之財者，通達所說之真髓、相好、特相者，智者，豐饒者。大王！如是，比丘名於世尊法都之法商人。大王！如是，比丘名於世尊法都之高名法師。大王！世尊之法都，如是善區劃，如是善構築，如是善配置，如是善成滿，如是善整備，如是善警備，如是善警衛，如是之敵、敵對者亦難破。大王！依此理由，依此因，依此理趣，依此比量而可知，言：「彼世尊存在」。

432

「尊者那先！構築法之都城者，如依卿等得力之比丘而可能。尊者那先！依此之理由而『彼世尊存在』者難信。請再譬喻之。」⁽¹³⁾

「大王！譬大海漸次而深，運載無量之水，帝覽、帝覽伽羅群居，龍、金翅鳥、陀那婆之住處，婆留那之住處，不可計之海洋，種種罐鼓⁽¹⁴⁾，樂器之轟響，如雷鳴咆哮，生起駭怖之轟隆聲，又鳥群聚集⁽¹⁵⁾，衆多之船集，依商人隊而多彩，於水波中撒布淨白之石，有泡沫華鬘之大洋大海，具足八希有未曾有法⁽¹⁶⁾，依衆多之寶石而多彩，魚龜充滿，依波濤之華鬘與燈明處而多彩。大王！此大海住如是之魚，即摩竭、帝覽、帝覽伽羅⁽¹⁷⁾。大王！如是，種種之魚住於大海。此處有一大魚，欲見自己之力勢、力而動、騷、搖其大海，而欲令現怒濤。行其海岸之人等，見怒濤比量而知：『怒濤之見實由巨大之大魚』。大王！如是，此世間海漸次而深，運載無量貪瞋癡之水，群居愚癡之凡夫，繫煩惱之累積，張開見網，隨渴愛之流而流，舉起慢之幢幡，燃燒三種火，關閉無智之闔，善作惡作、有名無名，有福無福、有威力無力、有德無德、有增大無增大、有慧無慧、有覺無覺一切有情之住所。大王！此世間海住如次之人等。即衆多之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邪命外道、普行者、⁴³⁴

離繫派、佛弟子、瞿曇派、一髻者、二法者、地臥者、一脇地臥者、著塵埃者、臥荆刺者、一日三浴行者、山羊主、犬主、牛主、裸形者、苦行者。（住）駱駝、牛、驢馬、山羊、家畜、水牛、魯魯鹿、莎莎鹿、耶尼鹿、野豬、赤鹿、婆薩達鹿、豺、薩迦鹿、婆羅薩鹿、牡牛、象、鵠、蒼鶻、孔雀、迦陵頻伽鳥、鴉、俱那羅鳥、鶯鳥、鸚鵡、鷺、郭公鳥、鳩、鴟、俱理羅迦鳥、鶴、耆婆耆婆鳥、歡喜鳥、摩訶迦羅、羅希闍、鵠鵠⁽¹⁸⁾、梟等。大王！有情界所攝如是之物，行於一切世間海中，轉起於世間海。大王！依世尊生於此世之時，震動百千世界，見一切知智、無蓋智已，依法波而動搖含天之此世界，生起法波、法濤、法島、法幢、法旗。大王！何等是法波？彼世尊依其法波而動搖、濟度、守護、運載含天之此世界，一切有情由怖畏而脫離，由一切惡趣而脫離、偏脫、解脫與無畏，與不死，與阿伽陀藥（解毒劑），令到達安穩地，令無垢，令離垢、令不垢，令淨、清淨、淨白、寂、寂靜，令住立於一切無礙解、解脫、阿羅漢果。大王！世尊說：『此是苦聖諦』時，動搖含天之此世界，令現法波、法濤。大王！見世尊之法怒濤，或作證預流果，或作證一來果，或受持戒律，或立誓爲優塞，或得唯信。大王！譬如世尊坐於三十三天紅毛石之上，⁴³⁵

說苦諦之時，依世尊法之怒濤，於八十俱胝之天神生離塵離垢之法眼，謂：「一切之集法悉是滅法」。大王！見世尊法之怒濤達完成者得如是廣大之勝進。大王！世尊坐於婆薩那迦塔廟，說集諦之時，依世尊法之怒濤，於十四俱胝之人生離塵離垢之法眼，謂：「一切之集法悉是滅法」。大王！見世尊之怒濤達完成者得如是廣大之勝進。大王！世尊由三十三天界降，說滅諦之時，依世尊法之怒濤，於三十俱胝之人天生離塵離垢之法眼，謂：「一切之集法悉是滅法」。大王！見世尊法之怒濤達完成者得如是廣大之勝進。大王！今世尊之諸弟子，斷縛，斷貪瞋癡，捨斷煩惱，爲意清淨、意極淨。達阿羅漢果者依世尊法之怒濤而達無上之寂靜處。大王！依此理由，依此理趣，依此比量而知『世尊存在』。此處有偈頌云：

見海之波濤

比量人人知

如見此波濤

彼海真是大

彼同除愁者

諸處無能勝

達渴愛滅盡

輪迴解脫佛

人天界法波

依比量而知

擴展之法波

佛是爲最高

「尊者那先！我等曾聞，外教之諸仙震、搖、震撼含天之此世界，現神通力。尊者那先！依此理由難信『佛存在』，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山王雪山高巖之峰，山峰連立，有山羊之路、杭路、蔓藤之路，六牙象王之住家，有蔓草繁茂種種樹木，聳立結豐碩之果實，垂枝，山洞有快樂之冷池，健闡婆天群住，呪術者、鳥飛翔於天空，住金翅鳥、摩睺羅伽、阿修羅、甕形夜叉、陀那婆，住淒慘形相之蛇、毒蛇，富有種種之藥、阿伽陀藥、根果之藥草，

良質之栴檀樹、阿伽魯（沈香木）、多揭羅樹（零陵香木）、伽羅努薩理（隨時香木）、達理薩迦（達子香木）、芭達姆達伽（蘇子香木）所掩蔽，恰如虛空之黑暗聳立^⑯。時有自遠方而來之人，曾聞未見〔雪山〕之事，見山王雪山，見其巖峰、山峰之聳立，見種種之樹木、蔓草之群生，依比量而知：「如見此山峰之黑暗，此山王雪山實存」。大王！如是，此世尊法之山是種種靜慮法所緣掩蔽，有空、無相、無願之峰，有說法師、持律師、經師、阿毘達磨師之極果，以阿羅漢果之善爲屋，預流向者、〔預流〕果住者、有學者、果具者之所隨赴，孤單形相者，著粗衣者、乞食者、少欲者、頭陀支受持者之受用所，三明者、六通者，達無礙解，得無所畏，通達慧等者之住所，保護壽命之下劑、吐劑、阿伽陀藥（解毒劑）、藥、一切之藥豐富，戒之栴檀香、止之沈香、慧之零陵香，四念處、知足^⑰、清淨一切香之山，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最勝山所包圍，聳立，無塵、離塵、無垢、離垢、清淨、極清淨、淨白、無罪、無爲而不惱、無惱、渴之抑止、不安之鎮伏、樂欲之斷除、喜盡、瞋盡、癡盡、依盡、愛盡、離貪、滅、不生、不老、不死、樂、清淨之涅槃，令無畏，打勝邪衆主、他論師聳立、尊敬、供養、尊重。大

438

王！依此理由，依此比量而知：「如是由佛般涅槃久遠，其教理不動、不搖而善弘，人人行之，彼應供正等覺者之世尊存在」。此處有偈頌云：

見高峻立峰

依比量人知

如此峰聳立

彼雪山存在

彼同高峻立

清涼而無依

不動而確立

見世尊法山

依比量而知

如是彼大雄

最高佛存在

「尊者那先！卿^⑱世俗之言，依種種之方法，亦示世間之海，亦示法之山。然而，

尊者那先！依此理由，難信佛存在。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稱四洲之大雲依極大雲而正降雨，搖動聳立天空之樹木，爾時，爲風所動之樹木群躍動，依俱蘇摩風而倒，咆哮，山依數千樹根之搖動而咆哮，猿、鹿之群驚慌，飛翔於空中之鳥見於此處之雲列中，見於青雲之中，仔野豬鳴躍，行山頂之孔雀鳴，諸天降雨，諸天生彩虹，閃電現於雲表，雨雲行走天空，恰如撒播通天空風之百千薄皮，有青、黃、赤、白、紫紅色之叢雲，等於罐鼓之音，充滿具音之雲，百之電光群集，穴、洞窟、水井、池、蓮池²²充滿雨水，大地爲泥濘，樹木、蔓草繁茂，如是時節之雨水，野豬之群喜悅。見綠草之地²³，依比量而人人知：『此地表之冷靜實降大雨』。大王！如是，世尊降大法雨，依甘露之雨而充滿、徧滿於世，依覺而決定、隨覺向者、果具者之意，現最勝法之電光，令生起無罪、無塵、無垢之喜悅，令斷貪瞋癡慢見之縛，令切斷喜蔓，揭開最勝法，破滅邪衆主、他論師之說，滅他教，明自教，具無邊之正理，令爲最勝法持者，令持『其法』，表光明，與安慰，令有情度世，令一切之智者賢者而覺知，令欲最高名聲之法者而喜悅，欲令成就、名聲者而快樂，令度一切煩惱之縛，令遠離一切有之難路，令盡滅一切不應供正覺者彼世尊之存在』。

安之煩熱，令飲解脫味，令上安穩地，關閉一切之不善法，表至天之天路，以明成就，令至不死，俱阿羅漢果令心解脫，依極勝之法雨而充滿含天之此世界。其人等喜悅、欣樂、感激、意滿足、意清淨、無垢、淨白，寂靜，滅三種之火。〔其人人〕尊重、尊敬、敬重、崇敬清淨、離垢、無穢、不死之涅槃，見歡喜，依比量而知：『應供正覺者彼世尊之存在』。

大地之寂靜

見綠色大水

依比量人知

依大雨而靜

斯歡喜愉悦

見此之人人

依法雨滿足。」

〔尊者那先！法雲依世尊而善降雨²⁴。然，常雨之無明亦隨現。更以因以理由而

示佛力。」

「大王！譬如最勝極勝之象王，高七肘，長九肘，胴周圍十肘，白眼，白尾毛，白指甲，麗容而美²⁵，百蓮花確立，大、廣、肥大而確立於七處〔地上〕，巨大而似山頂。發情而〔流苦汁〕於三處之象，且倒種種樹木，且組立而進地表。有如轅之牙，美而有力、超力，難比肩，難打勝，強力而善，捨棄自己之意樂而行於餌場之時，倒草、蔓草、木、樹木群根，縛平坦之道如竹之屈曲，求自己之食而〔行〕。時，有人，欲見彼。行其最勝象王之道時，倒植物、樹木群根，倒草、蔓草叢、灌木、雜木、竹根，重疊於此處彼處之枝聚、蔓草、草堆動搖，倒蘋果樹根，其最勝、極勝而無比類，象王之足蹈、足跡具足最勝象之特相。彼人可愛、快適而上一切相，見巨大之足跡，依比量而知：『象王實如其足跡所示現之巨大』。大王！如是，彼世尊乃如是之象，如是之獅子，如是之牛，如是之調御者，如是之寂靜者，如是之真諦，如是之忍，如是之決意，如是之策勵，如是之堅持，如是之精進，如是之智，如是之力，如是之光，如是之樂，如是之名聲，如是之威力，如是之解脫，如是之僧主，如是之衆王，如是之仙，如是之牟尼，如是之師，如是之王，如是之天，如

是之因陀羅，如是之帝釋，如是之梵天，如是之一切法具足者，如是之護呪，如是之救護所，如是之避難所，如是之歸依所，如是之確立者，如是之決定者，如是之智者，如是之等智者，如是之覺者，如是之一切佛法具足者，如是之悲者，如是之不動者，如是之一切施者，如是之善巧者。世尊快捨最勝都城迦毘羅衛，捨四洲一傘、七寶、自己之意樂，十力（佛）求無爲而入空閑、遠離之林，求最勝極勝之明、智、振拂貪之塵垢，斷癡、惱、慢、覆、惑，切斷一切之惡、邪見、欲蔓、喜蔓，滅忿慢，度渴愛之流，斷尋意，閉邪道，開無上死〔之門〕，令有情由苦解脫，依無上祥福之八支道而入法都，達最勝無上之一切知智，示最勝足跡七覺支。大王！世尊之此等足跡是長大、極長、廣大、極廣、無所缺，充滿，普遍，一切相具足，多彩、極彩、美麗、極美、愛，可滿足，可歡喜，令安全，令安穩，令無怖畏，令安堵，令不戰，令喜，令喜悅，令一境，可尊重，善尊重，與樂，與冷，與名聲，與力，與壽，與色，與財，與所欲，與所望，與一切。於地上打勝一切外教團，示如是之佛足跡。即示大師之足跡、獅子之足跡、象之足跡、牛之足跡、牡牛之足跡、夜叉之足跡、王之足跡、因陀羅之足跡、天之足跡、帝釋之足跡、梵天之足跡、寂

443

444 靜者之足跡、伽那主之足跡、仙人之足跡、牟尼之足跡、最高者之足跡、最秀者之

足跡、不死者之足跡、解脫者之足跡、阿羅漢之足跡、佛之足跡、等覺者之足跡、

大王！依此理由，依此因，依此比量而可知：「其足跡知彼高大世尊之存在」。」

「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尊者那先！象王之足跡不止久遠，唯止五六個月，以後即消失。尊者那先！世尊此等之足跡限存於此世，今日以後，以人人之生存爲限，示其足跡。更依因，依理由而明佛力。」

「大王！譬如獸王獅子遠離怖畏恐怖，不震駭，不畏怖，遠離身毛堅立，以他生類之血、獸爲食物，資性²⁶優秀，難比肩，難打勝，爲獸王，體力無比而力勢拔群，以不沈滯宴默，以無牀爲屋，求空閑、遠離之林，以無牀爲屋，求空閑、遠離之林，朝夕自棲所而出，巡視四方之後，行至大無穢所而作獅子吼，苦痛其他生類，喜悅於味。然，獸王怒吼之時，居於水中者，居於洞穴者，居於洞窟者，居於林中者，能行空之彼方者，於其處皆恐懼惶而倒。時，有人，彼等見獸群之蹣跚，悚懼，意混亂，四方四維，於自己之棲所而混亂，依比量而言：『此等之獸亦蹣跚，悚懼，意混亂，是獸王獅子之所咆哮』。大王！如是，世尊遠離怖畏恐怖，不怖駭，遠離悚

懼、身毛堅立，圓滿無比德、無邊德，有不動無等解脫、一切知智、無蓋智，有八十隨形相多彩特相之身，以空、無相、無願、滅（盡定）爲住所，於空閑、遠離之林中，於無聲、無騷之處宴默，從自己之佛家而出，覩見人天世界，言：『由無間地獄至有頂天間有情之意偏熟，心清淨者悉依此而隨覺。又斷常之邪見者，作命即身、命異身之論者，悉依此吼而捨自見』，佛作獅子吼。佛以佛吼之時，彼等覺，依所覺者而知顛倒見、混亂之邪見。富蘭迦葉、末伽利瞿舍梨、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馱迦栴延、刪闡耶毘羅胝子、尼乾子若提子等六人之伽那主及其五人之伽那主，皆如毒箭所射之猿，混亂，迷惑，憂愁，垂頭阻喪，消沈，周章，逃避、潛伏諸所。然，世尊之諸弟子聞最勝佛之咆哮、雷鳴而喜、歡喜、滿足、快意而開欣喜、最勝解脫之蓮花。大王！依此因，依此理由，依此理趣，依此比量而知：『彼世尊圓滿無邊之德』。

見恐懼戰鬥

聲聞獸王（吼）

依比量人知

此等獸鳥懼

與彼同混亂

見意恐外道

依比量而知

法王之雷鳴

「尊者那先！依世尊而善雷鳴，善獅子吼，善叫喚，善語言。由此若聞世尊之獅子吼，雖今日外教者亦不現。更依因，依理由而明佛力。」

「大王！譬如深廣之恆河由雪山流出，注入大海，大雲現於周圍之山，若雷鳴，降雨，其深廣之恆河盈滿、滿水，五大河由雪山發，充滿之洞、穴、窪，樹木與蔓草由根搖動，葦、竹、叢林、灌木由根搖動，運去蟻、蜈蚣、蛇之巢，追出黃鼠、黑鹿、犬、薩薩鹿、俱達加鳥、耶尼鹿、野豬、赤嘴鹿、斑鹿、豺、水牛之群，膨脹，爲蛆之巢窟，流出恐懼之屍體，除去不淨惡臭嫌惡之塵堆，淨化惡醜，注入無量水之大海洋。又其次，河水氾濫之時，其他有類與通行之人人全身塗薄泥，樹林被毀損，葦、竹、灌木、蔓草浸水於樹頂，魯魯鹿、耶尼鹿、野豬與大蛇、羊充滿，

447

斷蔓草^②之前端，見密生之樹林由根搖動，依比量而知：『浸此等芥樹木之頂，實流水量之大』。大王！如是，此法河由法王而發，漸次而流，注入不生、不老、不死、樂、清淨無爲涅槃之最勝海。又世尊由大悲定起令隨覺所覺者，令充滿人天世界，注入大法雨。世尊極度注入法雨時，此法河盈，極速而流，漲於人天世界，除去貪垢、瞋垢、癡垢、慢垢、覆垢，斷除喜自身見之蔓草，邪尋之樹林由根而搖動，除遣恐怖形相之惡業，除遣貪泥、瞋之灌木、癡泥、慢之泥土，除去利養、恭敬之穢，惱害淨相之樹林，流出沈滯、懈怠、諍論、論爭之惡（業），平息忿、嫉、詔，令退怯一切之瞋，注入無怖畏而水滿最勝之大法，不死涅槃之最勝海，以阿羅漢果而令心解脫。大王！世尊之法海內有波羅蜜之法波，皆無減小與滿溢。依此理由，依此因，依此理趣，依此比量而知：『彼世尊於一切德不可計』。

見大地芥塵

泥濘土添著

依比量人知

水量乃爲大

彼同泥掩^㊱人

見出法河海

不死人天界

依比量而知

法蘊乃爲大

「尊者那先！依世尊說除煩惱之法河。然者，更依因，依理由而明佛力。」

「譬如，大王！於風上之那伽華、芬那伽華、瞻波華、阿提目多伽華、蜜香華、陀奴劫利華、達子華花開之時，天香馥郁，通行風下之人人嗅花香，依比量而知：『於風下天香馥郁，於風上種種樹木有蔓草花開』。大王！如是，若觸及含天之此世界戒香，打勝於邪衆主、他論師而薰最勝戒香。何等爲其戒香？即三歸與波羅提木叉所攝之五戒與總說所攝之作持戒、止持戒。大王！對此等之戒若觸及人天世界，則薰天香。大王！依此理由，依此因，依此理趣，依此比量而知：『薰此人天世界即彼世尊之存在』。」

嗅最上之香

依比量人知

〔好〕香之薰者

花開之木在

彼同此戒香

薰於人天界

無上佛存在

依比量而知

大王！^②如是依千之理由，依千之因，依千之理趣而得明佛力。大王！譬如有一

種種之花束，造巧妙之華鬘，造華鬘之徒弟，又從手巧器用之師教，依各人之恣態而造種種之華鬘。大王！彼世尊如種種之花束，有多色多百千，色無數不可計。今我勝者之教如造華鬘，從古昔阿闍梨之道，我依智力，依無數之理由與比量而示佛力，卿生起欣聽之願。」

「尊者那先！他人依如是之比量而難示佛力。尊者那先！予依卿最勝多彩之間與答而滿足。」

第九 頭陀支之間

王見阿練若

所住之比丘
深入頭陀支
又見在家者
住立不還果
故說：

觀察其兩者
生起大疑惑
在家者覺法
頭陀支無效

破他論師說
能通曉三藏

問最勝論師

可除彼予惑

時，彌蘭王欣喜^②、滿足、喜悅、踴躍、歡喜、喜、感動、熱心，起願，由喜進而欲度惑路，恰如口渴之牛行於水，恰如飢餓之人求食，恰如旅人尊重隊商，恰如病人求醫師，恰如無財者求財，恰如渡（河）者等待船，恰如愛人望會愛人，恰如論師欲高名，恰如恐怖者求歸依處，恰如勝者之子求解脫，急急近長老那先。此處有偈：

如渴牛〔求水〕

如飢餓求食

如旅重隊商

如病〔求〕醫師

如無財求財

行彼岸〔求〕船

愛人望愛人

論師求高名

如怖求歸依

勝子求寂滅

如是，彌蘭王欲度疑惑，近長老那先。近之彌蘭王與長者那先行會釋之後，見十種之勝功德而問。即予欲無疑惑而超越惑路，予欲意清淨而遠離邪尋，欲入法流者，欲得慧眼，欲入師門而戰鬥，欲一切善法之無蓋障者，欲依出世間法之隨念者，欲行於會衆中而不恐怖者，欲速得通達於法者。見此等十之勝功德而問。

「尊者那先！在家者之家，享受諸欲，住於妻子之群家，用迦尸梅檀，結華鬘、薰香、塗香，受蓄金銀，結摩尼、真珠、黃金多彩之冠，而作證真實、第一利之涅槃耶？」

「大王！不只一百人，不只二百人^③，不只三百人、四百人、五百人，不只千人，不只百千人，不只百億人，不只千億人，不只百千億人。大王！十人、二十人、百人、千之之現觀暫措。依如何法門而試問於卿耶？」

「請卿自語。」

「然者，大王！依百或千、或百千、或億、或百億、或千億、或百千億〔法門〕

而說。關於一切九分佛語中〔煩惱之〕損減行、行道、最勝功德頭陀支之說話，悉集注於此處。大王！譬如降於低、高、平坦、不平坦、高地、平地之地域雨水悉由彼流集注於大洋、海。大王！若得有〔語〕者，則關於九分佛語中〔煩惱之〕損減行、行道、最勝功德之頭陀支說話，悉向此處集注。大王！我以宏智，以覺智，將理由之說明向此處集注。如是，其事善分別，多彩而完全、完結。大王！譬如精巧之書寫師求作書寫之時，以自己之宏智，以覺智，依理由之說明而完全書寫。如是，其書寫完結而無缺。同彼，我以宏智，以覺智、理由之說明向此處集注。如是，其事善分別，多彩而完全、清淨、完結。

大王！於舍衛城有世尊聖弟子五俱胝之優婆塞、優婆夷，其中三十五萬七千住立於不還果。彼等一切在家而非出家。又，其中康單巴樹下^④之雙神變時，二十俱胝之人，作〔法〕現觀。又說教誡羅睺羅大經^⑤、吉祥大經^⑥、平等心法門、敗亡經^⑦、死前經^⑧、鬥諍經^⑨、小積集經^⑩、大積集經^⑪、迅速經^⑫、舍利弗經之說時，超越數路（無數之）天神作法現觀。於王舍城有世尊聖弟子三十五萬之優婆塞、優婆夷，其中護財象^⑬調伏之時，九十俱胝之人，作法現觀。又彼岸道品於波沙那

迦塔廟¹⁴集會之時，十四俱胝之人，作法現觀。又於四陀薩羅窟¹⁵，八十俱胝之天神，作「法」現觀。又波羅奈¹⁶仙人墮處、鹿野苑初說法之時，十八俱胝之婆羅門與無量之天神，作「法」現觀。又於三十三天¹⁷之無垢白石上講說阿毘達磨時，三十俱胝之天神，作「法」現觀。又於僧迦舍城門¹⁸天降下「集會」世間開顯神變之時，三十俱胝之人天，作「法」現觀。又於釋迦國迦毘羅衛城之尼俱律園，佛種姓經¹⁹之說法、大會經²⁰之說法時，超越數路之「無數」天神，作法現觀。又造華鬘之蘇曼那²¹集會之時，八萬四千人，作法現觀。伽羅哈丁那²²集會之時，曼度迦天子集會之時，摩達昆達理天子集會之時，斯羅薩²³娼婦集會之時，西莉摩²⁴娼婦集會之時，織師女集會之時，小須跋陀²⁵集會之時，沙雞帝婆羅門見葬集會之時，輸那鉢羅得迦集之時，帝釋所問經²⁶集會之時，屏橫斷經²⁷集會之時，寶經²⁸集會之時，八萬四千人，作法現觀。大王！世尊唯在此世，於三場²⁹、十六大地方³⁰世尊所遊履，大概二人、三人、四人、五人、百人、千人、百千人之天與人作證真實、第一利之涅槃。大王！一切之天在家而非出家。大王！此等及其他幾百千俱胝之家、家住之受欲者作證真實、第一利之涅槃。」

「尊者那先！若在家、家住之受欲者而作證真實、第一利之涅槃，此等之頭陀支爲何而行耶？依此之理由，頭陀支即無作可作。尊者那先！若無呪與藥而病可癒，何要令衰弱身體之吐劑、下劑等。若依拳能征伏敵人，何要劍、刀、槍、弓、棍棒、鎌。若依節、曲、窪、刺、蔓、枝可攀登上木，何要求長強之梯子。若臥於地面而身體能有快感，何要追求快觸之大美牀。若一人危險而怖畏，得度險阻之難路，何要求武裝、準備之大隊商。若河川依自己之腕力而得渡，何要求堅固之橋、船。若依自己之所有物而得作衣食，何要雇他，使用愛語、於諸方。若不掘池而得水，何要掘水井、池、蓮池。尊者那先！如是，若在家、家住之受欲者而作證真實、第一利之涅槃，何要受持最勝頭陀分。」

〔大王！此等二十八頭陀支功德是如實之功德。依此功德頭陀支是追求、祈望一切諸佛。何等是二十八？大王！此處，頭陀支是清淨活命，有樂果，無罪，不使他人痛苦，無畏，無煩，一向增大，不退減，無詭，護，與所望，一切有情之調御，有律儀之益，適應，無依，離脫，貪盡，瞋盡，癡盡，慢斷，邪尋斷，度疑惑，懈怠摧破，不樂斷，忍，無比，無量，至一切苦盡。大王！此等二十八頭陀支之功德

是如實之德。頭陀支依此功德是追求、祈望一切諸佛。大王！正習行一切頭陀分者具足十八功德。何等是十八。其行清淨，行道善圓滿，身行、語行善守護，意行極清，善勵行精進，怖畏消滅，我之隨見離去，瞋恚消滅，慈悲確立，食是偏知，尊敬一切有情，知食之量，勵行警寤，無屋，快樂之場所，何處皆可住，厭惡，欲遠離，常放捨。大王！正習行一切頭陀分者具足此十八功德。

大王！此等十人相應於頭陀分。何等爲十？即有信、有慚、有堅固、無詐、住利、無貪、欲學、〔學處〕受持堅固、多修禪定、慈住。大王！此等十人相應於頭陀分。

大王！在家、家住之受欲者而作證真實、第一利之涅槃者，於一切前生，實修十三頭陀分，造作基礎。彼等於其處淨行與行道已，今爲在家而作證真實、第一利之涅槃。大王！譬如善巧之弓術師對於弟子，先於射場於弓之種類，弓之持法、握法、拳之握法、指之彎曲法、足之置法、箭之取法、向番法、拉曳法、止法以及有關射箭之案山子與闍那迦草、草、麥稈、粘土堆、楯之靶子習射後，於王之處，完成實修，彼得駿馬、車、象、財、穀、金、黃金、婢、僕、婦、村之賜給。大王！

如是，在家、家住之受欲者而作證真實、第一利之涅槃者，於一切前生，實修十三頭陀分，造作基礎。彼等於其處淨行與行道已，今爲在家而作證真實、第一利之涅槃。大王！不習行頭陀分於前生者，唯一生不作證阿羅漢果。依最上之精進、最上之行道、適當之師、善知識而作證阿羅漢果。

大王！又譬如醫師依財或依作勞務，得師有關執刀、截斷、搔破、貫穿、箭之取出、傷之洗滌、乾燥、塗藥、吐劑、下劑、灌油之處置，隨學之後，於學習熟，實修，熟達而赴遠方治療。大王！如是，在家、家住之受欲者而作證真實、第一利之涅槃者，於一切之前生，實修十三頭陀分，造作基礎。彼等於其處，淨行與行道已，而今爲在家，作證真實、第一利之涅槃。大王！依頭陀分而不清淨者，無法現觀。大王！譬如若不注水，種子不生長。大王！依頭陀分而不清淨者，無法現觀。大王！又譬如不作善，不作美者，不至於善趣。大王！依頭陀分而不清淨者，無法現觀。

大王！頭陀分如大地，欲清淨者所住立。大王！頭陀分如火，欲清淨者燃燒煩惱林。大王！頭陀分如風，欲清淨者吹拂一切煩惱之垢穢。大王！頭陀分如阿伽陀

藥，欲清淨癒療一切煩惱之病。大王！頭陀分如甘露，欲清淨者消滅一切煩惱之毒。

大王！頭陀分如田，欲清淨者生長一切沙門位功德之穀。大王！頭陀分如美麗之寶石，欲清淨者附與所期望、喜好之一切最勝成就。大王！頭陀分如船，欲清淨者到達輪迴大洋之彼岸。大王！頭陀分如避難所，欲清淨者令安堵恐懼生者。大王！頭陀分如母，欲清淨者攝受煩惱之苦所惱者。大王！頭陀分如父，欲清淨者對欲善之增大令生一切沙門位之功德。大王！頭陀分如友，欲清淨者不欺求一切沙門位之功德。大王！頭陀分如蓮華，欲清淨者不凝著一切煩惱垢。大王！頭陀分如最勝四種妙香，欲清淨者除去煩惱之惡臭。大王！頭陀分如最勝山王，欲清淨者依八世法之風而不動搖。大王！頭陀分如虛空，欲清淨者於一切處無障礙、廣擴、宏大。大王！頭陀分如河，欲清淨者運去煩惱垢。大王！頭陀分如善之引導者，欲清淨者令超過生之難路、煩惱之稠林。大王！頭陀分如大隊商主，欲清淨者令達一切無怖畏、安穩、無畏、最勝、極勝涅槃之都。大王！頭陀分如善磨之無垢鏡，欲清淨者令見諸行之實相。大王！頭陀分如楯，欲清淨者防護煩惱之棒、箭、刀。大王！頭陀分如傘，欲清淨者防止煩惱雨、三種火熱。大王！頭陀分如月，欲清淨者喜好、期望。

459
大王！頭陀分如太陽，欲清淨者消滅癡之闇、黑暗。大王！頭陀分如海，欲清淨者存多種沙門位功德之最勝寶，又無量、無數、不可計。

大王！如是，頭陀分是欲清淨^⑩者多所益，除一切之不安、熱惱，除不樂，除瞋，除癡，除慢，除見，除一切不善法，持名聲、饒益、幸福，令快樂，令喜悅，令瑜伽安穩，無罪，有好樂報，有功德聚、功德積堆、功德無量、不可計，是最勝、極勝、最高。

大王！譬如人保持身體以採食，爲健康以服用藥品，以有益交朋友，以渡「彼岸」用船，以有好香而用香，爲無怖畏以用避難所，以住立用地，工巧之故習於師，名聲之故侍候於王，以得到一切之欲望用摩尼寶。大王！以與一切沙門位之功德習行聖之頭陀分。

大王！又譬如水令種子生長故，火爲燃燒故，食爲帶來健康故，蔓爲縛故，刀爲截斷故，飲料爲醫渴故，財爲安堵故，船爲至彼岸故，藥爲癒病故，乘物爲安全旅行故，避難所爲除去怖畏故，王爲保護故，楯爲防止杖、棍棒、箭、刀故，阿闍梨爲教授故，鏡爲見「姿態」故，莊飾爲美化故，依爲被覆故，梯子爲登攀故，秤

爲衡量故，真言爲誦唸故，武器爲防止攻擊故，燈火爲破闇故，風爲吹散熱惱故，技術爲生活故，阿伽陀藥爲保護生命故，礦石爲產生寶石故，寶石爲莊嚴故，命令爲不違背故，主權爲自在故，大王！如是，頭陀分爲沙門位種子生長故，爲燃燒煩惱之垢故，爲帶來神通力故，爲縛繫念與律儀故，爲截斷猶豫、疑惑故，爲醫治渴愛之渴故，依現觀而安堵故，爲渡四暴流故，爲癒痊煩惱病故，爲得涅槃樂故，爲除生老病死愁悲苦憂惱怖畏故，爲守護沙門位功德故，爲防止不樂、邪尋故，爲教授全沙門位之利故，爲保育一切沙門位功德故，爲見止、觀、道、果、涅槃故，爲全世界之稱讚、嘆譽、大美化故，爲閉塞一切惡生故，爲登沙門位利之山頂上故，爲衡量曲、欺、惡心故，爲令善讀誦應習不應習之法故，爲攻擊一切煩惱之敵故，爲破無明之闇故，爲吹息三種火熱、煩熱故，爲完成柔和、柔軟、寂靜之等至故，爲保護全沙門位之功德故，爲產出六通之最勝寶故。爲修行者莊嚴故，爲不違背無罪、微妙、柔軟、寂靜樂故，爲自在全沙門位之聖法故。大王！如是，各頭陀分爲證得此等之功德故。大王！如是，頭陀之功德爲無比、不可計、無等、無雙、無對勝、最上、最善、殊勝、優秀、宏大、宏博、廣延、廣伸、重、重厚、大。

462
大王！惡欲以欲爲本性，欲邪曲、貪欲、暴食、利，欲名，欲高名，不適正、不適應、不適順、不相應、不相當而受持頭陀支之人受二種罰，受一切種類之殺害。即於現法受輕蔑、侮蔑、呵責、嘲笑、愚弄、不享樂、追放、擯斥、驅逐、追放。於未來亦沙門形爲大燒渴餓鬼，於百由旬無間大地獄之熱、燃燒、灼熱、極熱，有炷、焰之鬘中，於多百千俱胝年間如燒煮、泡立之煮，輾轉於上、下、橫，由彼脫時肢體瘦小、粗黑，頭膨脹、腫脹、滿穴，飢餓、口渴，異樣恐怖之形相，耳朵毀損，閉目開目，瘡肢、腐爛肢而全身蟲群，恰如向風燃燒之大火聚，腸燃燒、炎上、無救護所、無歸依所，涕泣、慟哭、哀憐悲叫，徘徊大地而作痛苦之叫。大王！譬如有人，不適正、不適應、不適順、不相應、不相當而卑劣下賤，即於王位，彼截手，截足，截手足，截耳，截鼻，截耳鼻，破頭蓋，入熱鐵丸，剝皮，磨頭蓋，於口中點火，卷油布，燒手，剝皮膚而牽，剝皮膚而纏，縛手足焚火於周圍，剖皮、肉腱，寸斷其身於錢形，傷身而注灰汁，以鐵棒刺通兩耳孔而迴轉，潰骨如蘿蒲團，灌熱油，爲狗所噉，生而串刺，以刀斷首，受種種之罰。爲何故耶？即不適正、不適應、不相順、不適當而卑劣下賤者立於大政權之地位。大王！如是，有

人，惡欲以欲爲本性，欲邪曲、貪欲、暴食、利，欲名，欲高名；乃至：徘徊大地而作痛苦之叫。

大王！又有人，適正、適應、適順、相應、相當而欲少欲、知足、遠離、不雜居、動精進、專心、無詔、無証、不暴食、利、不欲名、不欲高名、有信、以信出家，欲脫老死，「把握其教」，受持頭陀分者相應於二種供養。對諸天諸人所愛、喜好、望，恰如良質之蘇摩那華與末迦華等之花之於沐浴者、塗油者，恰如殊妙之食於空腹者，恰如清涼、無垢、甘味之飲料於渴者，恰如最勝藥之於毒所侵者，恰如最勝最上駿馬車之於欲速旅行者，恰如美麗之寶石於欲種種之利者，恰如殊妙之樂器之於欲興者，恰如舞蹈團之於欲戲樂者，恰如純白無垢之白傘之於欲灌頂者，恰如最上阿羅漢果之獲得之於欲法者。彼四念處之修習圓滿，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之修習圓滿，證得止觀，證得之行道熟，四沙門果、四無礙解、三明、六通以及全沙門法，一切存在於彼。彼有灌頂、解脫純白無垢之白傘。大王！譬如貴族所生之刹帝利即位之時，國民、都民、地方民、兵士、使丁圍繞，而三十八王部衆、舞蹈者、上者、式辭官、沙門婆羅門、一切之異學衆來訪。

一切地上之港、寶石鑛山、都城、稅所爲彼之物——教導異國人與受刑者。大王！如是，有人適正、適應；乃至：有解說純白無垢之白傘。

大王！有此等十三頭陀支，淨化於此物入涅槃之大海，戲種種之法戲，入色、無色之八等至，種種之神通，即達天耳界、他心智、宿住隨念、天眼、一切漏盡。何等爲十三？即糞掃衣支、三衣支、常乞食支、次第乞食支、一坐食支、一鉢食支、時後不食支、阿練若住支、樹下住支、露地住支、塚間支、隨處住支、常坐支^①。大王！此等之十三頭陀支於前生依習行、習練、久習、常行、能行、近行而圓滿，彼得完全沙門位，完全寂靜樂等至爲彼之物。

大王！譬如於港善納富所得之船主入大海，向溫伽、達庫羅、支那、蘇維羅、須賴吒、亞歷山、庫羅港、金地國而行，又即其他之何處亦向船所航而行。大王！此等十三頭陀支於前生依習行、習練、久習、常行、能行、近行而圓滿，彼得完全沙門位，完全寂靜樂等至爲彼之物。

大王！又譬如耕作者最初除田害之草、木片、石而耕，播種，充分引水，庇護，守護，依刈取與打穀而得許多之穀，一切無財、貪窮、乞人不幸者歸屬於彼。大王！

此等之十三頭陀支於前生依習行、習練、久習、常行、能行、近行而圓滿，彼得完全沙門位，完全寂靜樂等至爲彼之物。

大王！又譬如貴族所生之刹帝利灌頂王，教導受刑者之時，是自在者、自由者、主、隨思所欲而行，而全國土爲彼之物。大王！此等之十三頭陀支於前生習行、習練、久習、常行、能行、近行、圓滿，彼於勝者之教，是自在者、自由者、主、隨思所欲而行，而沙門之完全功德爲彼之物。

大王！長老優波斯那婆檀提子依圓滿〔煩惱〕損減之頭陀分，於舍衛城，不守僧伽之約束而率會衆，近於宴駄之人牛王（世尊），非以頭面禮世尊之御足而坐於一方耶？而世尊欣見、滿足、喜悅、跳躍其會衆善指導，與會衆談話，以純粹梵音，如是宣說：『優波斯那！汝實是此會衆所悅豫，優波斯那！汝如何指導會衆耶？』。彼就如實之事實而問於一切知者、十力者、天中天，而如是言：『世尊若近於我而出家又乞諸扶助者，我如是言：『友！我是阿蘭若住者，常乞食者，糞掃衣者，三衣者。若汝爲阿蘭若住者，常乞食者，糞掃衣者，三衣者。我令汝出家，給與扶助』。世尊若彼允諾於我，歡喜，留令出家，給與扶助。若不歡喜，不留不令出家，則不

給與扶助。世尊，如是我指導會衆』。大王！如是，受持最勝頭陀分之比丘於勝者之教，是自在者、自由者、主，隨思所欲而行，完全寂靜樂等至爲彼之物。

大王！譬如生長之蓮華^{③2}、依清淨良質之種子而生，具足十功德。何等爲十？即依柔和、柔軟、可欲、好香、所望、所賞、水泥不染、小花瓣花絲果皮而美、蜂群來、由清冷水而生長。此是十功德具足蓮華。大王！如是，於前生，此等十三頭陀支依習行、習練、久習、常行、能行、近行而圓滿，聖弟子具足三十之最勝功德。何等爲三十？心柔和、柔軟、柔、慈，煩惱斷除、斷、斷滅，慢、尊大斷、捨斷，信不動、堅固、確然、不惑，得圓滿、滿足、滿悅、可欲、寂靜、樂之等至，修習有最勝、極勝、無等、好香之戒，爲人天所愛好，漏盡者、聖最勝人所讚賞，人天所恭敬、供養，有智、有叡智、賢明之人人所賞讚、讚歎、稱歎、歎譽，於此世於彼世皆不染著於世間，於僅少之罪亦見怖畏，欲宏大、最勝之成就者得道果之最勝利，若能乞請，則頌宏大、殊妙之資具，無屋而臥，專心於極勝之靜慮而住，解煩惱之網，毀破、破壞、斷、不動〔五〕趣與〔五〕蓋，行履勝，享無罪，解脫其趣，度一切之疑，專精於解脫，見法，至不動堅固之避難所，斷隨眠，得一切漏之滅盡，

多住於寂靜、樂等至，具足一切沙門之德。具足此等三十之最勝功德。

大王！長老舍利弗除十力世間師而非十千世界之最高人耶？彼亦於無量、無數劫，積善根，爲婆羅門族之生，捨棄可意之欲樂與幾百之最勝螺貝、財，於勝者之教出家，依此等十三頭陀分而調御身、口、心，今具足無邊之功德，於瞿曇世尊之最勝教，隨轉法輪而生。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寄與增支部，如是說：「諸比丘！正隨轉如來所轉之法輪者，其他亦不見一人，唯舍利弗而已。諸比丘！舍利弗正隨轉如來所轉無上之法輪」。」

「善哉，尊者那先！一切之九分佛語，一切之出世間行，於此世之一切宏大、最勝成就之得達者，一切包於十三頭陀分。」

譬喻問

要 目

468

「尊者那先！具足何支之比丘以作證阿羅漢果耶？」

「大王！此處，欲作證阿羅漢果之比丘應把持驢馬之一支，應把持雞之五支，應把持栗鼠之一支，應把持牝豹之一支，應把持牡豹之二支，應把持龜之五支，應把持竹之一支，應把持弓之一支，應把持鳥之二支，應把持猿之二支。」

應把持葫蘆之一支，應把持蓮華之三支，應把持種子之二支，應把持美沙羅樹之一支，應把持船之三支，應把持錨之二支，應把持檣之一支，應把持操縱者之三支，應把持水夫之一支，應把持海之五支。

應把持地之五支，應把持水之五支，應把持火之五支，應把持風之五支，應把持巖之五支，應把持虛空之五支，應把持月之五支，應把持太陽之七支，應把持帝

釋之三支，應把持轉輪王之四支。

應把持白蟻之一支，應把持貓之二支，應把持鼠之一支，應把持蠍之一支，應把持鼬之一支，應把持老野干之二支，應把持鹿之三支，應把持牡牛之四支，應把持豬之二支，應把持象之五支。

應持打獵之三十六文，應持持鯪魚之三支，應持持那喜迦鳥之一支，應持持家

鳩一支，應把持梟之一支，應把持啄木鳥之一支，應把持蝙蝠之二支，應把持蛭之一支，應把持蛇之三支，應把持大蛇之一支。

應把持漁夫之二支，應把持木匠之二支。

應把持瓶之一支，應把持鑑之一支，應把持傘之三支，應把持田之三支，應把

之四支，應巴寺看門者之三支，應四寺底石之一支。

應把持燈火之二支，應把持孔雀之二支，應把持馬之二支，應把持酒屋之二支，

應把持門闕之二支，應把持秤之一支，應把持劍之二支，應把持魚之二支，應把持負債者之一支。

471

應把持病者之二支，應把持死者之二支，應把持河之二支，應把持牡牛之一支，應把持道之二支，應把持收稅官之一支，應把持盜賊之三支，應把持鷹之一支，應把持犬之一支，應把持醫師之三支，應把持姪婦之二支。

應把持黎牛之一支，應把持牝鷄之二支，應把持鳩之三支，應把持一眼者之一支，應把持農夫之三支，應把持牝豺之一支，應把持濾水器之二支，應把持匙之一支，應把持負債支辨者之三支，應把持舵手之一支。

應把持馭者之二支，應把持食者之二支，應把持裁縫師之一支，應把持乘船者之一支，應把持蜂之二支。

第一 驢馬品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驢馬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驢馬雖於應塵之堆積，於四衢，於十字路，於村里之門，於稻穀聚積，於任何之處亦臥，無貪臥牀。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雖於草座，於葉座，於木牀，於地面，於任何處亦可臥，不貪臥。大王！此是應把持驢馬之一支。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諸比丘！今我諸弟子以木片爲枕，不逸、熱心而住於精勤』。大王！又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結跏之趺坐

專心之比丘

不雨至膝〔高〕

足以安樂住①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雞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大王！譬如雞適時、宜時入雞窩。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適時、宜時掃塔廟之庭，準備飲料食物，留意身體，沐浴，禮拜塔廟，爲見耆宿比丘而行，應適時宜時入空閑處。大王！此是把持雞之第一支。大王！其次，雞是如適時、宜時起。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適時、宜時而起，掃塔廟之庭，準備飲料食物，留意身體，禮拜塔廟，應再入空閑處。大王！此是應把持雞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雞亦幾度掘地而啄食。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亦幾度省察而取食。不爲遊戲，不爲嬌慢，不爲裝飾，不爲莊嚴，爲此身體之存續，爲維持，爲防害，言：『如是，我無舊苦痛，不令生新苦痛。又於我無罪與安樂住』，只是爲攝益梵行。大王！此是應把持雞之第三支。又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

如難所〔食〕子肉

如〔注〕油於車〔軸〕

如是不貪取食

唯〔身之〕維持②

大王！又次如雞雖有眼，但夜爲盲。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不盲而如盲。

即於阿練若，得食物於村里，爲乞食而行乞時，對於愛染之色、聲、香、味、觸、法，如盲、如聾、如啞、不可把持其相，不可把持隨相。大王！此是應把持雞之第四支。大王！又依長老大迦旃延如是說：

有眼亦如盲
有耳亦如聾
有舌亦如啞
有力如無力

又於利生時

應如死人臥^③』

474
大王！又次如以土塊、杖、棒、鎚打，亦不去自己之家。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爲裁縫時，爲工事時，爲各種勤務時，爲誦〔經〕時，爲令〔他〕誦念時，不應捨棄如理作意。大王！此是瑜伽者自己之家，謂如理作意。大王！此是應把持雞之第五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諸比丘！何等是比丘自己之行境、父祖之境，謂四念處』^④。大王！又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譬如賢明象

不害自己鼻
應保自生命
知食不應食
不放逸佛子
最上之作意

不害勝金言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栗鼠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敵人來襲之時，栗鼠敲其尾令變大，其尾以防敵。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煩惱之敵來襲時，敲四念處之棒，令變大，其四念處之棒，以防一切煩惱。大王！此是應把持栗鼠之一支。大王！又依長老周梨般持如是說：

破沙門位德
煩惱來襲時

〔四〕念處之棒
再三以撲滅」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牝豹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牝豹若一度懷胎，不再近雄豹。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見未來之結生、再生、托胎、死去、壞滅、滅盡、滅亡、輪迴之怖畏、危難迫害之惡趣，言：『我不再有結生』而應如理作意。大王！此是把持牝豹之一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經集牧牛者陀尼耶經如是說：

如牛王斷縛

如象切臭蔓

我再宿母胎

天欲則降雨^⑤」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牡豹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牡豹隱於森林之密叢、密林、山藪之附近以捕鹿。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遠離，即阿練若、樹下、山、洞穴、山窟、塚間、林藪、露地、藁堆之無音、無騷而無人之警戒，隱密於人而住，受用適於宴默之處。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受用遠離之時，不久於六通而自在。大王！此是應把持牡豹之一支。大王！又依法結集之諸長老如是說：

又譬如牡豹

隱取而捕鹿

瑜伽行正觀

此之佛子者

方入阿練若

把取最上果

大王！又次如牡豹獵殺任何獸，於不倒左脇而食。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雖依竹之施、依葉施、依花施、依果實之施、依沐浴之施、肥皂之施、依肥皂粉之施、依揚枝之施、依漱水之施、依訶訶，依出任之語，依逢迎之語，依走使，依醫業，

依各使者之行，依使丁之行，依食之贈答，依施物之贈答，依占家相，依星占，依手足之占，依佛所呵責之任何邪命^⑥所得之食物亦不可食。大王！此是應把持牡豹之第二支。大王！又依長老舍利弗法將如是說：

語表偏滿得

美味之乳粥

若我欲食者

呵責我活命

若我內臟現

即於外亦動

如隨而捨命

不破活命戒^⑦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龜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大王！譬如水棲之龜於水中造棲處。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欲一切生類、有

類、人之利益，伴慈廣大、無量、無怨、無恚之心，令偏滿含一切世界而住。大王！此是應把持龜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龜浮游於水時，拳頭，若誰見耶？立即沈下潛入，言：『彼等不再見我』。大王！如是，瑜伽者、瑜伽行者煩惱侵襲時，沈下潛入所緣之精髓，言：『煩惱不再見我』。大王！此是應把持龜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龜由水而出煩其身。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由坐、立、臥、經行而令離意，應於正勤而煩意。大王！此是應把持龜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龜掘地而遠離，造棲處。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捨利養、尊重、名聞，沈於空閑遠離之山林、林藪、山、洞穴、山窟之無音、無騷之遠離處，應住於遠離處。大王！此是應把持龜之第四支。大王！又依長老優婆斯那婆檀提子如是說：

遠離之無騷

獸住坐臥處

比丘可受用

爲宴馳之故

大王！又次如龜轉轉匍匐之時，若誰見又聞音，則四肢頭縮進自己之龜甲而不

動，默而止，保護其身。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一切處色、聲、香、味、觸、法來襲時，閉六（根）門之律儀門，攝意而防護，正念正知防護沙門法而住。大王！此是應把持龜之第五支。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寄與相應部龜喻經如是說：

如龜肢入甲

比丘攝意尋

四支不爲他所惱

山般涅槃不難^⑧

479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竹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竹隨有風之方而飄動，不隨他方。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隨順佛世尊所說之九分教，確立適正、無罪者而尋求沙門法。大王！此是應把持竹之一支。大王！又依長老羅睺羅如是說：

九分之佛語

時常於隨順

確立正無罪

我超越惡生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弓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巧造均整之弓由上端至下端，均等隨曲而不硬直。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對於長老、新參、中年、同年者隨順不頑傲。大王！此是應把持弓之一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此豆梨不那奇本生譚如是說：

賢者隨弓曲

如竹之隨順

無有違逆者

彼當住王宮^⑨

大王！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烏鵲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烏鵲配慮、憂慮、用心、慎重而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配慮、

憂慮、用心、慎重、確立其念，防護其根而行。大王！此是應把持烏鵲之第一支。

大王！又次如烏鵲發現任何食物耶？與同類分食。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如法而正所得，若至一鉢之物，不可不分與持戒之同梵行者。大王！此是應把持烏鵲之第二支。大王！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而如是所說：

若人與〔施〕我

苦行〔我〕隨得

分諸〔苦行〕者

大王
由此我乃食」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猿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猿得棲處之時，於靜閑所至有枝，避難極大之樹。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有恥、快適、持戒、善美、多聞、持法、可愛、尊嚴而所尊重作適語，言柔順，教誡，通告，指示，指導，激勵，令喜，如是可住於善友阿闍梨之處。大王！此是應把持猿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猿行、立、坐於樹上，若入睡眠，於其處過

481 夜。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林面前，於林中作經行、坐、臥、睡眠，於其處可受用〔四〕念處。大王！此是應把持猿之第二支。大王！又依長者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一切處 經行與住立

大王 或坐與或臥 者打勝一切世間，超出，住立於出世間也。大王！此如蓮華

之第一 比丘耀林中 如蓮華依微風而搖動。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廣少之處

林際〔聖者〕讚」

大王！此是應把持猿之第三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以是說：「一切處打勝一切世間，超出，住立於出世間也。大王！此是應把持猿之第四支。」

攝頌曰：

驥馬與雞支

栗鼠牡牝豹

龜與竹及弓

烏鵲支與猿

大王

第二 葫蘆蔓品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葫蘆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葫蘆持一支。」

「大王！譬如葫蘆之蔓攀纏於草、棒、蔓草，於其上而生長。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欲增大阿羅漢果以意依止於所緣，增大於阿羅漢果。大王！此是應把持葫蘆之一支。大王！又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譬如此葫蘆

於草棒蔓草

以蔓攀纏之

成長於上方

願羅漢佛子

依止於所緣

增大無學果」

482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蓮花之三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三支。」

「大王！譬如蓮花生於水中，亦成長於水中，不受水所染污。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雖於家、於衆中、於利養、於名聲、於尊敬、於恭敬、於受用之資具、於一切處亦不染污。大王！此是應把持蓮華之第一支。大王！又如次蓮華由水面出而立，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打勝一切世間，超出，住立於出世間法。大王！此如蓮華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蓮華依微風而搖動。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微少之煩惱亦作制御，見怖畏而住。大王！此是應把持蓮華之第三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於微少之罪見怖畏，受持學處而學』⁽¹⁾。」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種子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之二支。」

「大王！譬如種子雖小，若植於良田，天正與雨者乃結衆多之果。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所行之戒得完全沙門果，可正行道。大王！此是應把持種子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種子若植於清淨之田，則速成長。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善把取其意，於空閑處令清淨，若置於〔四〕念處之最勝田則速增大。大王！此是應把持種子之

483

第二支。大王！依長老阿那律如是說：此耕田地有數丈大。大王！此地無母普羅士子譬如清淨田。若置種子其果乃廣大。令耕者滿足。如瑜伽者心。大王！此地有數丈大。大王！此地無母普羅士子譬如清淨田。若置種子其果乃廣大。令耕者滿足。如瑜伽者心。

世事閑處令清淨

於〔四〕念處田畠。大王！汝是迦叶族姓第十一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美沙羅樹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沙羅樹於地中，百肘或以上而成長。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以四
沙門、四無礙解、六通、完全沙門法於空閑處圓成。大王！此是應把持美沙羅樹之
一支。大王！依長老羅睺羅如是說：

名美沙羅樹

植物於地中

亦蔓延百肘

如時至成熟

樹延伸一曰

亦成長百胚

大王妃是我

女美沙羅樹

空門廄正口

九月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船之三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三支。」

「大王！譬如船依多種木材之結合、集合而令衆多之人渡。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依正行、戒、德、務、法律多種法之結合、集合，令含天之此世界而渡。大王！」

此是應把持船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船多種之波轟轟之怒濤，擴展而行，耐於旋流。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多種煩惱之怒濤、利養、恭敬、名聞、供養、禮拜、他家，耐於毀譽、苦樂、尊敬、輕侮之多種毒之怒濤。大王！此是應把持船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船有無量、無邊、無岸、不搖之深底，極大之騷音，行於帝覽、帝覽伽羅、摩竭魚群之群集極大之海。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三轉十二行相之四諦現觀之通達，令遊行其意。大王！此是應把持船之第三支。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相應部諦相應如是說：『諸比丘！汝等思惟之時，此應思惟苦，此應思惟苦集，此應思惟苦滅，此應思惟苦滅之道』⁽²⁾。』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錨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錨令衆多之波起伏於水面，令船定立於激動極大之海，令確立，令不得奪去四方四維。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貪瞋癡之波、尋極大衝擊而令心定立，不得奪去四方四維。大王！此是應把持錨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錨不浮而沈，於百肘之水中，亦令船確立。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利養、名聲、恭敬、禮拜、

供養、尊敬，於最高之利養、最高之名聲，亦不浮，唯支身令心確立。大王！此是應把持錨之第二支。大王！又依世尊如是說：

譬如錨於海
不浮而沈下

如利養恭敬
勿浮應該沈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檣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檣是支持纜、帆桁索、帆。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具足正念正知，於往、還、前視、顧盼、屈、伸、僧伽梨衣、鉢、衣執持、食、飲、嚼、味、大小便排泄、行、住、坐、眠、寤、語、默，應正知而行。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比丘是正念正知而住。此對汝等之我教』⁽³⁾。』

「大王！譬如操縱者不分晝夜常恆不放逸而精進、努力，令船航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調御其心，不分晝夜常恆不放逸，依如理作意而調御其心。大王！此是應把持操縱者之第一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法句經如是說：

安樂不放逸

常護自己心

自救出難處

如象出泥坑⁽⁴⁾

大王！又次如操縱者知於大海之一切善與惡。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應識善不善、有罪無罪、尊卑、黑白之對法。大王！此是應把持操縱者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操縱者，言：「何人亦不可把機械」，附印於機械。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言：「勿考慮惡不善尋」，附律儀之印於心。大王！此是應把持操縱者之第三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相應部如是說：「諸比丘！勿思惟惡不善尋，謂欲尋、瞋尋、害尋」。」

487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船夫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船夫如是思惟：『我是被雇者，於此船作業，依此船而得賃金、報酬，我不可作放逸，我不放逸航運此船』。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如是思惟：『我恒常思惟此四大種（所造之身），不放逸而念確立，正念正知而靜慮，心一境而解脫生老病死愁悲苦憂惱，我應不放逸』。大王！此是應把持船夫之一支。大王！又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思惟此身

再三遍知

見身實相

寂滅苦諦」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海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大王！譬如大海不與屍體共住。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不與貪、瞋、癡、慢、見、覆、惱、嫉、慳、諂、誑、欺、曲、惡行煩惱垢共住。大王！此應把持海之第

488

一支。大王！又次如海藏、伏藏真珠、摩尼、琉璃、螺貝、寶石、珊瑚、水晶、各種之寶石，而不散於外。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得〔四〕道、〔四〕果、〔四〕禪、〔八〕解脫、〔四〕定、〔八〕等至、毘鉢舍那、六通各種功德之寶石而伏藏，不放散於外。大王！此應把持海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海與極大之有類共住。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是少欲者、知足者、頭陀說者、〔煩惱之〕損減行者、正行具足者、有恥、快適、尊嚴、被尊敬者、善說者、言柔軟者而呵惡、教誡、教授、教示、指示、勸導、激勵，親近於善友同梵行者而住。大王！此應把持海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海依清新水滿之恆河、耶牟那河、阿夷羅跋底河、薩羅浮河、摩企河等之百千河及依空中之流水而滿盈，不超越自己之岸。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乃利養、恭敬、名聲、禮拜、尊敬、供養，雖與生命有關，但不故意犯學處。大王！此應把持海之第四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大王！例如大海有常法，不超越其岸。大王！爲諸弟子，我制學處，我之弟子雖與生命有關，但不犯』^⑥。大王！又次如海依一切之流、恆河、耶牟那河、阿夷羅跋底河、薩羅浮河、摩企河、空中之水流而不滿盈。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聽聞總說、質問、聞、持、決擇、阿毘

達磨、律、經^⑦、〔語〕分解、語接續、語連聲、語分別、勝者之最勝九分教亦不飽滿。大王！此應把持海之第五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須達蘇摩本生譚如是說：

如火燒草時

猶如不厭煩

如海依河水

〔不滿亦不盈〕

諸王中最勝

此等賢者同
聞善說不厭^⑧

攝頌曰：

葫蘆與蓮華

種子沙羅樹

船運乃至錨

帆檣操縱者

船夫以及海

依此而爲品

490

第三 轉輪王品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地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大王！譬如於地雖散布好、不好，即散布樟腦、沈香、多揭羅香、梅檀香、鬱金香，或散布膽汁、痰、膿、血、汗、脂肪、唾、湧、關節滑液、大小便等亦相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好、不好，即於利、不利、名聲、不名聲、毀譽、樂苦、一切處應亦相同。大王！此應把持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地是無飾、莊飾，徧佈自己之香。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無莊飾，應徧佈自己之戒香。大王！此應把持地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地是無障、無空隙、無空洞、重厚、稠密、伸長。大王！」

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戒應無隙、無缺、無空隙、無空洞、重厚、稠密、伸長。大王！此應把持地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地是運載村里、聚落、都城、地方、木、山、川、湖、蓮池、獸、鳥、人、男、女之群亦不疲勞。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教誡、教授、教導、教示、勸導、激勵、鼓舞，於說法亦不疲勞。大王！此應把持地之第四支。大王！又次如地無愛憎。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無愛憎，等於地，住其心。大王！此應把持之第五支。大王！又小須跋陀優婆夷稱讚自己之沙門時，如是說：

我心若忿人

以斧切手腕

我「心」若喜人

（猶如身）塗香

對我不瞋恚

對我不喜愛

彼等心等地

如是我沙門」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水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492
「大王！如水是堅固、不動、自性清淨。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遠離詭詐、饒舌、占相、奸策，其行是堅固、不動、不亂、自性清淨。大王！此應把持水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水有清冷之性。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對一切有情，具足慰、慈、哀憐，饒益、哀愍。大王！此應把持水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水者令不淨為淨。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某村里、某阿練若，等於和尚、阿闍梨，對於人於一切處不諍論，不作其機。大王！此應把持水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水是衆多人所喜好。大王！瑜伽者、瑜伽行是少欲、知足、遠離、宴默。常喜好於一切世間。大王！此應把持水之第四支。大王！又次如水於任何人亦不與不利。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與他人所生之口論、諍論、異執、異論、無禪、不樂者之惡，於身口心而不作。大王！此應把持水之第五支。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於乾波本生譚如是說：

帝釋一切有情主！」

若期望我與之物

帝釋何人於何處

爲我不與意身惱，

帝釋此望中之望①」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火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493
「大王！譬如火燃燒草、薪、枝、葉。大王！瑜伽者、瑜伽行是經驗好、不好之所緣，悉以智火燃燒內外之煩惱。大王！此應把持火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火是不懈、無悲。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一切煩惱，不作悲、憐。大王！此應把持火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火是防冷。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令生精進之熱、火，可防煩惱。大王！此應把持火之第三支。大王！火是脫離愛憎，令生煖。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脫離愛憎，以心住如火。大王！此應把持火之第四支。大王！又次如火是破闇顯現光明。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破無明之闇暗，顯現智慧之光明。大王！此應把持火之第五支。大王！又天中天之世尊教誡自己之子羅睺羅時，如是

說：「羅睺羅！作如火之修習。羅睺羅！若作如火之修習，則未生之不善法不生，已生之不善法不偏取心而存。」⁽²⁾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風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大王！譬如風善吹花開於林間。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最勝解脫俱斯摩華開之所緣林中而快樂。大王！此應把持風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風搖動植物樹木之林。大王！此應把持風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風行於空中。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令意行於出世間法中。大王！此應把持風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風有香。」

「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有自己之戒妙香。大王！此應把持風之第四支。大王！又次如風是無家、無屋。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亦是無家、無屋、無住、一切處解脫者。大王！此應把持風之第五支。大王！依天中之世尊，於經集如是說：

住屋生怖畏

自屋生塵垢

無屋無住者

此爲牟尼見⁽³⁾」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巖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大王！譬如巖是不動、不搖、不震。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尊敬、輕侮、尊重、不尊重、恭敬、不恭敬、名聲、不名聲、毀譽、樂苦、好不好、一切處，於色、聲、香、味、觸、法，不貪染所貪，不瞋怒所瞋，不味癡所癡，不動，不動搖，恰如不動之巖。大王！此應把持巖之第一支。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

如堅牢巖石

不爲風所動

如是諸賢者

毀譽中不動⁽⁴⁾

大王！又次如巖堅固而不與任何物混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堅固、不雜居，不與任何人交往。大王！此應把持巖之第二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

大王！又次如巖堅固而不與任何物混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堅固、不雜

在家出家者

兩者不交往

少欲無住者

我稱婆羅門^⑤

大王！又次如於巖種子不生長。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自己之意，不令煩惱成長。大王！此應把持巖之第三支。大王！依長老須菩提如是說：

伴貪心於我不生

自省察我獨調伏

汝貪染貪瞋怒瞋

癡味癡汝去森林

此住清淨苦行者

勿汚清淨去森林

大王！又次如巖之聳立。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依智而聳立。大王！此應把

持巖之第四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

賢者不放逸

除去放逸時

昇上慧高樓

瞰去憂之衆

如立山上人

俯瞰立地者^⑥

大王！又次如巖者不屈服、不翹曲。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不可屈服、不可

翹曲。大王！此應把持巖之第五支。大王！又小須跋陀優陀夷稱讚自己之沙門時，

如是說：

世間利屈服

不利而翹曲

利不利同等

如是我沙門」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虛空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大王！譬如虛空於何處亦不能捕捉。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依煩惱，於何處亦不捕捉。大王！此應把持虛空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虛空依仙人、苦行者、有類、鳥類而飛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是無常，苦，無我，於諸行而令行其意。大王！此應把持虛空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虛空者有所戰慄。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對一切有之結生，令悚懼其意，不可噉味。大王！此應把持虛空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虛空是無邊、無量、不可計。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是成無邊、智無量。大王！此應把持虛空之第四支。大王！又次如虛空是不添著、不染著、不依止、無障礙。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家、衆、利、住處、障礙物、資具、一切煩惱、一切處而不添著、不染著、不依止、無障礙。大王！天中天之世尊教誡自己之子羅睺羅如是說：『羅睺羅！例如虛空於何處亦不依止。羅睺羅！汝如虛空作修習。羅睺羅！若如虛空作修習，則已生之可意、不可意觸者不偏取其心而存』⁽⁷⁾。」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月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498
 「大王！譬如於白分昇行之月逐漸增大。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逐漸增大正行、戒、德、務之行道、聖教之得達、宴默、（四）念處、根門守護、食知量、警寤策勵。大王！此應把持月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月是宏大爲主。大王！瑜伽者、瑜伽行是宏大志欲之主。大王！此應把持月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月是夜間運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是遠離。大王！此應把持月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月是以天宮爲旗幟。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是以戒爲旗幟。大王！此應把持月之第四支。大王！又次如月之昇是願望。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願望而至於諸家。大王！此應把持月之第五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相應部，如是說：『諸比丘！如至諸家之月，抑制其身，抑制其心，常不傲慢，於諸家如新來者』⁽⁸⁾。」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太陽之七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七支。」

「大王！譬如太陽者乾一切水。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乾不餘一切之煩惱。大王！此應把持太陽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太陽破黑闇。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破貪闇、瞋闇、癡闇、慢闇、見闇、煩惱闇、一切惡行闇。大王！此應把持太陽之

第二支。大王！又次如太陽常運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常作如理作意。大王！此應把持太陽之第三支。大王！如太陽之有量輪。瑜伽者、瑜伽行者有所緣之量輪。大王！此應把持太陽之第四支。大王！又次如太陽暖大人聚而運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依正行、戒、德、務之行道、「四」禪、「八」解脫、「四」定、「八」等至、「五」根、「五」力、「七」覺支、「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以暖人天世界。

大王！此應把持太陽之第五支。大王！又次如太陽怖畏羅睺（蝕）而運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纏繞於惡行、惡趣、險路、業報、墮處、煩惱之網，縛繫於見之鏈鎖，進惡路，見行惡道之有情，以大悚懼怖畏，令懼畏其意。大王！此應把持太陽之第六支。大王！又次如太陽顯示善者、惡者。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顯示「五」根、「五」力、「七」覺支、「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世間法、出世間法。大王！此應把持太陽之第七支。大王！又依長老鵬耆沙如是說：

如太陽昇起之時

顯示淨不淨善惡

如生類之〔種種〕色

以持法之比丘者
爲無明所覆蔽人
以顯示種種之道
猶如昇起之太陽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帝釋之三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三支。」

「大王！譬如帝釋具足一向樂。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是樂一向遠離之樂。大王！此應把持帝釋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帝釋見諸天而攝受，令欣喜。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對於善法攝受不滯、不鈍、寂靜之意，令欣笑，令奮起，令奮勵，令努力。大王！此應把持帝釋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帝釋不樂是不生。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空閑處不令生不樂。大王！此應把持帝釋之第三支。大王！又依長老須菩提如是說：大勇！」

我於汝之教
自出家以來

以伴欲之意
不知有生起」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轉輪王之四支』，何等是應把持其四支。」

「大王！譬如轉輪王以四攝事攝護人人。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攝護、隨護、令喜四衆之意。大王！此應把持轉輪王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賊不存於轉輪王之領土。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不令生欲貪、瞋恚、害之尋。大王！此應把持轉輪王之第二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

樂尋之寂滅

時常於正念

修習不淨〔觀〕

彼除魔王縛

彼斷魔王縛⑨

大王！又次如轉輪王日以巡行海周邊之大地，探索善人惡人。大王！瑜伽者、

瑜伽行者應日日省察身業、語業、意業，言：『於此之三處，我是否過無罪之一日』。大王！此應把持轉輪王之第三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增一部⑩如是說：『如何而我過夜，出家者屢屢省察』⑪。大王！又次如轉輪王是善配置內外之守護者。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是爲內外煩惱之守護以置念門衛。大王！此應把持轉輪王之第四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諸比丘！聖弟子以念爲門衛，捨不善，修習善，捨有罪，修習無罪，自己保持清淨』。」

攝頌曰：

地與水及火

乃至風與巖

虛空月太陽

帝釋轉輪〔王〕

第四 象品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白蟻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白蟻造作屋頂，覆蔽自己爲求餌而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造作戒律儀之屋頂，覆意而行乞。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依戒律儀之屋頂而超越一切怖畏。大王！此應把持白蟻之一支。大王！依長老優波斯那婆檀提子如是說：

瑜伽者於意

造律儀屋頂

不染著世間

解脫於怖畏」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貓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貓行於洞窟，行於穴，行於平屋中而探鼠。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村里，行於阿練若，行於樹下，行於空閑處，常恆不放逸而探身至念之食。大

503

王！此應把持貓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貓唯近探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此等之五取蘊，隨觀生滅而住。言：『如是是色，如是是色之集，如是是色之滅。如是是受，如是是受之集，如是是受之滅。如是是想，如是是想之集，如是是想之滅。如是是行，如是是行之集，如是是行之滅。如是是識，如是是識之集，如是是識之滅』。大王！此應把持貓之第二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

此「身」不遠方

有頂天何益

現在之「五」蘊

就知己之身」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鼠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鼠之步行彼處此處之時，求食而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步行彼處此處之時，勤求如理作意。大王！此應把持鼠之一支。大王！又依長老優波斯那婆檀提子如是說：

正觀者時常
寂靜於正念

不沈滯而住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蠍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蠍以尾爲武器，舉尾而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以智爲武器，以智而住。大王！此應把持蠍之一支。大王！又依長老優波斯那婆檀提子如是說：

把持智劍住

正觀者解脫

一切之怖畏

彼諸有難勝」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飼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飼近蛇之時，以藥偏塗其身而捕。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忿怒、瞋恚多，打勝於諍論、異執、異論、論爭，近於世間之時，應以慈藥塗付其意。大王！此應把持飼之一支。大王！又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放己友或敵

應作慈修習

以慈心偏滿

此爲諸佛教」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老野干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老野干得食耶？無嫌唯欲者而食。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得食耶？無嫌唯維持其身而食。大王！此應把持老野干之第一支。大王！又依長老大迦葉如是說：

我自臥所降

行乞而入村

癩病而食事

恭敬近其人

彼以其腐手

捧一塊於我

一塊入〔我鉢〕

指亦落其處

我依於屏下

唯於食一塊

食時食已時

我無嫌厭〔念〕①

大王！又次如老野干得食耶？爲其粗耶？無思考於勝。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得食耶？其粗耶？勝耶？充分耶？不充分耶？唯無思考得而滿足。大王！此應把持老野干之第二支。大王！又依長老優波斯那婆檀提子如是說：

粗食而滿足

不求多美味

隨貪諸味者

不樂意禪思

若得而滿足

充足沙門果②」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鹿之三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三支。」

「大王！譬如鹿晝行步於阿練若，夜行於大地。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晝住於阿練若，夜住大地。大王！此應把持鹿之第一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身毛堅立法門如是說：『舍利弗！我於夜寒冷，由降雪期前分第八日至後分第八日迄，夜住於大地，晝住於林中，於夏最後月，晝住於大地，夜住於林中』③。大王！又一次如鹿於檜、箭飛來時，除去、逃跑，不近於身。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煩惱來襲時，除去、逃跑，不近其心。大王！此應把持鹿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鹿見人耶？『不欲彼等見我』，由側而逃走。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以習慣諍論、異執、

異論者，見破戒者、懈怠者、喜交者耶？由其側逃走。言：『不令彼等見我，我不見彼等』④。大王！此是應把持鹿之第三支。大王！又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惡欲懈怠者

無精進無聞

正行者何處

亦不我相會⑤』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牡牛之四支』，何等是應把持其四支？」

「大王！譬如牡牛不捨去自己之舍。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言：『此身是無常、斷、磨、壞、散、滅之物』⑥，不捨去自己身。大王！此應把持牡牛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牡牛積荷，以樂苦運荷。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修梵行，以樂苦至盡形壽、氣息終而行梵行。大王！此應把持牡牛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牡牛口渴苦痛之時，好飲水。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口渴所苦時，好阿闍梨、和尚之教，進而喜受。大王！此應把持牡牛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牡牛爲誰運載而運。大王！」

瑜伽者、瑜伽行者以頭面認受長老、新參、中年之比丘、在家優婆塞之教誡、教授。大王！此應把持牡牛之第四支。大王！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生而至七歲

即今日出家

彼以欲教我

（我）頭面認受

見彼捧甚大

志欲與愛慕

再三恭敬彼

立阿闍梨位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豬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於炎熱灼熱之夏季到來，近於水。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心因瞋恚而錯亂、顛倒、混亂、熱，可近清冷、甘露、殊妙之慈修習。大王！此應把持豬

之第一支。大王！又譬如豬近於泥水耶！以鼻掘地，造水塘，臥於水塘中。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置身於意中，入所緣中而臥。大王！此應把持豬之第二支。大王！依長老賓頭羅婆羅墮闍如是說：

正觀者見身
實相而思惟
唯單獨無伴
臥所緣之中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象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509 「大王！象步行時，摧毀其地。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思惟其身而摧毀一切煩惱。大王！此應把持象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象以全身而見；筆直而視，不眄顧四方四維。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以全身而見，不眄顧四方四維，不仰視其上，不俯視其下，唯可視『目前』之一尋。大王！此應把持象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象無常之宿所，求食而行，不以同場所住，無固定、確定之住所。大王！瑜伽者、

瑜伽行者無常宿所，無住而行乞，若存於快適之地域，不見快樂適當之假屋樹下洞山坡，以彼處爲住處，不造作固定、確定之住處。大王！此應把持象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象潛入於水耶！即充滿清淨、無垢、清冷之水，潛入於黃蓮、青蓮、紅蓮、白蓮所覆蔽之大蓮地，作最勝之象戲。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充滿清淨、無垢、澄淨、無濁最勝法之水，潛入解脫俱蘇摩華所覆蔽之四念處大蓮池，以智振動諸行於上下，振足於左右，作瑜伽行者之藏。大王！此應把持象之第四支。大王！又次如象正念而舉足，正念而放足。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正念正知而舉足，正念正知而放足，往、還、屈、伸，於一切處皆是正念正知。大王！此應把持象之第五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相應部如是說：

於身制者善
於語制者善
於意制者善
諸處制者善
一切處制者

稱有恥所護⑦」

攝頌曰：

白蟻與貓

鼠以及蠍

馳與野干

鹿與牡牛

豬象爲十

第五 獅子品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獅子之七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七支。」

「大王！譬如獅子是純、無垢、清淨、淨白。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是純、無垢、清淨、淨白之心，離惡作。大王！此應把持獅子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獅子

四足而奮迅。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四神足而步行。大王！此應把持獅子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獅子有秀麗、優美之毛。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有秀麗、優美

之戒毛。大王！此應把持獅子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獅子即有奪命之危，何者亦不屈服。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雖衣服、飲食、牀座、病緣藥資被奪，任何者亦不屈服。大王！此應把持獅子之第四支。大王！又次如獅子次第食者，即任何之場所，〔食物之〕所落，食唯所欲，不探求美食。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次第乞食者，不可探求諸家，不捨棄舊家而近諸家，不探求食物，即任何之場所，受一塊之食於其處，唯維持其身而食，不探求美食。大王！此應把持獅子之第五支。大王！又次如獅子不食所貯藏之物，食自己之餌，後不再近之。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不食所貯藏之物。大王！此應把持獅子之第六支。大王！又次如獅子即不得食亦不戰慄，得食亦不貪，不耽著而食。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即不得食亦不畏懼，得食亦不執著，不貪，不耽著，見患、知出離而食。大王！此應把持獅子之第七支。大王！又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相應部，稱讚大迦葉如是說：『諸比丘！此迦葉輕少之食而滿足，又讚歎輕少之食而滿足，又食不作不當、不正、又即不得食亦不畏懼，

又即得食亦不執著，不貪，不耽著，見患、知出離而食」①。」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鴛鴦之三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三支。」

「大王！譬如鴛鴦至命終亦不捨其妻。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至命終亦不捨如理作意。大王！此應把持鴛鴦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鴛鴦以勢維那草與婆那迦草爲餌，以此滿足，依其滿足而不衰退健康、容色。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隨心所得而滿足。大王！即隨心所得而滿足，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戒而不衰退，於定而不衰退，於慧而不衰退，於解脫而不衰退，於解脫智見而不衰退，於一切善法而不衰退。大王！此應把持鴛鴦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鴛鴦不害生類。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捨杖，捨刀，有恥而具足悲，哀憐一切生類、有類。大王！此應把持鴛鴦之第三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鴛鴦本生譚如是說：

不自殺不令他殺

不自勝不令他勝

諸有類無害之故

任何人亦不怨彼②」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培那喜迦鳥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培那喜迦鳥由於己夫之嫉妒而不育雛鳥。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己之意，所生煩惱時，嫉妒，依〔四〕念處以〔煩惱〕入正律儀之隙間，於意門修習身至念。大王！此應把持培那喜迦鳥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培那喜迦鳥晝遊行林中，夜守自己，入自己之群。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爲解脫其結，唯一人受用遠離。於其處不得其樂，守危難之怖畏，至僧伽，守僧伽而住。大王！此應把持培那喜迦鳥之第二支。大王！依娑婆主梵天，於世尊之前如是說：

受用高原之住處

王！欲解脫而不行者，則其家不聽聞及，畏之厭離。謂汝：「大難降止。
若於其處不得樂，則寒立霜，不樂聽其寒之語聲，難聞心而對答一處」。聽。大
具念而以守護已。『迦葉持寒樹之一支』，而持聖勸野樹另一支。『
而住於僧伽中』③。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家鳩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家鳩住他家之時，不凝視其家之器物，無關心而住於〔鳥〕想。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行於他家耶！於其家不凝視女、男之臥臺、椅子、衣服、莊飾、財寶、享樂物及種種之食物而無關心，現前沙門想。大王！此應把持家鳩之第一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小那羅陀本生譚如是說：『

入於他家者

於飲料食物

量食適量飲

勿入意其色④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梟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梟與烏鵲爭，及夜到烏群之處即多數烏亦殺害。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與無智爭，獨靜坐而碎破無智，由根截斷。大王！此應把持梟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梟善靜思。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樂宴默，喜宴默。大王！此應把持梟之第二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相應部如是說：『諸比丘！此處比丘樂宴默，喜宴默者如實知此是苦，如實知此是苦之集，如實知此是苦之滅，如實知此是至苦滅之道。』」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鶴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鶴以鳴告知他人之安全或危險耶！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向他人說法，示怖畏墮處，示安穩涅槃。大王！此應把持鶴之一支。大王！依長老賓頭羅婆羅墮闇如是說：

昔底於地獄怖畏戰慄

於涅槃宏大之樂
〔註〕此說是，既說涅槃，出苦而不對苦其說。大王！能戰苦，須曉

此等之兩利

瑜伽者當示」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蝙蝠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蝙蝠入於家，到處飛翔，出行而不停滯其處。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行乞入於聚落，次第遊行，得施應速去。不停滯其處。大王！此應把持蝙蝠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蝙蝠住他家之時，不影響損失其家。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到諸家頻乞，頻表示，頻無罪過之舉動，頻語，對「他人之」樂苦無關心，對彼等不生起追悔。令彼等不排止本業，悉望興隆。大王！此應把持蝙蝠之第二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長部三十二相經如是說：

於信於戒非

於聞於慧者

於施於正法

於衆多之善

於財於穀物

於田於用地

於子於妻子

於四足之獸

於親戚於友

於緣於健康

六王容色與幸福

兩者其願望

他人不損減

望「他」利成就^⑤」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蛭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蛭即何處亦其附著之處，強附著而吸血。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即於任何之所緣，為心之所著，其所緣由形狀，由位置，由方角，由場所，由限界，由特相，由因相，強令確立，依其所緣而飲解脫之美味。大王！此應把持蛭之一支。大王！依長老阿那律如是說：

依清淨心

確立所緣

大王！而依其心

行嚮飲解脫味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蛇之三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三支。〕

〔大王！譬如蛇依胸而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應依慧而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依慧而行時，心行正理，避免邪相，修習正相。大王！此應把持蛇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蛇行時，避藥草而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避惡行而行。大王！此應把持蛇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蛇見人人耶！竊思苦痛憂愁，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思惟邪尋而生不樂、愁、置之：『我今日放逸而過，我今日不能再得』。大王！此應把持蛇之第三支。大王！又於巴畢提耶本生譚，對二繫那羅如是說：

非心互同情

我等夜別居

其一夜不滿

我愁夜不歸^⑥」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大蛇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大蛇身大數日空腹飢餓，即不得充腹之食，不充腹亦維持其身之生。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隨行乞，受他人之食，期待他人之施，不自取故難得充腹之食，然知義之善男子，食四、五塊之食而剩下，可以水充滿，大王！此應把持大蛇之一支。大王！依長老舍利弗法將如是說：

食濕或乾時

勿令甚飽食

比丘不充胃

節食正念遊

不食四五塊

專精之比丘

滿足安樂住^⑦」

攝頌曰：

獅子與鴛鴦

培納喜迦鳩

貓頭鷹與鶴

蝙蝠以及蛭

蛇以至大蛇

共依此而稱品

第六 蜘蛛品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路蜘蛛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路蜘蛛於路擴張蜘蛛之巢，若於巢懸掛蟲、蠅、蛾，捕捉而食。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六根門，擴展四念處之網，若於其處煩惱之蠅捕捉者即消

滅。大王！此應把持路蜘蛛之一支。大王！依長老阿那律如是說。」

心六根門於最勝

最上「四」念處而制

捕煩惱於其處能

正觀者之消滅此」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乳兒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世尊乳兒執自己之利，求乳而泣。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應執己利，於一切處有法智，執總說、質問、正加行、遠離、與師共住、善友之父。大王！此應把持乳兒之一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最勝長部大般涅槃經如是說：『阿難！汝等爲己利而努力！爲己利而專心！爲己利不放逸、熱心、專精而進！』^①」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斑龜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斑龜恐水之故，避水匍匐而行，而因避此水而壽不退減。大王！瑜

伽者、瑜伽行者於放逸見怖畏，於不放逸見殊勝功德，而又依見此怖畏而沙門位不退減而近涅槃。大王！此應把持班龜之一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法句經如是說：

以樂不放逸
放逸見怖畏
比丘近涅槃
即不能退減」^②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林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大王！譬如林隱蔽不淨人。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隱秘他人之罪過，不舉發。大王！此應把持林之第一支。大王！又一次如林不居多種人。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以貪瞋癡慢見網及一切煩惱爲空無。大王！此應把持林之第二支。大王！又一次如林遠離不妨害人人。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遠離惡不善法非聖者。大王！此應把持林之第三支。大王！又一次如林是寂靜、清淨。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寂靜清淨。

521

大王！此應把持林之第四支。大王！又一次如林是聖之人人所受用。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與聖之人人交往。大王！此應把持林之第五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應最勝相應部如是說：

遠離者聖者
專精靜慮者
精勤者賢者
應於常共住^③」、「應時教兩支五支」，同華嚴經明持其五支。」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樹之三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三支。」

「大王！譬如樹開花與果實。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開解脫之花與沙門位之果。大王！此應把持樹之第一支。大王！又一次如樹於近到之人人與日蔭。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對於近到之人人以財之歡待或法之歡待而歡待。大王！此應把持樹之第二支。大王！又一次如樹之日蔭不作差別。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對一切有情不作差別，即對盜賊、殺害者、敵人，對自己亦作等等慈之修習，「願此等之有情無

怨、無瞋、無禍、幸福而警護自己」。大王！此應把持樹之第三支。大王！又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加害者提婆達多

對於凶賊鳶掘摩

對護財「象」羅睺羅

牟尼對一切等同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雨之五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五支。」

「大王！譬如雨能鎮息已生之塵埃。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鎮息已生煩惱之塵埃。大王！此應把持雨之第一支。大王！又一次如雨以消除地上之熱。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依慈修習而消除含天之此世界。大王！此應把持雨之第二支。大王！又一次如雨令生長一切種子。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令起信於一切種子，以信種子令生長人成就、天成就乃至第一利之涅槃樂成就三成就。大王！此應把持雨之第三支。大王！又一次如雨於時節開始降雨，可保護成長於地上之草、木、蔓草、灌木、藥草、見覺之人人。

林樹。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起如理作意，依其如理作意而保護沙門法，一切善法以如理作意爲本。大王！此應把持雨之第四支。大王！又一次如雨下降之時河、湖、蓮池與洞窟、穴、池、窪、水井依流而滿。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依聖教之說而降法雨，滿意欲得達者之意。大王！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見覺之人人

有百千由旬

刹那來牟尼

令彼而覺悟」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摩尼寶之三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三支。」

「大王！譬如摩尼寶是一向清淨。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活命一向清淨。大王！

此應把持摩尼寶之第一支。大王！又一次如摩尼寶於任何物不相混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不與惡人、惡友相交。大王！此應把持摩尼寶之第二支。大王！又一次如摩尼寶於良質寶相結合。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與最上、最勝生之人共住，（四）向

果、〔四〕果住者、有學果具者、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三明者、六通者沙門之摩尼寶共住。大王！此應把持摩尼寶之第三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經集如是說：

汝等念慮於清淨寶¹。向畜生。大王！蒙施香、紙圓竹卷布疋一函。大王！從事清淨人共住。

如是和合是聰明

於汝等應當滅苦^④。」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獵夫之四支』，何等應把持其四支。」

「大王！譬如獵夫睡眠少。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睡眠少。大王！此應把持獵夫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獵夫繫結心於獸。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繫結心於所緣。大王！此應把持獵夫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獵夫知作事時。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知宴默時，『此是宴默時，此是退出時』。大王！此應把持獵夫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獵夫見獸耶？微笑言：『捕獲此』。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對於所緣

應喜，微笑言：『我得此以上之勝進』。大王！此應把持獵夫之第四支。大王！又依

長老謨賀羅惹如是說：

專精之比丘

以得〔一果〕已。

對所緣生喜

我向此上進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漁夫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漁夫以鉤引其魚。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以智更引沙門果。大王！此應把持漁夫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漁夫殺小物（爲餌），得捕大物。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捨小世間財。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捨世間財，得大沙門果。大王！此應把持漁夫之第二支。大王！又依長老羅睺羅如是說：

世間財捨棄

得空與無相

無願〔三〕解脫
及四果六通」

此經記大王問釋迦牟尼佛之說。大王！又如是說。

526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木匠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木匠依黑繩削木。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依勝者之教，住立於戒地，以信手把持慧鋸削除煩惱。大王！又次如木匠除去材皮而取精髓。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遠離常〔見〕、斷〔見〕、命身一〔論〕、命身異〔論〕、是亦最上他亦最上論、無作不可能〔論〕、無人爲〔論〕、無梵行住〔論〕、有情壞失新有情現出〔論〕、諸行常住〔論〕、作者即受者〔論〕、作者異受者〔論〕、業果見、所作果見等如是之確執路，取諸行之實相最勝空性，非命^⑤、無我、靈不可得、無常之空性。大王！此應把持木匠之第二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於經集如是說：

吹除稻穀滓

除取去塵埃

非僧慢爲僧

吹除稻穀滓（惡比丘）

汝等念慮淨

與清淨人住^⑥

攝頌曰：

蜘蛛與亂兒與龜

林與第五於樹木

雨與摩尼與獵夫

漁夫乃至於木匠

527

第七品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瓶之一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一支。」

「大王！譬如瓶滿不發聲音。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通達聖教、得達、教說、

沙門位而不發聲音，是故不生起慢心，不表示尊大，捨慢心，捨尊大，正直，不饒舌，不誇大。大王！此是應把持瓶之一支。

不滿者發聲

充滿者爲靜

愚者如空瓶

賢者如滿池」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黑鐵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善鍛治黑鐵搬運（重物）。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搬運（實行）如理作意所決定事。大王！此應把持黑鐵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黑鐵不吐出一度吸收之水。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若對『彼世尊正等覺者，法是善說，僧伽是善行道』一度生信，不再吐出。又若對『色是無常，受是無常，想是無常，行是無常，識是無常』一度生智，不再吐出。大王！此應把持黑鐵第二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

見之淨化時

定聖法勝人

彼有多部份

普偏達涅槃」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傘之三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三支。」

「大王！譬如傘（遮）頭上而行。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行於煩惱之頭上。大王！此應把持傘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傘頂端爲支柱。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如理作意爲支柱。大王！又次如傘防止風、熱、雲、雨。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有種種見防止多沙門婆羅門之思風、三火熱、煩惱雨。大王！此應把持傘之第三支。大王！又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譬如又宏大

無穴堅牢傘

防止於風熱

沙門防
止大天雨
舌。佛子亦同是持戒傘清淨

大王，防止煩惱雨
防止三火熱」

故不生起慢心，不表示尊大，捨慢心於身，不說

舌。去持戒傘清淨之文。

王！「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田之三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三支。」

「大王！譬如田具足灌溉路。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具足善巧、種種務之灌溉路。大王！此應把持田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田具足畦道，依其畦道而保護水，令成熟穀物。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具足戒、慚之畦道，依其戒、慚之畦道保護沙門位，把持四沙門果。大王！此應把持田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田爲豐作，令農夫微笑，種子雖少收穫多，若種子多收穫愈多。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於施者）具足成果，與宏大之果者，令施者微笑，少與爲多，多與愈更多。大王！此應把持田之第三支。大王！又依持律者長老優波利如是說：

恰如田〔好良〕

給與宏大果
給與宏大果
此稱最勝因」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阿伽陀藥（解毒劑）之二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二支。」

「大王！譬如阿伽陀藥蛆不生存。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不令存續煩惱於意。大王！此應把持阿伽陀藥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阿伽陀藥防止所咬、觸、見、食、嚼、味嗜之一切毒。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防止貪、瞋、癡、慢、見之一切毒。大王！此應把持阿伽陀藥之第二支。大王！又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

欲見諸行實相義

〔如是此等〕瑜伽者

如阿伽陀藥〔除毒〕

可除煩惱毒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食物之三支』，何等是應把持其三支。」

「大王！譬如食物支住一切有情。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爲一切有情之道支住。大王！此應把持食物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食物增進有情之力。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依慧增大而增大。大王！此應把持食物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食物是一切有情所喜好。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喜好一切世間。大王！此應把持食物之第三支。大王！又依長老大目犍連如是說：

依調依調伏

依戒依行道

對一切世間

當有所喜好

「尊者那先！卿言：『應把持射手之四支』，何等是應把持其四支。」

531

「大王！譬如射手放箭時，令兩足強固確立，伸膝，置箭束於腰之關節部，身直，舉兩手於〔弓與箭之〕接合點，握緊其拳，令指間爲無間，伸首，閉目與口，訂定目標微笑言：『我射』。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令確立精進之足於戒地，久示忍辱、柔和，令立心於律儀，專心於調御調伏，壓伏欲與惑溺，令心無間於如理作意，勉勵精進，閉六〔根〕門，確立其念，言：『我依智箭射一切煩惱』而微笑。大王！此應把持射手之第一支。大王！又次如射手用矯正機令曲、歪、彎曲之箭真直。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用〔四〕念處矯正機於此身令曲、歪、邪曲之心真直。大王！此應把持射手之第二支。大王！又次如射手練習於標的。大王！瑜伽者、瑜伽行者練習於此身。大王！如何瑜伽者、瑜伽行者練習此身耶？應練習無常，應練習苦，應練習是無我……病……癱……箭……痛……疾……敵……毀……惱……禍……怖畏……災……動……壞……不恒……無救護所……空虛……空……過患……不堅實……痛根……殺戮……有漏……有爲……生法……老法……病法……死法……愁法……悲法……苦法……憂法……惱法……煩惱法。大王！如是，瑜伽者、瑜伽行者練習此身。大王！此應把持射手之第三支。大王！又次如射手朝夕練習緣。大王！」

瑜伽者、瑜伽行者朝夕練習於所緣。大王！此應把持射手之第四支。大王！又依長老舍利弗法將軍如是說：

譬如射手

朝夕練習

不怠練習

獲得報酬

佛子亦同

練習於身

不怠練習

得羅漢果①

以上於本書所傳六部、二十二品彌蘭王之間二百二十六已完結。然，不被傳頌之〔問〕有四十二，傳不傳全部合有三百零四問。全稱彌蘭王問

王與長老之間答完畢時，大約八萬四千由旬，此大地至水之邊涯止，六種震動，雷光閃爍，諸天神雨降天華。大梵天呼善哉，於大海底如雷鳴發大音。如是，彼彌蘭王與反對者之衆皆合掌於頭面禮拜。

彌蘭王心甚歡喜，善拂去慢心，思惟佛教之真實，於三寶無疑，不雜，不傲，於長老之德與出家、善行道、威儀，心甚淨、信仰、無著，捨去慢與尊大，恰如拔去蛇王之毒牙。如是言：「善哉！善哉！尊者那先！有關佛境之間，依卿而疑釋。於此佛教，除法將軍舍利弗長老外，於其他之問答，無等於卿者。尊者那先！寬恕予之過失。尊者那先！容予今後至命終歸依爲優婆塞。」

於此，王與軍隊奉侍長老那先，造名爲彌蘭王精舍，獻於長老，以四資具供養長老那先與百俱胝之漏盡比丘。再復淨信長老之慧，委任國政於王子，由家出家而無家，增大毘鉢舍那（觀），達阿羅漢果。故如是言：

於世稱讚慧

資正法久住

談論慧斷惑

賢者達寂靜
於軀慧確立

無處欠念者
殊勝恭敬彼

最高上受持
是故賢達人

觀察自己利
益恭敬具慧者

如恭敬塔廟
恭敬者

如恭敬塔廟
恭敬者

彌蘭〔王〕與那先長老之間答書畢。

難問第五品第一

註① A.I.p.23; 增一阿含四 (大正一、五五七四)

- ② corehi 於羅馬字本無。
- ③ 讀爲 miñjaparigatto parikatto (/*krt*)。羅馬字本爲 *majja*
- ④ 底本爲 *tandulasambalo viya ahosi ten' eva upaddavena so parinibbuto*。 *sambala*
之語不明。
- ⑤ *kārane* 羅馬字本爲 *pakarane*

第五品第11

① 雖譯爲法性 (*dhammata*) 是慣例之意。

② 此文依羅馬字本補充。

③ *anagatam kālam* 論至正午之時間。比丘若過午不得食。

第五品第11

① 波羅夷第三、五、一二參照。投身者突吉羅。

② 底本 *kilesavisavināśano* 羅馬字本爲於格。以下之情形皆同。

- ③ A.I.p.24 紫羅 *Āvaraṇa* *阿叉羅* *阿叉羅* *阿叉羅*
 ④ 以下各種之刑罰 M.I.87;A.I.47;II.12;MN.604; 見本書第八頁、一一九頁等
 ⑤ 於底本其次有 *āvāṭha-gakkara-susarukkha-kallola-umi* 亦難解。羅馬字本是有 *āvat* *ta-gaggalaka-ūnikavankacadi*。

第五品第四

- ① A.IV.p.150; V.p.342 墓 | 回念四九、一〇 (大正11、八〇六a)
 ② J.no.540 *Sām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一、談摩賢者本生譚十六頁以下參照)
 ③ 底本雖有 *Pilayakkha* 依羅馬字本及本生經之文改爲 *Piliyakkha*。

第五品第五

- ① J.no.474 *Ambar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七、菴羅果本生譚) 參照
 ② J.no.122 *Dummedh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一、愚者本生譚) 參照
 ③ J.no.516 *Mahākapi-jātaka* (漢譯南傳二八、大猿本生譚) 參照
 ④ J.no.514 *Chaddanta-jātaka* (漢譯南傳二八、六色牙本生譚) 參照
 ⑤ J.no.438 *Tittira-jātaka* (漢譯南傳二六、鵝鳩本生譚) 參照
 ⑥ J.no.313 *Khantivādi-jātaka* (漢譯南傳二四、堪忍宗本生譚) 參照
 ⑦ 挑張多之文底本無，依羅馬字本而補充。
 ⑧ J.no.222 *Cullanandiya-jātaka* (漢譯南傳二八、小蘭提耶猿本生譚) 參照
 ⑨ J.no.518 *Pandara-jātaka* (漢譯南傳二八、槃達羅龍王本生譚) 參照
 ⑩ J.no.492 *Taccha-sukar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七、木匠養豬本生譚) 參照
 ⑪ J.no.422 *Cetiya-jātaka* (漢譯南傳二六、支提本生譚) 參照
 ⑫ J.no.482 *Ruur-jātaka* (漢譯南傳二七、魯魯鹿本生譚) 參照
 ⑬ J.no.72 *Silava-nagarāj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二一、有德象王本生譚) 參照
 ⑭ 此故事相當於J.no.241 *Ssbbadāth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二三、一切牙豺本生譚)，菩薩爲同祭而不是賢者，又不能列舉維都羅名。
 ⑮ J.no.357 *Latukik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五、鶉本生譚) 參照
 ⑯ J.no.457 *Dhamma-jātaka* (漢譯南傳二六、法天子本生譚) 參照。此處非夜叉是天子。

- (17) J.no.12 Nigrodhamig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二一、榕樹鹿本生譚) 參照
 (18) J.no.445 Nigrodh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二六、尼拘律童子本生譚) 參照
 (19) J.no.542 Khandahāla-jātaka (漢譯南傳三一、康達哈羅司祭官本生譚) 參照
 (20) J.no.1 Apannak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二一、無戲論本生譚) 參照
 (21) J.no.472 Mahāpadum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二七、大蓮華王子本生譚) 參照
 (22) J.no.358 Culladhammadapāl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二五、小護法王子本生譚) 參照
 (23) 底本依羅馬字本譯 Bodhisatto n'eva pativiruddho，文意上如德譯註記，讀爲 Bodhisatten'eva pativiruddho。
 (24) M.no.129 Bālapañdita-sutta (漢譯南傳二二一、賢愚經) 參照。

第五品第六

- (1) J.no.536 Kinnara-jātaka v.1 參照
 (2) J.no.546 Mahāummagga-jātaka (漢譯南傳四二一、大隧道本生譚) 參照。底本爲 Mahosadha，依羅馬字本及本生經改正。

第五品第七

- (1) 類似於 Dhp.39:188,214,351,385; Sn.15,70,212,621,965 等句。
 (2) J.no.389 Suvañṇakakkata-jātaka (漢譯南傳二二五、金色蟹本生譚) 參照
 (3) āgacchantam 羅馬字本爲 opatantam。
 (4) arahantānam vigatabhayasantaśahetuto 與羅馬字本不同。

第五品第八

- (1) 於第四品第五（前卷二八九頁、無家無屋之間）曾一度出現。唯偈文之引用，前唯半偈，題名以採用偈最初之語，與前段不同而內容相同。底本重複。
 (2) Sn.V.207
 (3) Vin.II.p.147
 (4) 前面雖有「病」而今無。
 (5) 前面雖有「比丘」，而今爲比丘尼。

第五品第九

① 與第四品第九（前卷四〇一頁、無上醫師之間）同。

② 前面是「一度」。

③ 前面無「六不共智」。

第五品第十

① S.vIII.7;S.XX.58;etc.

② Cf.S.XII.7.5

③ Sampassamāno 羅馬字本爲 Sammasamāno

第六品第一

① 有關佛陀正覺以前作菩薩之難行，參照 M.no.36 Mahāsaccaka-sutra (漢譯南傳第九卷
一一一四頁以下)

② Thag.V.256;S.IV2.4

第六品第二

① 以下之文底本無，依羅馬字本補充。

第六品第三

① cf.D.III.p.166

② cf.J.no.433 Lomasakassapa-jātaka;J.no.310 Sayha-jātaka

③ Lomasakassapa-jātaka V.2;Sayha-jātaka V.1

④ ratto 羅馬字本無

第六品第四

① J.no.514 Chaddanta-jātaka V.25

② M.no.81 Ghaṭikāra-sutta 無註

(3) *ṭhito* 羅馬字本無。

(4) *loke aggacariyam* 羅馬字本爲 *lokānāyakānī*

(5) *kulajativasena andho bhavitva* 羅馬字本無。

第六品第六

(1) M.no.31 Ghatikara-sutta (M.II.P.54)

(2) 𩫱上 (M.II.p.53)

第六品第七

(1) 出第四品第九 (第五品第九)。

(2) Sn.V.554 第四品第一 (前卷一九一頁) 參照

第六品第八

(1) A.I.p.27

(2) 底本及羅馬字本同有 *Samupadikā*，從一採用杜連俱禮魯之註解 *samupodika*
 (3) *Buddho* 為單數，唯一佛時而言語，一佛以上則不可。以下一切皆然。

第六品第九

(1) M.no.99 Subhasutta (M.II.p.197) ;A.I.p.69

第七品第一

(1) 底本及羅馬字本爲 *rakkhanabhaya* 德譯改爲 *bhāva*。今從德譯。

(2) *pāpaka* 應改爲 *pākata* (里斯·舊維慈已英辭典 *pakata* 之項參照)。

第七品第一

① 前卷七二頁參照。

第七品第二

① J.no.470 Kālingabodhi-jātaka 參照。於本生經唯有迦陵祇王而無沙摩哥蘭若之名。

第七品第四

① M.no.142 Dakkhināvibhang-a-sutta V.1

第七品第五

① 底本 Vuttam 依羅馬字本改為 Vattum 。

第七品第六

① rajataloha 羅馬字本為 vattaloha

② sattūpaladdhi natthi satta 恒田 jīva,puggala , 指實體之靈魂。

第七品第七

① 僧殘第六參照。

② 僧殘第五參照。

③ 波逸提第三十七參照。

④ 波逸提第四十六參照。

⑤ 波逸提第三十五參照。

第七品第八

① santena 羅馬字本無。

第八品第五

① 有關毘善達羅王之故事，J.no.547 Vessantarajātaka; Cariyāpitaka 9, Jātakamālā 9; 於漢譯經典之六度集經一四、須大拏經、太子須大拏經等參照。

② 以下之文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③ 此文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④ na sineheyya 羅馬字本是 na kampeyya na rajeyya

⑤ 於底本 sace kho mahārāja hitako vā sumakho vā singalo vā，但採用羅馬字本
♪ sace mahārāja koci

⑥ 底本爲 atavipatham sākaṭapatham vetapatham，語義不明。今採用羅馬字本之
ājapatham sānkupatham vettapatham

⑦ vuddhiikāmo attādhikaranam patikkankheyya 與羅馬字本異。

⑧ rajapatilabhaḥaya 與羅馬字本異。

⑨ Cariyāpitaka I.9, V.53

⑩ 此文羅馬字本無。

⑪ anoraparo lavaṇajaladharo 羅馬字本無。

⑫ gavaṣatam 羅馬字本爲 dhenuṣatam usabhaṣatam

⑬ J.no.p.547 Vessantara-jātaka V.675

第八品第六

① 「於海中者」羅馬字本無。

② 此文羅馬字本無。

③ 稱深崖 (Pātāla) 是於海中之深懸崖。

④ 以下之文與羅馬字本異。

第八品第七

① 七頁註④參照。

- ② 此四人亦出於前卷難問一、四 (二〇一頁)。Mandhāta 王之故事，本生經二五八 (漢譯南傳三四、六三頁)，Nimi 王之故事，本生經五四一 (漢譯南傳四一、六九頁)，Sadhina 王之故事，本生經四九四 (漢譯南傳四六、二八七頁)，Guttīla 王之故事，本生經二四三 (漢譯南傳二三一、四一八頁) 及天宮事經二二、二二二 (漢譯南傳二十七、四七八頁) 參照。
- ③ Punnaka 之故事，請參照 DhpA.III.p.302f.
- ④ Suppiyā 之故事，請參律藏大品六、二二一 (漢譯南傳三八一頁)。
- ⑤ Mallika 之故事，請參照本生經四五五 (漢譯南傳二五、四一一页)。

第八品第九

- ① 底本爲 anena anumānena，依羅馬字本改爲 saha akatena ananumatena
以下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 ② 以下與羅馬字本無。

第八品第十

- ① 言有分 (bhavaṅga) 潛在意識態。詳細爲 Visuddhimaga p.458 (漢譯南傳六九、四二頁) 參照。
- ② 以下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 ③ sunñam pavivittam 羅馬字本無。
- ④ evam middham vivajetva majhattabhūto 羅馬字本無。
- ⑤ ajāgaro 羅馬字本之 jagaro 是譌。
- ⑥ majjhupagato 羅馬字本爲 aijhupagato

第九品第一

① 底本於羅馬字本爲 ekamse na , 德譯讀爲 ekamse na , 今從之。
 ② 出自前卷一一六頁，其他有..S.IV.230; A.II.87; III.131; V.110; Nd.47 etc

第九品第一

- ① 底本之 ca 應除去。
- ② 底本爲 cittakāyān patīheram , 如羅馬字本改爲 cetiyē patīhram (pātihāriya > pātihera > pātihīra) 。
- ③ mahiddhiko 羅馬字本無。

第九品第四

① M.I.p.502

第九品第五

① cf.Dhp.401; Sn.392;625;812

第九品第六

① 第七品第八參照。

- ② paripīliyamāno 羅馬字本爲 dayhamāno
- ③ J.no.477 Cullanārada-jātaka v.9

第九品第七

① yadi nibbānassa nikkhittokāso natthi 與羅馬字本相異。

第九品第八

① 羅馬字本獨出於「比量之間」，成爲本書之第五部。底本出第九品第八。

- ② 以下之文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 ③ 參照同一之證答第五品第一（前卷一五頁）。
- ④ 以下之文則按照羅馬字本。
- ⑤ DhP.VV.54—56 最初一偈 A.I.A.P.226
- ⑥ 以^ト之文依羅馬字本。
- ⑦ 最初之一偈羅馬字本無。
- ⑧ 以下之文依羅馬字本。
- ⑨ 底本羅馬字本皆除去 tanḍula-magga-māsenā appakena pi 。
- ⑩ 以^ト文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 ⑪ 此一句依羅馬字本。
- ⑫ 以下文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 ⑬ 在以下三〇頁止之文中，除去偈頌之散文，羅馬字本唯有偈文。
- ⑭ 其次^ト anekajangalarāmalakkhanapāratimō tarangasuravikkhoghitaṁdita-modakarāśi 長明。
- ⑮ 其次^ト ālayapāralayo 𢂵 pubbadevatālāyo 止四行不明。
- ⑯ 其次^ト analayapatthīyo kepukapātālanarakapadahimukha-pubbadho
- 其次^ト sikhisamsavanamaka長明。
- 其次^ト vinagulikkururilena.....長明。
- 其次^ト āleyyapattthara-𢂵 sāvannatāya 𢂵四行不明。
- 其次^ト rasa 適出。
- 底本^ト sati 講寫。
- 其次^ト tam enam aññe disvā jhāyino jananti 講寫。
- 其次^ト parihimatamekasakappakadhuvaappasatthena 長明。
- 底本^ト subddho 是 suvuttho 長明。
- 其次^ト setacchattakkubhalakkhanavimānantaro 𢂵 ghanaruciraghānavattapī napāso ^ト 𢂵四行不明。
- 其次^ト dadhibalipubbaddhakāyo 長明。
- 其次^ト nuddhamātanalamakkhasamakinīā atha'ssa vyāsatto 長明。

(28) 底本 dosamohakam 妥羅馬字本改爲 samohitam 。

(29) 以下之文雖在於羅馬字本，但語句不一致。

第九品第九

- ① 羅馬字本此間別出。
 - ② 至以下次頁第九行止羅馬字本無。
 - ③ 底本 natthi 焉 na 之譏。
 - ④ J.IV.pp.263-267 (漢譯南傳三〇七、舍羅婆鹿譚) 參照。cf.J.I.p.77
 - ⑤ M.no.62. Mahārāhulovāda-sutta
 - ⑥ Sn.II.4. Mahāmāngala-sutta
 - ⑦ Sn.I.6. Parabhava-sutta
 - ⑧ Sn.IV.10. Purābheda-sutta
 - ⑨ Sn.IV.11. Kalahavivāda-sutta
- ⑩ Sn.IV.12. Cūlavyuñha-sutta (本翻爲 Cūlavyuñha)
 - ⑪ Sn.IV.13. Mahāvyuñha-sutta (本翻爲 Mahāvyuñha)
 - ⑫ Sn.IV.14. Tuvataka-sutta
 - ⑬ J.V.p.333f. (漢譯南傳四〇、小鵝本生譚) 參照。於此本生譚，護財 (dhanapalaka) 則出於那羅祇梨之名。
 - ⑭ Sn.V.Pārāyanavagga, Vatthugātha
 - ⑮ 於因陀羅薩羅窟之說法出 D.no.21 Sakkapañha-sutta;長阿含一四、釋提桓因問經 (大正一、六二一b)，帝釋所問經 (大正一、一〇四六b)，中阿含、一三〇四釋問經 (大正一、六二〇) 等。
 - ⑯ Mahāvagga I.10-47 (漢譯南傳三、律藏三、大品、第一大犍度)、四分律三〇 (大正一、一〇四八七c)，五分律 (大正一〇一、一〇四四a) 參照。
 - ⑰ J.IV.p.265 (漢譯南傳三七、舍羅婆鹿本生譚) Vm.p.391
 - ⑱ Vm.p.392
 - ⑲ Buddhavamsa (漢譯南傳第四十四卷)。

- (20) D.no.20 *Mahāśamayasuttanta*
- (21) 蘇蔓那事出前卷一〇一頁，本卷一〇一〇頁。
- (22) 伽羅哈一那事參照 Dhp.A.I.p.434 f.
- (23) 斯羅沙事參照 J.no.419 *Sulasa-jātaka* (漢譯南傳一六、美女斯羅沙本生譚)。
- (24) 西莉摩事參照 Dph.A.III.p.104 f.
- (25) 小須跋陀事參照 Mano.p.517。
- (26) D.no.21 *Sakkapānāhasutta*
- (27) Kph.7 *Tirokudda* (Petavatthu Tirokuddāpetavatthu)
- (28) Kph.6 *Ratanasutta* (Sn.II.1)
- (29) 𩫑 *Pacīna* (東方) *Avanti* (因尼山流域) *Dakkhināpatha* (德干地方)。
- (30) 此文從羅馬字本而讀。
- (31) 以下之十三頭陀支，請參照 Vm. *Dhutanga-niddesa* (漢譯南傳六七、清淨道論、第一品頭陀支之解釋)。
- (32) 以下之文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 (33) A.I.13.7 (漢譯南傳一九、一〇一〇頁)

動體問第1

- (1) Thag.V.985
- (2) cf.S.II.p.98
- (3) Thag.V.501
- (4) S.V.p.146
- (5) Sn.v.29
- (6) cf.Mahāniddesa p.372
- (7) Vm.p.42
- (8) S.I.p.7
- (9) J.no.545 V.159

翻譯題第1]

(1) D.I.p.63; M.I.p.33; It.118 etc

(2) S.V.LVI.1.7.

(3) D.II.p.94

(4) Dph.V.327

(5) S.V.LVI. 1.7.

(6) CV.IX.1.4.

(7) 越本 vinaya-suttanta-驪馬^{ナマ}本鶴 vinaya-galhasuttanta

(8) J.no.537 Mahāsutasoma-jātaka V.47 (漢譯南傳四〇、大須陀須摩本生譯)。

翻譯題第11]

(1) J.no.440 kanha-jātaka V.13 (漢譯南傳三六、乾波本生譯)

(2) cf.M.I.p.424

(3) Sn. V 207

(4) Dha. V.81

(5) Sn.V.628 (Dhp.v.404)

(6) Dhp. V.28

(7) M.I.p.424

(8) S.II.p.198

(9) Dhp.V.350

(10) Ekuttarikānikāya. 於巴利聖典，通常為 Anguttara-nikāya (增支部)。此處出增一與漢譯增一一致。

(11) A.V.P.88

翻譯題第12]

(1) Thag.1054-1056

(2) Thag.580

(②) M.I.p.79

(④) cf.M.I.p.79

(⑤) cf.Thag.987

(⑥) D.I.76; M.I.500; S.IV.p.83 etc

(⑦) Dhp.361; S.I.p.73

譬喻問第五

- (①) S.II.p.194
- (②) J.no.451 Cakkavākajātaka (漢譯南傳二十六、鴛鴦本生譚)。
- (③) S.I.p.154; Thag.142
- (④) J.no.477 Cullanārada-jātaka (漢譯南傳三十七、小那羅陀苦行者本生譚)。
- (⑤) D.III.p.165
- (⑥) J.no.Bhallatiya-jātaka V.8 (漢譯南傳三十八、婆羅第耶本生譚)。
- (⑦) Thag.982,983

譬喻問第六

- (①) D.II.p.141
- (②) Dhp.32
- (③) S.II.p.158; Thag.148
- (④) Sn.283
- (⑤) nijīvam vigatattam satta-anupalabham aniccām sunñatām (羅馬字本爲 niriha-nijīvatām accantām suññatām)
- (⑥) Sn.282

譬喻問第七

- (①) 此品之品名與攝頌皆無。列舉要目，有關王、守門、砥石以下三十八無說明。比底本之於羅馬本有增廣，但於譬喻品兩本則幾乎一致。

中文索引

一劃

一髻者	161	十八佛法	24,89
一脇地臥者	161	十力者	190
一向黑	9	十六大地方	180
一向白	9	二根者	118
一向樂	123,124,229	二如來	42
一切諸行無常想	141	二法者	161
一切世間不樂想	141	入出息念	141
一切知者	12,75,91,190	人牛王	190
一切知性	27,84,140,298	人成就	152,256
一切知智	28,84,161,298	八希有未曾有法	160
一坐食者	24	〔八〕解脫	153,216,228
一坐食支	189	八支戒	142
一日三浴行者	161	八支聖道	138,164,188
一鉢食支	189	八十隨形相	171
一佛	42,43,45,279	八世法	184
一來果	29,143,161	八等至	189
		九分教	158,204,217
		九分佛語	152,159,179,192
		七覺支	138,164,169,188

二劃

十三重罪

118

十三頭陀分

46,182,192,193

十支戒

142

十四佛智

89

十如來力

89

三劃

三衣支

189

三衣者

190

三火熱

263,264

〔三〕解脫

260

三種之火	4,167	五武器	150
三十三天	94,162,180	心一境	106,215
三十二相經	248	心自在者	117,126
三十八王部衆	188	中部誦者	153
三轉十二行相	212	天成就	152,256
三明	153,188,258,298	天中天	12,217,263,265
三明者	153,164,258	天耳界	189
小積集經	179	天之輪寶	90
小須跋陀	180,219,225,292	比丘尼	22,118,276
小部誦者	153	不可思議	1,2
大會經	180	不恭敬	36,68,223
大迦葉	235,243	不還果	29,143,176,179
大迦旃延	198	不死之靈藥	48
大積集經	179	不淨想	141
大地獄	13,187	不善行者	9
大悲定	173	不退轉	79,90,91,92
大梵天	269	不等姿勢	109,111,115
大目犍連	1,2,266	不動果等至	143
大樂住之靜慮	40	不輪轉	6
工巧師	123,124	王舍城	17,179
己利	153,159,253,270	牛王	18,36,190,200
己利專修者	153	六根門	252,253
上上者	36	六不共智	24,89,276
山羊主	161		

—五劃—

四劃	[四] 果住者	153,258
五取蘊	233	四戒蘊
五種欲	91,122,132	[四] 向者

四資具	269	世間罪	68,69
四沙門果	158,188,264	世間師	192
四正勤	138,156,164,188	世間導者	12
四聖諦	42,93	世間法	178,222,228,298
四攝事	230	世之最高人	91
四神足	138,164,188,243	平等心法門	179
四諦現觀	158,212	死前經	179
四大洲	90	他施活命餓鬼	98
四念處	138,199,241,252	尼俱律園	180
四暴流	4,186	尼乾子若提子	171
四無礙解	150,188,210	本生誦者	153
四無所畏	24,89	末伽利瞿舍梨	171
出家者	32,76,224,231	未曾有法	29,160
出世間	98,222,228,298		
出世間行	192		
出世間法	178,222,228,298	因所生	69
出〔佛身〕血者	118	有情壞失新有情現出〔論〕	260
正觀者	153,234,240,253	有尋有伺定	147
正行道	26,135,136,209	有頂天	146,171,233
正加行	136,253	百貨店	141,152,153
正等覺	24,142,165,262	百五十學處	46
正等覺者	24,142,165,262	安穩地	161,167
正念正知	204,213,215,241	安樂住	196,197,252
正律儀	245	吉祥大經	179
生成就	152	血塗想	141
生老死	22	在家者	31,149,176,178
生老病死	4,6,146,186,215	次第乞食支	189
世間財	259	色成就	152

自性清淨	30,220	作者異受者〔論〕	260
自存者	42	作者即受者〔論〕	260
成就	4,30,192,249,256	似而非沙門	36,37
先亡者	98,100	赤栴檀	54,127,130,149
多揭羅香	142,149,218	身至念	49,146,232,245
多聞者	19,21,22,158	邪見者	118,171
地方王	11,66	邪命外道	160
同梵行者	60,206,216	住立經行者	23,154
如是語	29,88	迅速經	179
如來之教	47	那伽華	149,174
如理作意	117,262,263,267	忍術之根本	8
		芬那伽華	149,174
七劃		吠陀羅	29
沙雞多人	140	利養名聞	91
沙雞帝婆羅門	180		

八劃

沙門位	31,255,262,264	阿夷羅跋底河	216
沙門果	158,237,259,264	阿伽陀藥	4,194,265,266
沙門想	246	阿迦尼多天	87
沙門法	188,204,210,257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	171
沙羅華	149	阿闍梨	5,31,220,238,239
沙羅羅華	149	阿修羅	67,79,87,163
佛種姓經	180	阿提目多伽華	174
佛弟子	161	阿那律	210,249,253
佛法僧	61	阿毘達磨	140,164,180,298
戒分別	142	阿毘達磨師	153,164
戒律儀	232	阿羅漢	7,17,141,258,269
完全智	144	阿羅漢果	7,29,173,208,269
我之隨見	182		

阿練若	153,220,232,237	呪術者	163
阿練若住	153,189	青瘀想	141
所緣分別	141,159	制御	12,40,209
所作果見	260	制定罪	68,69
所斷煩惱	150	制底國	11
非想非非想	24	刹帝利	3,39,160,188,190
非法者	16	陀那婆	67,160,163
彼岸道品	180	知足者	158,216
法句經	214,254	長部誦者	153
法結集	201	念妄失	92
法現觀	57,179,180,183	波多羅華	149
法性法門	2	波羅夷	57,271
亞歷山	136,140,189	波羅提木叉律儀戒	142,146
供養	29,216,269,298	波羅柰	10
拘薩羅	95,96,136,140	波羅蜜	173
拘薩羅王	95,96	命身異〔論〕	260
苦行者	10,224,226,296	命身一〔論〕	260
空果等至	143	明解脫	129
空閑處	159,211,229,232	林行者	10
空中步行者	156	和合僧	13,118
金翅鳥	67,79,160,163		
昏沈睡眠	93		
果具者	153,164,166,258	毘鉢舍那	216,269
舍利遺物塔	152	毘婆尸	24
舍利弗	13,257,268,269	活命戒	202
舍利弗經	179	迦尸王	10
取之滅	90	迦尸絅	36
周梨般持	199	迦尸梅檀香	45

迦尸人	140	夏生華	142,149
迦濕彌羅	136,140,298	財成就	152
持弓者	139	娑婆主梵天	245
持劍者	139	真珠寶	66
持律師	153,164	時後不食支	189
持律者	158,264	時節所生	69
食殘想	141	時節生	69,70,73
食吐物餓鬼	98	時節變化	109,111,115
食人鬼	67	乘象兵	139
食配給者	139	乘馬兵	139
神通境	1	殺母者	118
神通乘	79	殺阿羅漢者	118
施分別	61	殺父者	118
是亦最上他亦最上論	260	旃陀羅	10
相應部	24,243,247,255	栴陀羅崛多	96
相應部誦者	153	栴檀樹	164
草花病	24	能生者	26
帝釋所問經	180,291	破和合僧者	118
帝闍羅頻伽羅	66	十一劃	
柔軟語	16		
風等起病	109,113,114,115	救護所	133,169,187,267
美沙羅樹	193,210,211	斬斫離散想	141
耶牟那河	216	宿住隨念	189
十劃		捨果等至	143,153
		清淨心	250
書寫師	179	清淨智	74
飢渴餓鬼	98	寂靜者	154,168
根律儀戒	146	寂靜處	162

寂靜性	32	無蓋智	161,171
常乞食支	189	無學果	209
常乞食者	190	無願果等至	143
常坐支	189	無願定	147
常坐者	153	無間地獄	146,171
粗衣者	154,164	無慳貪	79
第四禪	93	無礙解	146,164,188,210
第二佛	42,43	無礙解寶	146,150,151
著塵埃者	161	無作不可能〔論〕	260
著糞掃衣者	154	無慚無愧	145
兜率天	2	無色有	49
敗亡經	179	無色身	126,127
婆留迦車人	140	無所畏	24,89,157,164
婆留那	160	無障礙	29,30,184,226
菩提樹	2,41	無常想	141
菩提道場	59	無尋無伺定	147
梵天界	7,35,37,136	無尋唯伺定	147
鹿野苑	180	無相果等至	143
十二劃			
		無相定	147
		無人爲〔論〕	260
善行者	9	無熱惱	90,91
善功德	9	無能勝	163
善菩提分法	106	無病成就	152
無有愛	128	無梵行住〔論〕	260
無戒之在家	60	無明之闇	120,137,186,221
無戒之沙門	60,61	無老死	67
無我想	141	惡業之報	96
無蓋障者	178	惡不善法	40,41,254

渴愛之流	137,141,160,169	煩惱雨	184,263,264
結鬱行者	10	—十三劃—	
堅固	41,100,220,223		
解脫智見	24,146,159,244	詭詐者	118
解脫智見寶	146,149	義無礙解	150
解脫寶	146,149	鳩槃茶	67
解脫味	167,250	犍陀羅	136,140,298
最高應施者	39	犍闥婆	67,87,163
最後身	23,24	業果見	260
最勝戒	53,54,158,174	業所生	69
最勝解脫	41,158,171,222	業等流	79
最勝正法	48	資具依止戒	146
最勝勝者	18	聖八支道	145
散亂想	141	損減行者	216
殘餘煩惱	150	達子華	174
詞無礙解	150,151	達子香	149,164
集會堂	12	痰等起病	109,111,115
勝者之教	37,191,192,260	減盡定	105
勝者之子	103,177	瑜伽行者	196,257,267,268
慈修習	8,9,235,239,256	瑜伽者	196,237,257,268
慈心解脫	7	預流果	29,143,161
提婆達多	9,11,12,13,256	裸形者	10,161
智之光明	120,137	路蜘蛛	194,252,253
塚間住者	153	—十四劃—	
跋陀沙羅	96		
普行者	122,160	慣用語	151
普請	29,31	語接續	217
富蘭迦葉	171	語分別	217

語連聲	151,217	摩企河	216
算數者	97	摩犍提	122
種子生	73,185,186	摩頭羅人	140
精舍之施	22	摩尼寶	4,25,194,257,258
壽成就	152	—十六劃—	
說法師	153,164		
僧迦舍城門	180	骸骨想	141
僧之集會	61	龜喻經	204
賓頭羅婆羅墮闍	240,247	閻浮提	11
蜜香華	174	閻浮樹	93,107
漏之滅盡	92,93,191	閻魔境	110
漏盡者	17,69,149,191	燒渴餓鬼	98,110,187
—十五劃—		親近惡友	93
		樹下	41,201,232,241
諸行常住〔論〕	260	樹下住支	189
諸行之實相	260	樹下住者	153
諸行之常性	67	靜慮者	255
諸行之轉起	133	靜慮法	164
諸轉輪聖王	66	頭陀支	24,190,191,292
諸辟支佛	66	頭陀分	46,191,192,193
餓鬼境	118	隨處住支	189
緊那羅	67,87,250	隨處住者	153
慧成就	152	隨身法	55
鳩掘摩	256	諦相應	212
增支部	153,192,295	薄拘羅	23,24
增支部誦者	153	膨脹想	141
摩竭魚	212	輸那鉢羅得迦	180
摩竭陀人	140		

—十七劃—

優波斯那婆檀提 190,232,234,236

子

優波難陀 86,87

優波利 264

優鉢羅華 149

薩羅浮河 216

膽汁疾 103

膽汁等起病 109,111,115

膿爛想 141

糞掃衣支 189

糞掃衣者 154,190

甕形夜叉 163

彌蘭王 1,268,269,298

蘭王問 1,269,298

謨賀羅惹 259

—十八劃—

簡易生活者 155

歸依所 169,187

瞿曇之 47,75

瞿曇派 161

瞿曇菩薩 88,89

瞻波華 149,174

雙神變 179

斷壞想 141

斷〔見〕 260

斷常之邪見
蟲聚想

轉輪王 25,218,230,231

—十九劃—

顛倒見 171

難行之行作 27,88,89,92,93

難陀家 96

邊境人 140

鵬耆沙 228

離繫派 161

離貪想 141

—二十劃—

覺支寶 146,151,152

護財象 179

釋迦族 12

釋迦國 180

—二十一劃—

辯無礙解 150,151

魔軍 27,41,140

魔術師 67

露地住支 189

露天住者 153

—二十四劃—

靈不可得 260

—二十九劃—

鬱金香 218

鬱禪尼人 140